

實事白話報社出版

戲場閒話

李毓九著



集 二 第

劇界曙光

馬連良書



譚鑫培中年時代之定軍山



(一)

譚鑫培楊小樓之陽平關



黃潤甫張洪林之丁甲山



柯寨 疸穆 姜疙 玉琴 如余 德珩 秀山 甫金 黃潤



樓鶴 黃雲 際田 棠蔭 許雲 素朱



山石青之福金錢樓小楊



山石青之琴玉余笙菊俞



俞菊笙陳德霖長板坡

馬德成洗浮山



長板坡

(五)

尚和玉竊兵符



綴玉軒主梅蘭芳氏之家藏

(大思至誠劇中角色聚集一堂之全影)



孔三元 黃三雄 孫彩珠 朱霞芬 楊小仙 時小福 梅巧玲 羅壽山 楊鳴玉 (四) 鄭多雲 曹福壽 小僮 (童) 孫小雲 徐小香 葉中興 余紫雲 方松齡 朱蓮芬 王彩琳 吳燕方 劉趕三

(六)

五十年前名伶薈萃之合照

馬連良之近照



梅蘭芳之近照



姜妙香之近照



程艷秋之近照



馬富祿之近照



荀慧生之近照



王少樓之近照



(九)

裝便之秋菊楊



裝便之琴艷雪



親招郎八四雲遏章



獲孟擒七君麗孟



裝便之娟麗蓉



裝便之琴舜賀



裝便之芬菊楊



裝便之秋評婉



裝化珠頂慶之生蘭戴者編書本



生重頭戲 由青龍門上者 只有此齣 當年譚老板 每唱亦先貼定軍山 與元旦日必唱青石山之呂祖取意相同 ▲據老先生講說 老路子的定軍山 與現在的穿插詞句 略有不同 今之所演者 純宗譚派 而余派又略有增刪 老派黃忠嚴顏同由上場門披掛紮靠上 譚改黃由下場門上嚴由上場門上 其更改之理由 以爲同由上場門上 實在一顧邊不好看 不若一由上場門上 一由下場門上 顯着火熾好看 主角黃忠 從青龍門上場 亦所以取其第一日打泡 趨重吉祥之意也 ▲老派黃忠戴帥盔帶白滿 譚則打紮巾帶白三 譚因面瘦戴帥盔白滿 不好看 故改打紮巾帶白三 此乃個人臨時之隨機應變 他人豈可沿爲定例 誠以個人之面部肥瘦不同 萬不可固執成見 非怎麼不可 查打紮巾乃偏將卑職之裝束 二場後之黃忠已爲正帥 論身分應當戴帥盔 不應仍打紮巾 記得李順亭演陽平關時亦戴帥盔 不打紮巾 此位故去 爲時不遠 久看戲的主兒 全都知道 若論帥盔與紮巾 究竟那樣美觀 當然是紮巾顯着好看 好看固好看矣 其如劇情何 ▲至於戲台上之髻口 無論黑 髮 白 凡是滿者 乃表示勇猛兇狠之意 三者乃表示清秀儒雅之意 查黃忠係五虎上將之一 勇猛無倫 老而益壯 如此人物 以理論之 應帶白滿 似不應帶白三也 ▲老路子定軍山 黃忠頭場開弓後 尙須耍刀 今則竟將耍刀刪去 不知何故 按黃忠二六唱後 應接「孔白 膂力雖佳 未知刀法如何 忠白 若論刀法 能取上將首級 孔白 當面演來 忠白 刀來（下手拾刀上 忠耍刀畢）孔白 帳下候令」忠笑介始下 今則改爲二六末句三次開弓秋月牙 且

候軍師把令發（老詞此句係連開三勝力不支）孔明即接白 帳下候令 將演刀一事 完全
拋去不題 不知是何理由 真令人不解之甚 ▲現在所演之定軍山 全劇共二十三場 按舊
規矩應二十四場 今刪去黃忠嚴顏原班上兩邊雙進門一場 此場應在夏侯尚定計 往投
夏侯淵之後 黃忠念 多謝老將軍火攻之計 嚴顏念 多謝老將軍一戰成功 黃忠再念 你
我且在此地安營紮寨 二人同下 始接四龍套引小生劉封上 今則將此場 完全無有 料係
早年好老 誤把這場忘上 或因過累 故意刪去 均未可知 後人不查真像 依錯就錯 居
然的永久不上此場了 雖無多大關係 較起真兒來 好像不大接氣 ▲老路子斷頭板（即頭
通鼓造戰飯 二通鼓扣連環等句）應在黃羅寶帳後急急風上 黃忠至正場後 鑼鼓打望家鄉
唱（我主爺攻打葭萌關）段內 今則改為鑼鼓打閃鏗 唱（這一封書信來得巧）段內 前後挪
移 其中亦必另有原故 據我想把斷頭板挪移的原故 不外因為平平角色 演唱這齣定軍山
多半不帶斬淵 黃羅寶帳下 再上黃忠 這場唱完就算終了 後來這齣 經譚老板一修理
格外顯着精神火熾 從此老路子的就直等沒人再唱了 正樞老生拿這齣當大軸 當然要從頭
至尾有始有終 無論何戲 凡帶尾子的 都是難唱 故此後人 有不唱完了的 如烏龍院之
帶殺惜 慶頂珠之帶殺家 捉放之帶宿店 全劇精神 多在最末 至於這齣定軍山 末場斬
淵 實在並無多大了不得 老板們恐怕不禱神開鬧（無論誰唱罵曹 自要打完鼓 前頭座兒
就起堂 大多數觀客之心理 居然成牢不可破之習慣）故此將有俏頭的斷頭板這段唱兒 往

後挪幾場 此段唱完 跟着就換將起打斬淵 這齣就算完事 論戲台上的經驗說 這段往後挪的 不能說不好 若要往事實情理上一說 可頗有研究之價值了 ▲至於雙方換將時 黃忠射死夏侯尚 原場夏侯淵追下 黃忠夏侯淵過場下再上 今之唱黃忠者 忽於此處加念白 (夏侯淵來得厲害 再若追來 拖刀計傷他) 云云 實屬不大妥當 蓋場子如此之緊 鑼鼓如此之急 焉有念白功夫 揆之事實 後面有敵追趕 亦無有說話之餘閑也 ▲若謂加念白所為使人注意拖刀一節 殊不知在前場下書人走後 黃忠曾有一大段念白『且住 老夫正在營中無計可施 夏侯淵這封書信 來的是剛剛湊巧 明日午時三刻 與他走馬換將 那時先叫他放出我國先行陳式 (三國演義上 印的明白是陳式 老本子上抄的明白也是陳式 今人之扮黃忠者 念至此處 多有將陳式念成陳芝者 卽同戲上之扮他角者 亦有將式字念成芝字者 此種情形 想係口傳心受之誤也) 然後再放他侄兒夏侯尚 老夫幼年習就百步穿楊 一箭將他侄兒射死 那夏侯淵必不于休 領兵報仇 那時老夫殺一陣敗一陣 殺一陣敗一陣 敗至曠野荒郊 關公拖刀之計 將他斬下馬來 夏侯淵哪 我的兒吓 你不來便能 你若來時 中老夫拖刀之計也』此一大段念白 黃忠如何計誘夏侯淵 以便用拖刀斬他 說得清清楚楚 台下觀客早已注意明白了 不必重復再念這幾句 與其多加無益 何如不加爲妙。

▲以上所論各節 不過是老路子與現在所演者不同之大略 記得早年譚老板在中和園同慶班演唱時 這齣定軍山 鄙人聽過一二次 因爲那時方在幼年 不甚了解 故未能全部領悟

現在凡是唱這齣的主兒，無不遵照譚派唱法，不過有幾處神氣，好像未能表演出來。今特寫在後面，請譚派先進諸君，一加研究焉。▲(一)頭場黃忠二六唱完後，孔白帳下候令，黃白得令，出帳冷笑介，一錘錘打下，今人有將冷笑介之神情，改爲念(老了哇)，鑼鼓自然得起(瓜兒達倉)，姑無論鑼鼓如何不緊襯，先以情理說，孔明用意不外(這將不如激將)六字，黃忠火兒啦的是，不外(不服老)三字，凡是聽過戲的主兒，唱過戲的主兒，以及看過三國的主兒，誰不知道黃忠是位不服老的人物，既然是不服老，當然是怕人說他老，既然怕人說他老，當然是自己已不說老，請想他還能倚老賣老，外帶着罵老嗎？足見這句老了哇的念白，似乎有點不妥，當年譚老板確乎沒有這句，如其不信，請向內外行老前輩再打聽打聽。▲(二)走馬換將那場，孔白：老將軍請了，忠白：請了，淵白：可會見過某家書信，忠白：正爲此事而來，淵白：但不知那家先放，忠白：某家到此乃是客位，這句譚詞沒有「自然是你家先放」，淵白：某家先放，恐老將軍若有二意，忠白：老夫若有二意，日後死在藥箭之下，當年譚老板於念這句時，驟現一種遲疑狀態，對於起誓這句，有意審慎，然又恐被淵識破，不得不念，說句俗話，黃忠對於這句起誓的話，說着有點二乎，本來黃忠口是心非，用計騙人，以便暗下毒手，這個誓起的，當然是含糊了，有人謂黃忠此誓，預伏後文，伐東吳時，被馬忠箭射勝窩，後竟因傷身死云云，姑無論是否爲後文伏筆，只就當時論事，如此重誓，似不應信口而出，隨便一說，亦必須暗自斟酌一下，才合情理，假若是小孩唱

或是平平不要緊的角色 這類神氣有沒有 本無多大關係 真要是擱在大軸子的大好老唱 這些地方不研究未免太粗了 ▲(三)換將完後 黃忠射死夏侯尚下 淵追下 黃忠再上過場 當年譚老板 這場有作工 不似今人隨便過場下 譚老板作出時而前奔 時而後望 表示且戰且走 以餌夏侯淵追趕之意 演來實在妙極 要打算不讓前頭座兒起堂 這些地方 誠不可不加意研究之也 ▲總之 這齣定軍山 在早年不過是一齣平常的靠背老生戲 與鳳鳴關 相伯仲 自經譚老板修飾以後 實在講究的多多 無論是唱 念 作 打 上下馬 大刀花 擺像兒 處處有菜 就連一竿而別呀的後退 三軍與爺歸營號的手 都有特別俏頭 至於臉上眼睛的神情 周身的幹淨漂亮 種種細膩之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今人演這齣 詞句之間 尙有二三地方費解者 如三次開弓秋月牙 (本段係發花轍 故應用牙字爲妥) 有人唱 秋月樣(江洋轍了) 大概因爲牙字不好放腔與收音 故唱樣 又有人謂牙字之餘音 在他入聽着 便成樣了 二者不知誰是 又將身且坐蓮花寶句 蓮花寶三字實在費解 而且寶字餘音有腔照例得好 今人有改爲將身且把寶帳到 文義固順了 而好兒乃漂了 於此可見習慣印人之深 又黃忠念夏侯淵哪 我的兒吓 這句尤其可笑 不知黃忠稱夏侯淵爲兒 是怎麼個意思 黃與夏侯二人 既未論過左右 又未開過玩笑 想係後人之杜撰也 有人謂 唱的主兒 因爲念了這們一大段 無法找俏頭 故此叫起鑼鼓來 好顯着火熾 這一找俏頭不要緊 夏侯淵臨死臨死 又讓人家給佔了個小便宜 什麼叫斬淵 據我看這才叫真冤哪

開場戲

(愚樵)

開場戲 如夜戰渭水河山海關等戲 老年科班 未從登台 先由開場入手 因其有唱有作 有文有武 開場戲一貫通 根基即算砸住 如今好老生 不講砸底 先拿空城計開蒙 當年還講有條霍亮喚音 即算好角 如今連音都不講 只求人緣 形頭闊 廣交游 就便六字矮調 也能稱好角 擲大錢 不要緊的開場戲 好老們反無能唱的資格 以事實論 開場戲與大軸戲 本無區別 戲在人唱 人能紅戲 戲能紅人 大老板何九小香 唱百壽圖 一樣的起滿坐滿 (我可沒趕上) 譚老板叫座的戲 如賣馬磁碑 南天門南陽關清官冊 何嘗不是不走紅運的開場之戲 一經老譚演唱 居然變作拿手特煩 後輩模仿 不遺餘力 梨園俗語 戲在人唱 信不誣也 正如社會通例 事在人為 官在人作 同一道理 一樣的事體 一樣的官缺 能者即作到好處 尤如好角上台 開場戲一樣叫座 飯桶一辦就糟 尤如後台掌子 (即配角) 唱出戲來 天然開場的滋味 此古人之所以因事擇人 萬不肯因人設事 梨園唱戲 全在唱主為誰 試問今日因事擇人乎 抑因人設事乎 似應質諸當事者

十面

(愚樵)

這齣崑戲 作少唱多 韓信在高台上 傻唱一氣 支使文武手下 瞎走一回 及至霸王上台 既不唱又不打 兒女英雄傳 鄧九公有話 黑花面上場 哇呀呀幾聲 這齣戲就算告終 核下故事 演上戲無什麼精神 以實事論 正韓信走子午運的時候 當日鑽惡豪騰下時 何嘗

戲場閒話第二集

(十九)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想到有十面故事 三齊王的尊嚴 惡少之欺凌反逼成韓信立志 富貴功名未始非惡豪之賜焉 韓信得志後 不念舊惡 賞賚有加 居然報怨以德 無怪乎後成王位 千古留名 較之此刻 報德以怨 負義忘恩者 實有天壤之別矣 近年世風愈壞 道德淪亡 等不到求食漂母 只要你勢力稍微 立刻恩將仇報 白眼相加 甚至下井投石 令旁觀者心冷 尤記鄙人壬子年前 財產未被燒搶時 專有一路酒肉密友 捧架齊來 一日不見 硬說如同三載 那份奴顏婢膝的醜態 至今思之凜然 迨至鄙人勢微 雖不致令我鑽窟 然那份傲慢的神情 使人觀之欲哭 三年一見面 他還以為頻 昔日受我資助者 更拒我於門外 恐我算賬要錢 以公理論 有此閱歷 早應冷淡世情 不理宵小 可恨天性難移 事體稍鬆 又來提携 一瞧誰都是近人 而且認為心腹同志 不想人心之壞 今日又令我二次灰心 仔細思之是誰之過歟 狀元講小生有話 不怨旁人怨自己 愚樵愚樵 真愚不可及矣

賣馬

(愚樵)

任事不作 竟唱走雪山火焰山兩劇 已旬日矣 戲雖熱鬧 然而不用配角 更不穿形頭 亦不上台 只在斗室床上 大唱而特演 翻滾撲跌 始而走雪山 渾身奇冷戰慄 繼而火焰山上場 燒的我人事不知 誰使爲之 瘡病作祟耳 展轉床褥 苦不可言 日昨冰山漸倒 芭蕉扇借到 燒冷漸就解圍 乃翻閱本報 見蘭生指摘賣馬(見本書後頁) 罵聲秦瓊瞎了眼一段 四句三轍 此議實獲我心 當年鄙人唱賣馬時 有老角賈麗川 亦認爲此四句不妥 不

過因爲戲界大王的譚老板已然唱開了。教戲者只可以錯就錯，不敢變通，卽或改正過來，唱時一定有人胡亂反對，故此隨波逐流的以錯就錯吧。鄙人再三請教，始將老詞說出，鄙人卽照老詞演唱，台下認否不計焉。所幸鄙人純粹耗財買臉，胸無妄想，故台下聽着扎耳，也不好意思挑剔。其詞爲（拿強捕盜二十載，分明是響馬解不開，抓住了店家撒個額，如此說我與你，就兩丟開）。雖然與好老遺詞不同，確是一律用懷來轍，不知此刻，會賣馬的內外行，敢用此詞否。後台雖有滅高人有罪之訓，然而高人敲轍，我也照樣，似非自愛之道也。

鎖五龍

（蘭生）

這齣戲近年以來，不大時興了。廻想前二三十年，滿街市跑的，都是大喝一聲圍帳外，彼時是穆鳳山，金秀山，劉永春，三人唱起來的。後來各班小孩兒，都跟着排演，但永久少頭無尾（前不被擒，後不見秦瓊），真正一場乾，臉譜兒不省事，既沒身段，又沒俏頭，除去苦唱，沒法子見長，外帶一齣大戲，唱不到一刻，若是帶上頭子，只算靠把，又不能衝打，也很膩人。論起這戲文來，是諺天別地的單二爺（可是唐朝的），空有這們些盟兄弟，那位都活過他的光，及至人家富貴了，自己難逃一死，到了享受活祭的時候兒，空罵會子小白臉兒沒良心，那不是多饒一面兒嗎。幸而有個兩面見光的程咬金，背前一套，背後一套的，才把單二爺說喜歡咧。照戲場上看，別瞧紅鬍子藍電臉的那樣好朋友，真叫豆腐塊兒，裏出哇呀呀來，自己還不開竅兒，不然怎麼算左青龍呢。

劇場閒話第二集

(三三)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打沙鍋

(東亞戲迷)

打沙鍋原是徽班兒的滑稽戲 雖無情理 却有趣味 如能鄭重其事的唱 實比僧道騙顯着火熾 而且不論好賴角兒 都能令人百聽不厭 此無他 不過當初編戲人的思想高超 始能傳流至今 雖然出於杜撰 難得叫人意思想不到 因為是胡亂雜湊而成 以故劇中主要角色 就叫胡成 內中隱寓偷常已失 政沿黑暗 及追子誤將沙鍋打碎 知縣反要濫責無辜 因外省二字誤為外甥 居然將賣鍋人立變杖下 其官場之糊塗荒謬 又非人想像所能及 而今以之作墊戲 不但有失作者的本意 而且甚為可惜 不知詞句中皆有所本 並非完全發於理想 卽對於老外下堂所念 純粹是借用崑腔 如『賜你三千人馬 捉拿李氏三娘 拿住李氏三娘 刀刀見血 劍劍抽筋 正是 眼望旌旗起 耳聽 好消息』這幾句原出於白兔記之『回纥』因『見娘』後 咬臍郎耍他的親娘 劉智遠說 一些也不難 小生問 怎麼不難 老生念『我明日與你三千人馬 同叔父史弘肇前去 把李家莊圍圍住 拿住李洪一夫妻 將他二人云云』老生臨下場念『我將影鳳金冠去取妻 此情莫與外人知』小生接念『黃河尚有澄清日 爹爹 豈可人無得運時』故意改作李三娘者所為招笑 卽眼望旌旗起云云 亦借用回纥的引子 不過把字句稍改 總之編舊戲皆有所本 細想還不獨這一齣為然

小過年

(東亞戲迷)

舊戲中有齣小過年 論戲情全是無理取鬧 因為兩口子窮到極點 還有甚麼心腸去過年 按

說一年之際，應當說說以往的經過。叫人心裏也痛快痛快，豈不比忌話強的多。雖說空言無補實事，奈環境所迫，不得不念幾句牙疼咒兒，也不管心裏怎麼樣，好歹也得應應節，故於無中作有，強拉硬扯，只好揀着好聽的說，牌名叫作『字字雙』，即『夫妻』，夫妻，順六，順六，一年四季到頭，到頭，多快樂，解千愁，富貴榮華年年有，年年有，無如念完了還是窮，又兼王小兒素無正業，諒想如何能夠好過，吉祥歌果能當的了飯，誰還肯拉人力車，所以招的人百般奚落，聽着倒是很可笑，作就的一齣小鬧戲，好角色多半都不以為然，因為他沒有叫座兒的能力，輕易誰都不肯演，除去老伶田桂鳳，拿這齣當作長板坡，現在只有諸如香，劉鳳林等，也無非用他多估個戲碼兒，桂鳳雖作過大軸子，可是出在那個年頭兒，平均計算，每齣戲合不上一個大子兒，當然比而今較為容易，觀眾既是所費無幾，即或戲軟也沒關係，現在既出這們多的錢，要沒有驚人特別的玩藝兒，豈不如同搶錢一樣，再要拿小過年，搪塞觀眾，恐不能夠折其心。

鬻 饅 饅

(記者)

這齣戲是前些年，捧學生們(可是科班的學生)一齣小門戲兒，論重頭自是花旦，其次是盤子解子，但凡能笑笑場就算行咧，說起這段故事，據說是全本保全燈裏的單齣兒，所發配的這個魏虎，就是放縱學生，誤人子弟，秦相府的教書匠，魏虎因帶的罪過，定了個充軍，這路教書匠，好在能到那一處，吃那一處(口音好嗎)，走到中途路上，改成抓衙，還說天賜我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二四)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的饜饜 及至婦人出頭直不答應 他却能變着法子 支使官人 兩頭兒一裝汗包 錢存在櫃上咧 會瞪眼被人傾受去咧 足見斯文界人材 心眼難鬥 就怕遇見小娘兒們 白吃了一個饜餅子 自己的罪名輕減不了 也算白機靈了 然而比起解差破錢認乾媽 沒得着一點兒實惠 還算不冤呢

一 疋布

(東亞戲迷)

徽戲中有齣一疋布 所有一切穿插 皆以錯誤見長 如借妻一事 卽爲世間絕無僅有 何況驢夫又趕知縣 尤爲情理中之所無 且僱驢時七個錢不行 反由驢夫窩成五個 而且僱妥後拉了就走 驢夫並不跟隨 及至來到丈人家 又被王老戶堅留住宿 張國棟會關在甕城以內 李天龍與沈氏在城樓上說話 城下居然聽了個挺真 四合店跟着亂了一夜 也不知何時又當了書吏 最不講理者 是當堂吃飯 書吏在一旁還搶菜吃 至到王老戶的兒子 都叫李保兒 足見沒有一事不錯 張國棟雖是原告 而李天龍可在土地祠待茶 結果將沈氏斷歸小生 原告人反指爲贖媳詐妻 因不脫又無處上訴 勢不得不向知縣理論 知縣無言可對 始將官衣脫去 向張索要贖錢 此戲妙在於無理中轉覺討俏 雖是一齣普通鬧戲兒 可謂百聽不厭其煩 別看現在新戲雖多 恐類此者尚不多見 再照澆花溪一樣編造 尤須深進一層 總之無論生旦淨末丑 那行都可以使之討俏 若僅以旦角爲主要 他行勢必都打入配角兒未免不公

金雞嶺

(記者)

此戲亦名下河南 據說最先係崑本 影戲由崑改成 二黃又從影戲改的 論起來是文武帶打的熱鬧玩藝兒 可得從說親唱到搶親 才算一齣 淨小花臉 得用七個 實不易湊 如今徽班把搶親斷了椿 要聽全本 只叫影戲唱吧 再說徽班雖演 亦是有名無實 永在前五六齣上 二路文小花臉 湊個二路玩笑且 雙黃一場 都前前後不符 那還有什麼意思呀 論起當年 聽說黃潤甫醜公子爲第一 准帶出彩 鄙人未曾聆過 常聽劉趕三演唱 並有時改服時裝 尤其討俏 (即請醫那一身) 影戲有切末 而且講學吹打各種鼓手繞場 是其優點 崑腔小生 洞房五更 又非濼徽所能比擬 說到故事 是胡狗子搶親 據說是明胡庸之後裔 乘着清明墳季兒 硬敢搶審民女 不想遇見女手藝人啦 有人說 現在文明時代 植樹上墳的闖人兒 決不能發生這路情形 我說不然 別瞧胡狗子 不是人行 還懂得上墳插柳哪 挺闊的人物 多有沒准墳的 既不上墳植樹 還能路過白家莊嗎

狀元譜

(蘭生)

此戲亦名打姪上墳 是做工老生的歇工戲 其實很不易演 五個角色 (朱榮多以張公道代 故云五個) 那個輕了都不成 小生也要能鬧能作能念 方能應工 從先老生行多在前幾齣唱 沒人歡迎 自從汪譚孫三人演來 始作大軸 菊仙多在倒二 若果細心比較 實在三人都各有所長 孫以氣度勝 失於鹵莽 不合老人態度 譚則細膩 如見大官 將書撒手 與見公道朱榮等處 均有身分 汪則以音韻勝 念白哭頭醇厚 非孫譚所及 此三人皆晚年演

之。始能成名。想係身歷其境。方能體會入微。據說陳大官。後來立志攻書。中了狀元。可沒見有後文。據我想也許是勸善之意。譬如科舉既廢。改行的公子哥。亦能不失為好人。其所以能有此好結果者。只在曉得有墳。然而若混成陳大官一般地位。朱榮這分兒氣。可也令人難過嘞。

金馬門

(東亞戲迷)

金馬門又名醉寫。原是老生行初學的戲。所以一切腔調。與射戟的小生差不了許多。非有童子音不易演唱。且倒板後的一段慢板。句句都得翻高。小生雖也是一樣唱。可是向用平調。不知者以為是調底。實則棄兩端而用其中。音律一調向分三韻。至高者為調面。至矮者為調底。不高不矮者為平。舍此之外。再不能合韻。老生向來用高音平調。自與小生不同。用小醜兒能唱一齣射戟。未必人人都唱的了。醉寫。再者一切身段脚步。又與他戲迥異。雖是一個醉像兒。可不能僅閉着兩眼。走黃瓜架兒。必須稍帶潑意。方不失為文人。若要一溜歪斜。豈不成了普通醉鬼。既是奉召入內。豈能任意失儀。至於帶醉的神情。臉上極不好作。睜着眼不好。閉着眼不好。沒傳授的真能作不出來。其寫鬢書一段。亦不可驕傲過甚。要知純係代為謄譯。並非李青蓮生而知之。彼時人多不解外文。未免有些掣肘。不必說鬢書。即普通英文。也得抓瞎。俗說不讀那家書。不識那家字。李太白必用過這門功課。若照戲場上的意思。似乎失之過狂。既有這門學問。何必叫人托靴研墨。(即用手托着靴子。可不是脫靴)要

不明白戲中的真理 唱出來決計不能傳神

打 戲 嵩

(東亞戲迷)

戲中詞句有文有俗 原非出自一人之手 且徽戲內有許多齣由梆子改的 所以不能責備求全 遠如探母 五雷陣 牧羊圈 翠屏山 美龍鎮 寶蓮燈 薛八齣 近如春秋配 女起解 蝴蝶盃 伐子都 回荊州 新安驛等戲 通通都為梆子所有 獨賣胭脂一齣 確是發源於二黃 (南梆子) 且梆子戲詞之粗 早為人所共知 無待贅述 不知二黃的詞句 亦多有不通者 如『卿家何計安在』一句 已經令人費解 更有甚於此者 即是雖易解實不通 如開山府之殿 嵩上殿奏本 原歸小花臉搭架子 (即後場搭白) 內云『常保童暗藏裘馬兩將 是何人得見』 花臉接念『鄧應龍親眼得見』 內云『他乃外廉御史 如何見得寡人』 花臉接念『臣有一行大罪』 內云『卿家何罪之有』 花臉又念『臣不通聖命 封他為內廉御史』 內云『卿家封官與孤一樣』 此等詞句 較費解者尤難 當嚴嵩奏對鄧應龍時 皇帝何以知其為外廉御史 或謂花臉應先將鄧之官銜念出來 後被普通角色減去 是以顯着不通 不然皇帝既不熟讀經紳 手內又沒拿着御史的名冊 如何答的那們快 如果花臉照銜奏對 自無不合 惟卿家封官與孤一樣句 未免透着太失身分 打嵩雖然出於編造 而體制上似乎也得相合 若以『滿朝文武齊喝采 雲龍今日闢金階』 比較前後語氣相差太遠 既能編造上遞兩句 決不能叫皇帝信口開合。

二進宮

(東亞戲迷)

二進宮雖是唱工戲，其用意原爲新學乍練，是以生旦淨三個角色，大半全都不用作工，而且上場時還有人代爲領道兒，惟恐一個走錯了，難免就得喝皮。且角上有徐小姐宮女站門兒，生淨頭裏有四公子，又怕手沒地方兒放，兩隻手還要估去一隻，且角叫他抱喜神，花臉抱銅錘，老生抱牙笏，除去挖門兒之外，再也沒有活動的作工，所以稱爲重頭戲者。一在生旦淨的嗓音不同，二來調門兒都得合式，從頭至尾不容緩氣，稍有遲頓就算砸鍋，有此數難，以故好角兒輕易不唱，再替他們當老板的設想，實在也是真費錢。三個好角唱一齣，未免有點兒不上算，打頭又不能作大軸子，攔在中場似乎太冤。三個角兒要是派三齣，在時間上能估去少一半，譬如花臉來齣草橋關，名目比進宮大的多，且角兒來齣孝義節，或是玉堂春，座客決計不能不滿意。老生來齣洪洋洞，或問樵關府，也比進宮顯着火熾，要把三個角兒攔在一齣，至大不過唱上兩刻，再要用蘭芳、叔岩、郝壽臣，請問得用多少錢，往後進宮這齣戲，只有科班兒可以唱。(下來還可以唱別的戲)大角兒唱亦不過義務，真正買賣生意的老板，誰能拿錢鬧着玩兒。

戰太平

(東亞戲迷)

戰太平爲老生最難唱的戲，並非重在詞句多寡，重在文武兼有之，而且扮像兒亦多不同。一場有一場的裝束，始而穿蟒，繼而紮靠，終則箭衣下甲，加之頭上的甩髮，那一樣兒沒功夫。

便不玲瓏 不但扮像兒不同 卽各場的神情亦異 回府是回府的式樣 紮靠後是紮靠後的雄威 別家臨陣要於慧中帶勇 被擒時要透出視死如歸 最難作者 是在中軍帳推出小王之後 老生在場上有許多作工 記得譚鑫培演這齣 在一望兩望的時候 實與普通演者迥異 接人頭時 在大邊兒一跨腿兒 連甩髮帶身子是一個整的 由「忽聽號砲一聲響」至傾刻之間一命亡」腔調與神氣要作成一氣 勸降時雖然稍有頓挫 仍不失其大將身分 及唱到「你老爺願死不願降」臉上又另換一種神氣 遊衍見二夫人時 是既願兒女之情 又表示臨難不苟 中箭後自刎一場三段風入松之念法 決不能夠一道湯 念至「臣不能保全社稷也」要透出聲嘶力盡 始得自刎於驕場 現在演是劇者雖然不少 以余觀之 除余叔岩外之外類皆平常 要僅論唱打 頗不乏人 惜於作工上尙欠研究 當年最出名者 首推大李五 所以不及鑫培之處 就壞在一個上場後 依然還是李順亭 不知表演各種戲情 都在一個臉上 臉上要是沒戲 唱到多咱也稱不了戲界大王

普 球 山

(東亞戲迷)

普球山爲當年穆鳳山之拿手戲 因鳳山善於談諧 故扮蔡慶最爲合宜 其最招笑者 首推彩旦 (卽金頭蜈蚣寶氏) 以鄙人所見 第一要屬劉趕三 與花臉吵鬧一場 能將野蠻刁婦形容殆盡 至令花臉噙三噙時 能使台下笑聲闐堂 趕三故後 只有源順和之瞎東兒 (青衣改造) 扮像兒頗有一二似處 瞎東兒故後 僅有一個雜壽山 論扮像雖不及趕三瞎東兒 而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二九)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活潑處尤過於上述二位。壽山故後，此戲幾等湮沒無聞。現在雖有演唱者，而彩旦實在難得其選。以現下說要以馬富祿爲最好。寶氏雖非主要角色，不像即丟去全部精神。且戲座中女客極多，不知墩三墩是否免去。如照從前一樣作，似乎不甚雅觀。至於頭場走邊詞句，亦覺不倫不類。牌名爲粉蝶石榴花，聲調雖同，詞句兩歧。如「俺本是俠義豪強，爲忠良，身遭羅網」云云，未免與戲情相反。二場石榴花尙可借用，雖與戲情稍差，意思總算相去無多。如「又只見，金烏西墜月無光，昏慘慘那管路途忙」等句，似與戲情相合。惟此等牌曲，行之有年，一時還是不易改。崑曲皆按九宮所譜，改詞句尙須另譜工尺。（難）

武 文 華

（東亞戲迷）

武文華雖爲武生戲，唱的可是二花臉，因爲有一場繖帳子，純粹淨行不能應工。大凡近於八大拿的戲，內中都有牌牌曲，因爲戲考不載，外行都不知唱的是甚麼，僅憑在台下去聽。二黃戲還可以聽的真切（還得分誰唱），要打算把崑曲子記下來，實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即便就跟內行人熟，輕易也提不到這些事，所以只能看藝術的優劣，以及身段是否靈活。別的一概弗得知。要論武戲的各種牌曲，無非都是糙其大概，就有單唱「新水令」的，就有唱「粉蝶兒 石榴花」的，「艷陽樓四杰村同是門鴿鴉」宮調可是略有出入，論整套的「新水令」唱的了界牌關，唱不了探莊，唱的了丁甲山，唱不了淮安府，金山寺雖是「醉花陰」，可比武文華細的多，即開場的賜福，也是一樣，唱的了「雨順風調」，唱不了「恩愛夫妻」。武文華原

是『醉花陰』一套 除去『俺本是俠義高強』與煞尾的『水仙子』還可以照着賜福唱 由二段『喜遷鶯』唱起（即黑暗暗雲升霧降）板身兒先與賜福兩經 同是一個『喜遷鶯』這段兒比別的稍覺難唱 當年爲小穆的拿手戲 穆鳳山故後 就得說是何佩亭（即小何九）佩亭現在不大常演 所以這齣也輕易不見了

戲迷傳

（東亞戲迷）

戲迷原是八扯之變相 無論男女伶人 皆能演之 甚至於著名的老生 亦情甘降爲小花臉 此不過一種號召之法 以博座客歡迎 所演者亦無非東拉西扯 有時還效仿名角的聲調 在演者以爲無拘無束 在場上可以隨便自由 詎知一經演此 易使觀衆輕視 雖係逢場作戲 亦要合乎自己身分 演是劇彩聲得的越多 唱正戲是必要格外減色 記得天津白文奎 演戲迷傳必要學老鄉親（即孫菊仙）及至再演桑園寄子 人亦認爲是戲迷傳 寄子原是一齣悲劇 一使腔兒台下反倒發笑 平日若不演唱這齣 其腔調與孫處一般無二 實因喜演戲迷傳以致正戲亦認爲滑稽 且當場寫字一事 尤其不可 要知書寫爲文人雅事 故凡工於書法者 卽內行亦必視爲高超 他人求之尙難 豈可在廣衆下作無意識之賣弄 此節在坤伶中 或可爲之 因其身係女流 無論書法之優劣 亦爲難能可貴 若大名鼎鼎的一位寫家 卽當場又何足爲奇 僅止於博得幾聲彩 似乎可以不必 偌大的功夫加入戲場 未免有些不值 而且寫字與唱戲迥乎兩事 二者孰輕孰重 諒有心人當必知之 無待贅言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三一）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三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金蘭會

(東亞戲迷)

洞庭湖水戰楊公 接連即是金蘭會 又名火燒王佐 此戲文武帶打 當年四喜班常演之 其中主要角色 爲王佐 岳飛 楊公 其餘皆爲普通角色 而楊再興一角 又爲小生行的重頭 救岳雲一場 尤爲難唱 較諸鏡壇州等戲 實有過之 記得頭場是上楊公 四太監 小過門 打引子 詞句是『霸業衝鋒 稱王位 項羽重瞳』 究竟他是怎麼講 實在莫明其妙 最好是 前半齣滿是文場子 後半齣由一起打 直到尾聲才完 無論老生小生 非有全才不能勝任 可謂唱念打作四者兼全 缺一門不敢應工 假使余楊程錢等 排演此劇 實爲舊戲中放一異 彩 如果見諸事實 遠勝新戲多矣 聞富連成曾經演過 鄙人並未親眼得見 不敢妄加評論 至於各大男班 從未一見演過 某老生家雖有底本 始終亦未見本人登台 以此證之 足見 演唱之不易 當年爲王九齡之拿手戲 九齡故後 卽湮沒無聞 我想倘若有人重排此戲 想 願曲家勢必爭先恐後的特別歡迎

天河配 (一)

(鍾智公)

邇來梨園演劇 無不趨重花衫 既爲號招顧客 又焉能固執己見 唱作兼全的老生 其不能 叫座 也是枉然 爲維持衣食計 不能不作攀龍附鳳之想 那怕屈身且角之下 好歹總比閒 着發愁強 且角再要一編新戲 正工老生都能當了配角 卽以天河配一劇而論 牛郎別管多 們賣力氣 也未必受人歡迎 織女那怕敷衍了事 顧客也能報以彩聲 再要在蓮花池沐浴一

場用些工夫。顧客越發拍案稱奇。雖說看戲是消遣作樂。卽此亦可想見社會人心。按此戲由玉皇升殿唱起。一幕一幕的顯着提神。蓮池搶衣結婚。是何等的喜事。及至携兒女覓嬌妻一場。又令人看着黯然神傷。細想天上人間。總都離不開這個情字。可是牛郎織女所謂之情。俱是正大光明。織女奉旨與牛郎訂婚。後來塵緣已盡。竟將牛郎拋下。連孩子也不管不顧。常見而今的男女。結婚之時。很是和美。及至日子一長。漸漸冷淡起來。偶然小有意見。立刻就要離婚。所謂情者果如是乎。要說織女回天歸位。牛郎實在有苦說不出。不能不去尋妻。不想金母見他二人情深義重。所以才應許他們例年七夕相會。老太太都看着可憐。足見當時那種情形。絕不像而今一些朝秦暮楚的男女厭故喜新。還要說是自由行動哪。

二天 河配 (二)

(東亞戲迷)

戲班兒的舊習極深。外帶着牢不可破。那怕就是文學家。一入斯途。亦不能免俗。汪笑儂向稱通人。下海後依樣是梨園子弟。舉凡一切行爲動作。純粹是內行。回教人的習俗。與佛教人迥異。只要一入梨園行。立刻就能分不出來。除去飲食迷信不同。其餘都與後台人一樣。足見戲班兒之淘薰習染。實非一朝一夕。由發明時代直到而今。並未稍見進步。雖有外行代編新戲。而舊戲中又失去若干齣。以新補舊。尙難足額。遑論進步。而且遇着賣錢的戲。非得把他唱惡心了不成。此固爲維持營業起見。不得不爾。無如對於觀衆。易生厭惡之心。卽以七月七這天說。各班都要唱天河配。無論是男班坤班兒。小科班兒。差不多都唱他幾天。

要說迎合節令，也不過七夕一日。若論戲內的情節，實不如鶯鶯細膩的多。論叫成兒可又比鶯鶯踴躍，不過蓮池洗澡一場，燙着火熾，至於老生張有才，彩旦晏氏，不過取其熱鬧而已。七仙女過場之斜一字兒，亦非固定的吹「粉蝶兒」，因為用崑曲牌，較為幽雅，致後學者視為成例，而相會一場，亦不必一定總得放生。按鶯鶯當初亦有彩切，實不如現在之佈景，所以一般觀眾，仍是不厭其俗。不過應當見好兒就收，留待來年再演。否則日久生厭，必至盡棄前功。譬如要叫他演一天，說出漆來也不用打算，必得等到不上人兒，這才打住算完。故說戲班舊習是牢不可破，再要求其研究進步，試問能乎不能。

雙包案

(張振宇)

雙包案是一齣前文後武的戲，這齣戲乃根據小說包公案取材而編，其事實不敢斷定果有其事，因其跡近於神怪演義，在早年差不多或信此案為實事，擱在而今，難令人信以為真。再說那「不侵正」一個妖怪怎能直入公堂，同一位鐵面無私的包公爭官奪位，這也許內中含有什麼寓意，也未可知。就說這齣戲的節目，到很醒脾，在真包假包一見面的時候，各說各是真的，誰也不承認誰是假的，各執一詞，勢不相下。你說一句，我也說一句，你唱一句，我也唱一句，跟你起鬪，反正是真不能假，是假不能真，是非自有公論，真假不難分明。不過惡心惡心那個真的是實情，不能叫他痛痛快快的吃飯，蒼蠅毒不死人，鬧鬧他的心，可是他們只管爭執，而局外的人對於政事，可就幫着莫從一是啦，能夠不傳為笑柄嗎？別說彼時他們二人

不讓過，就是扮演的角色。到了場面上，也要使腔弄調的爭賽。你好，我比你還好，你得五個彩聲。我得想着法兒來六個。鬧的不可開交的時候，碰巧嘍到後台，就許真打到一塊。由此可見雙包案之案情矣。末後還是張天師來到，才辨其真偽。真的仍不失其為真，假的可就作不住蠢啦。逃之夭夭，張天師這才派天兵天將，捉拿那亂世的妖怪。可謂大快人心。其實此劇，可謂完全迷信。不過若以之警戒社會上，以偽亂真敲詐的流氓，到很想有張天師一流一辨其假真哩。

法門寺

(鍾智公)

戲劇既為衆目所觀，當然不能出乎情理之外。況且又有朝代所限，尤其不能隨便自由。卽如法門寺一劇，事蹟既是出在明朝，而今扮演劉媒婆者，多半扮出時髦派。雖說取其風流之意，究屬也不應當。再說此戲既以繡鞋引出公案，孫玉姣決定不是天足，而今則多丫躡躑。雖說不是正角，似亦不當如此潦草。致與劇情不合。最奇者，是鄆縣縣鎖拿劉彪一場，好像過於省事。按情理說，劉彪殺死兩條人命，已屬罪大惡極。那能不潛逃別處，並且宋巧姣廟堂叩關，劉瑾傳聞趙廉，及劉媒婆，劉彪他那能不有耳聞。焉能心裏如此坦然。還要去迎接縣太爺。這豈不是自投羅網嗎。此處彷彿不大周到。話雖如此，很得說是鄆縣縣應當審驗。否則劉瑾限他三天日期，將所有人犯，俱皆帶齊。劉彪要是聞風遠颺，豈不大費手續。難免就要悞限。想趙廉被劉瑾傳詢，已是驚惶失色。又被劉瑾耍笑了一番。被巧姣搶白了幾句。臉上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三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已覺難堪 再要悞限 當然又得受罰 甚至連性命都得饒上 所以說劉彪被拿 雖近於神差鬼使 或者也許趙廉官星發旺 才來個因禍得福呢

劍判官

(東亞戲迷)

劍判官正名普天樂 原是連台的本戲 通身一共八本 各有各的關子 從前大班一不上座兒 貽出去就能起滿坐滿 又兼穆鳳山正在應時當令 扮包公真能出色驚人 彼時戲價又廉 聽主兒全都不肯間斷 一轉兒只能演四本 後四本還得別處去聽 那怕沒工夫聽別的戲 這齣也要非聽不可 而今常演的探陰山 卽是五本劍判官 不信現在要重新排演 敢保還能叫一氣 梅蘭芳再一扮柳金蟬 淨女客就得擠破了門 雖說近於迷信 觀衆決計不能反對 再以郝壽臣扮包公 足足可以連演八天 不過其中角色太多 一時難得其選 判官又爲主要角色 後起者恐怕找不出來 若論戲詞 並不怎麼樣 卽以頭本的頭場說 是十判官煙火上 跳完了念『明明暗暗陰與陽 善善惡惡分兩彰 赫赫神光如紅日 凜凜地府似天堂』 吾乃十殿判官是也 今日閻君齊集殿廷 前往上元府第 你我分班伺候 念完之後 跟着就上十閻君站一字 唱點絳唇『繞轉陰曹 明鏡高照 誅殘暴 警戒兇刀 能放幾人逃』卽末一字就好像押不下去 何況放字要唱高音 尤與普通的點絳不合 二場小生扮顏查散上 引子還倒說的下 其詞是『寒儒困苦 詩書琢磨 何日名登金榜 脫藍衫改換紫羅』無如紫字又不大好念 雖說並無深文大義 難得爲觀衆所歡迎 相傳七本的原本早失 現有者還是後人

編造 止於現在要聽全本 沒二十塊錢就叫不行

八 大 錘

(馮善卿)

八大錘一劇 可稱唱念作打好戲 以角色論 武生 鬚生 花面 老旦 無不齊全 以戲情論 包含警世 鼓勵人心甚多 而且文武俱備 不無可觀 王佐之忠心冒險 陸文龍刺兀朮之兩難 說書時之激刺感化 均非粗魯之角 可稱勝任 其細膩處 所以陸文龍與王佐兩角內有一稍粗者 卽難稱爲完璧 觀者必大不滿意 ▲王佐斷背後 到番邦 也不止一日 因王佐係冒充岳營一逃將 却是詐降 故此進番營後 亦不能立即知何人爲陸文龍 別看戲上剛降後就遇見乳娘 那兒那們快的事呀 揣情度理 不外今日這兒瞧瞧 明日那兒探探 才探出陸文龍真本人來 若是進門就打聽那個是陸文龍 那早就被人看破啦 還能說書刺兀朮嗎 陸文龍與兀朮在帳之時 王佐方來詐降 兀朮起名苦人兒後 王佐出帳時 陸文龍跟出帳來 拍了王佐一下 意思就是試他是詐不是詐 果然王佐當時若是警慌之狀立現 也不顯背痛情景 陸文龍那就非疑惑他不可 因爲斷的是左背 拍的是左背 那有不痛之理 當時陸文龍無非是試他 後來王佐明白是這一手 所以他當時拍的是左背 忽然覺着一痛 就過去啦 設若是假意 一定不現出痛來 就是詐無疑了 所以當時演者 若不善於形容 則覺泛泛無味 或有表演 無此節者 則更粗矣 ▲王佐在番營 尋着乳娘之室一場 王佐手持畫圖一幀 (卽說書時所懸 爲潞安州陸登之事) 演者減一出場時 卽明目張膽拿出 殊不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三七)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知此畫若被番營人看見，畫上有狼主像，必然報於狼主。兀朮看見，洞悉此事，一定把他殺了。豈不是自己送死？所以我之理想，昔年王佐決不能如此粗心大膽，所以斷斷不可出場時，即手中明顯的持來，現下演者，幾無一非如此者，想無細研究耳。此場應於說書時，臨時假作在腰中取出，由檢場再遞過去方為適宜。▲王佐說書前，問乳娘道：「方才在帳中的，他就是殿下麼？」後陸文龍見王佐時道：「這幾日，何不到小王這裏走走？」此數語，即前後矛盾。因王佐說是「方才在帳中的」，是剛詐降見完兀朮，就來在後帳，而陸文龍却又說「這幾日，何不到這裏走走？」一個是剛降完，一個是這幾日，豈非兩下不符，所以伶人要在這些地方，似宜細加研究才好。

一 捧雪

(張振宇)

一捧雪乃是一件珍貴無匹的溫涼玉盞，為穆懷古家傳祖遺的奇寶，就因為這一件東西，鬧得家破人亡。七零四散，終由義僕替主殞身。這也算是穆懷古的仁慈感應得救，不然自己就得伏首受誅。彼時又沒有世外的洋桃源，可又上那去呢？所以善人總得有善報，有救星。這才出來這們一位忠心可敬的義僕穆成，替他殞命報主。這且比那從前找租界保險的主兒，露臉多啦。這也是穆先生平日的慈念仁心，感動天心的好報哇。比近年的僕人害主求榮，奴謀主產，兇殺家主的情況，可又相差天淵啦。說起來穆懷古遭此危險大難，也是由於他的仁愛，憐才不加檢點所致。即以衙頭看見湯勤鬻字售畫，見其寫畫並佳，乃冒然迎為上賓幕客，自

然親敬無比啦。既爲幕客，當然品學兼優。東家才能器重他。就拿湯勤那份苟苟營營，又會拍，又會捧，嘴皮兒又能聊合。穆懷古本是正人君子，受的了他這一套嗎？能不被他迷離昏厥，錯當好人嗎？所以後來，湯勤得窺雪艷之羨者，想必是能入內宅（好人嗎？誰還當賊防）因而即懷有垂涎羨慕的野心。旋又適逢其會，穆懷古調任，程由水路，當全家登舟時，雪艷本就鞋尖脚瘦，婀娜難行，而體又似風擺荷葉，如是弱質之少婦，走在介乎船岸之間的搭板上，能夠不駭怕嗎？（要照而今的賽輪船大脚片，決沒有這類事）脚下稍一不穩，不由得手就要找扶物，可巧湯勤又在其旁（你就說怎麼那們巧）可就扶了他一把。這小子由這可就更變了良心爲狗心啦。其實人家扶他本是無心，他就起了歹意啦。自此湯勤無日不惦念雪艷，並抱有不弄雪艷到手，不能甘心釋懷的念頭。要照交這樣的朋友，能夠向他託妻寄子嗎？總要交給他，碰巧就許給您出了手，您就說懸心不懸心，可是湯勤雖然慕戀雪艷，總未發見於外，不見形色，謹等有機可乘，便下毒手行事，而穆懷古可又從那裏能知道，他的一肚子的狗雜碎呀。還當他是一位有品德人物哪。後來薦用於嚴世蕃手下，這下他可更得了勁啦。足這們一路大拍而特拍，嚴世蕃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捏貼，當然喜歡戴高帽子，再遇見這們一塊拍將，那還能不對心思嗎？於是湯勤很得嚴氏之信任，且言隨計聽（還有什麼良言美策）後來奉旨查沒民間珍藏奇寶，有不獻者，查出懲以梟首之罪，後因懷古之一捧雪未獻，湯勤藉此可就有了機會啦。遂抱定陷害懷古之狠心，乃出首告發，懷古匿寶不現，意近

戲場閒話第二集

(四〇)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欺君 罪無可追 遂奉旨問罪 要不是得同僚契友的隱護 及義僕穆成忠義替死 豈不是白白的把命被湯勤斷送了嗎 你就說這種人面獸心的人 向來是豺狼成性 吾人實難澈洞其心內的底蘊哪 實實在在說令人怕的慌 稍一失慎即為其所陷 這誠是吃誰恨誰 沒有良心的東西 他還顧什麼飲水思源 以德報德的關念 吾人結交 要遇見這們一塊毒菌性的蘑菇 能夠不受其毒嗎 所以擇交與擇食 可以作一比例 若再細味此語 實有能生能死的關係呀 而湯勤卒以己之設計陷害功成 乃逞野心復圖雪艷 以償夙日之慾望 不料雪艷又是一位有節操的烈婦 遂暫為曲全僞許 俟至洞房 抱定替夫雪仇之志 乃橫心將湯刺死 觀之殊覺大快人心 若反情背義的人 再無這一場的報應結果 那更暗無天日了 故善惡因果 暗地皆有神靈鑑察 那有絲毫之爽 所以舞臺上演的劇 差不多全是前人作的善善惡惡 為的是勸勉後人 化惡為善 行善避惡之善因惡果 以作後人之警誡 惜該劇平夙只演一段 無頭無尾 (對 你吃魚上算 這是中段嗎) 那可怎麼還能調誡於人哪 再者聽戲的主兒 那能全讀過書 念過史 若只來一段 簡直的摸不清是那跟那 是怎麼一樁子 那可就有負編劇的一分苦心好意啦 該劇現今又復拾起 奏演全豹 實有裨益於世 當此人心詭狡難測之際 道德更推遜於古 我人對於納交 尤當擇慎 更可怕者 即是吾人處此拆白野蠻時代 更當謹守 要是不小心 被他拆一下 扞一嘴 就夠您受半天的 (可笑)

探

母

(東亞戲迷)

探母發源於梆子班 並不算甚麼重頭戲 因為場子打的好 各角都有各角的歇頭 老生只要唱完了頭段（即楊彥輝坐宮院）旦角一上 靜擊聽戲 雖然得答幾句白 這大段慢板還歇不過來嗎 及至接唱倒板 跟着就是盜令 蕭太后再要細嚼爛嚥 老生頗可以在後台去喝茶 過關時不過幾句散板 淨等見六郎的一段唱 無論回令與否 唱到見媽媽就算了結 後來徽班人看着火熾 才改唱二黃 原打算拿他賺一氣 不想真就大紅大紫 豈非戲在人為 乍一演唱各角的扮像也不似現在 公主無非是宮裝鳳冠 蕭太后是穿黃蟒 雉雞翎狐尾 戴草王盔 不信留神去瞧 至今老生還帶套翅 足可證明是怯八義 或者說劉美案陳士美也戴 不知劉美案也是梆子腔 實因年深日久 硬管套翅叫駙馬翅子 只要是個駙馬角色 好像非戴套翅不行 所以徽班探母的詞句 與梆子腔並無少異 無如自從改唱二黃 梆子班的探母即無人贊成 徽班至今稱道不衰 豈非有幸有不幸 作疏了是一齣大軸子戲 無論誰唱都有人歡迎 究竟是戲捧人人捧戲 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斬子都見了衰敗 惟獨這齣探母始終不俗

貴妃醉酒

（東亞戲迷）

月月紅為南省著名小旦 原名為吳鴻喜 湖北人 在甲午以前來京 曾搭四喜班 頗為京人所歡迎 而貴妃醉酒一齣 即為該伶所創演 彼時京班雖沒有佈景 演時亦將門簾台帳 另換一堂 至到桌圍椅披 一律都改用黃色 或云其人為戲界革命 要不過一種揣摩之詞 惟其人性過暴 與台下時有衝突之事 後因當場擄去頭面 卒被革除梨園 其在外埠能唱與否

劇場閒話第二集

(四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外人無從探悉 彼時既無報紙 更無所謂戲界消息 既不能在北京演唱 足見廟首勢力之大 及至後起者在台上罵人 老規矩可就漸漸的廢弛 由入民國以來 廟首取消 改爲育化會 始有育化學校之設 使內行子弟入學肄業 以期造就高尚人才 延聘教習 按時授課 無如內行向以不念書爲重 學校解散 決不想設法恢復 而且對於學業一門 格格不入 以爲就是目不識丁 亦可在本行稱好角兒 寧可籌款修廟 決不肯設立學校 其在當場寫畫者 類皆個人的私工 月月紅當日若通文學 決計不能觸犯衆怒 梨園既爲一行生意 焉能自棄終身 若以戲料論之 彼雖近於外江派 頗有驚人之處 若以醉酒一齣論 實與現在所演者不同 迨至余玉琴出演於四喜 醉酒始見盛興 路玉山間亦演之 其細膩已然遠遜於玉琴 論到這齣有準根的 只有一個郭際湘 (卽水鮮花) 亦不常唱 能與月月紅相似者 後學者只有一陳湘雲 (別名話匣子 曾搭福壽班) 其餘並不多見 現在差不多人人會唱 腔調與前可大不同 因爲教戲者就不是本學兒 其唱法自然難求一律 或由小生行間接教授 或由丑行越俎代庖 是以所得之成績 互有歧異 惟此戲既由月月紅創演 應以月派爲正宗 卽以頭段『冰輪離海島』論 現在的唱法 卽有參差 論工尺同是『尺尺 合四一尺一四 合四一四』而唱法可是不一 有以五字先併在一處 (卽冰輪離海島) 後用腔兒繞到板上的 就有將五字分開唱的 同是一樣尺寸 不免近於兩工 其『玉石橋』內『斜倚欄杆靠』之句 原沒小過門兒 而今竟有等過門兒的 此又與當年不同 至於倒板後之尾腔 亦有一定 而

今亦多不能一致 卽場面所接之過門兒 往往亦能隨便拉之 按規矩是『上四上尺工 尺工六工尺 尺工六 尺工六 五六工尺上 尺工六一四合四上 一四合四上四上』才能接唱『曉得我戰兢兢跌跪在埃塵』至於裴力士與高力士之腔 前後亦有不同之處 裴力士應於發腔後 還一過門兒 而高力士則無之 唱到『你娘娘有話來問你』應當滿用場腔兒 而今不但改用高腔兒 而板身兒裏也短去一大塊 雖然也是一樣唱 究與原來的腔調有別 『安祿山』一段 句句都有一定的工尺 須照崑腔一樣托法 才能嚴塞合縫 若非平日研究有素 當然無所適從 其尾聲『去也去也』一段 與『拾金』所唱又不一樣 拾金是『惱恨唐明皇 苦將奴撇』 醉酒多一『如此美良宵』才接『撇的奴挨長夜』別看戲雖普通 仍當以月派爲標準 不過好角演唱 可以說是各有各工

打魚殺家

(記者)

這齣老戲 從前多數人不愛聽 自譚鑫培唱 始能作中軸 上報籤兒 其實在三慶班時 雖有孫彩珠之桂英 德子傑之大教師 亦不敢作大軸 直至中和園時代 改用王瑤卿之桂英 王長林之大教師 方能昇座 推究原理 因譚係武生出身 晚年揣摩得神 瑤卿之桂英 頗得小兒女神髓 故一般喜究戲理者 稱讚不已 若以真武功說 予謂當首推姚啓山 其打魚四句倒脚處 宛在船上 似乎譚之氣力 不能做到 其餘各角更無足論矣 論此戲之故事 雖係水滸 並不見五才書 或曰蕭恩係阮小二之隱姓埋名 其打魚爲業 是由強盜改作良民

戲場閒話第二集

(四三)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了，乃不意竟為捧臭腳的縣官，斷出此稅。蕭恩甘心忍受，又有不平之倪榮李俊，卒至釀成殺命之事。胡亂替人征稅者均當借為殷鑑。

慶頂珠

(東亞戲迷)

慶頂珠又名打魚殺家，當以蕭恩為主要角色。椰子班應歸花臉行扮，徽班始歸老生行。按此戲並沒多少唱工，而且頭場由旦角倒板，好像與南天門大同小異，不過到場上接唱時，並不雷同。南天門應由老生接，慶頂珠仍歸旦角唱，至撐船搭跳板一切過場，台底下看着也不大火熾。實因多一教師陪襯，致使全齣精彩。殺家雖看旦角的神色，否則非教師不足以襯蕭恩。雖然近於滑稽，難得針鋒相對。老生只要唱一句，小花臉必有一句眼，如老生唱『江湖中叫蕭恩不才是我』，小花臉必接念『怎麼着』，江湖中叫蕭恩不才是你，你教師爺也有個名兒姓兒，外號兒我叫左銅鏟。老生這再接唱『大戰場小戰場見過許多，我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小花臉必接念『怎麼着』，你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巧極啦，太爺好比打獵的，單打你這一個出山虎。又如『聽一言不由我七竅冒火』，小花臉必接念『你七竅冒火，教師爺要打你個八廣生煙』，諸如此類的俏皮很多，不必一一贅述，但是此等蓋口，實與他戲不同，最奇不過就是由上句打住，即『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不帶殺家就算沒唱兒啦，後邊兒雖有許多念頭，文場先生大可以歇工，只要不管下一齣，從這兒可以裝傢伙後台去拿份兒，要沒點兒經驗的，就許在場上不敢動窩兒，足見梨園行的事，樣樣兒都有一定次序。

英雄會

(蘭生)

戲班舊例 新正月初一日這天的武戲 總得要唱這齣英雄會 因為凡是武戲 自難免殺殺打打 這天的文戲 都要找吉祥的唱 設法規避死字 何況武戲呢 真要大年初一的來齣嘉興府當場出彩 恐怕聽戲的主兒 必有怨言吧 可是武戲之中 沒有不傷人的 只有這齣英雄會 是比武性質 而且內中穿插 實在大有可觀 與其他武戲迥乎不同 這齣的場子與打的套子 別的戲用不上 就以見對兒說 除蓮花湖外 好像再無有了 加以平常日子不唱 每當元旦 演此以點染新年 實在格外透着新鮮 論這戲的事蹟 其一種俠義豪強英雄氣概 溢於言表 竇某雖然敗北 而人格體面 並未損失 又與其他武戲反邊之被殺者不同 據戲班老先生講 說 竇某實姓陳 名鬪虎 其師兄名寶玉昆 二人均得高人傳授 各有鐵布衫工夫 自在李家店與三太比武 因大意失敗後 從此奔走塞北 意在尋師學藝 以待他年再與三太比武 遂隱姓埋名 改姓竇 名耳東 耳東者 卽其本姓之耳東陳也 今戲上所謂竇爾墩者 恐係清烈傳上所叙之山東竇二墩之誤 查黃三太指鏢借銀 竇耳東不甘屈服 其理由何嘗不充足 與三太比武時 因本人正在年青 三太已老 不便使平生拿手之虎頭雙鉤 只使一長杆 其謙讓老人之處 又何嘗不足道 且黃氏金鏢 天下傳名 甩頭一子之厲害 當時綠林人 那個不知 誰個不曉 豈竇某一人不知耶 而於比武之時 竇某未談起 (不得以暗器傷人 若以暗器傷人 算不得英雄好漢) 如此可見其人格及其海量了 倘竇某居心陰險 是小人之流

戲場閒話第二集

(四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四六)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必先以詐言 將黃老頭子的拿手傢伙封住 恐怕黃三太一世的英名 必丟在李家店門前了

如此可見古時之人 究竟心地忠實樸厚 紅臉漢子做事絕不含糊 不似後來之人 別看佑大的英雄 作出事來 鬼鬼祟祟 太不光明 要比起古人來 實在難以稱雄啊

焚信

(俠公)

焚信為取祭陽之後場 項羽圍祭陽城 劉邦潛走 紀信假扮漢主出城 掩楚兵耳目 羽性暴 恨邦入骨 竟將假漢王焚死 故謂之焚信 ▲紀信為文武老生或硬裏應工 從前曹六季五 演此較佳 沈三次之 自周春奎 許蔭棠去世 韋久峰久不登場 取祭陽幾無人演唱 德建棠此劇固好 惜在天橋 不能入大柵欄 今演者僅富連成 且帶後場焚信 大班既斷絕 設非富連成社提倡 焚信必致有失傳之嘆也

秦良玉

(俠公)

考明史良玉係忠州人 嫁石砮宣撫使馬千乘(良玉子名馬祥麟) 萬歷二十七年 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 良玉別統精卒 連敗賊衆不言功 嗣千乘為所部瘦死 良玉代夫職 良玉體膽略 通翰墨 連戰遼東有功 此天啓年事也 後莊烈帝三年 召見良玉於平台 賜綵幣詩四章旌其功 良玉轉戰蜀中夔州 敗賊將場天 並賊首羅汝才(賽曹操) 綿州知州陸遜之奉命犒軍 見良玉及張鳳儀(良玉之兒婦)之姿色 故意調戲 並牽良玉袖 良玉氣極欲斬 以其為命官不可 羞欲自刎 又為左右勸阻 不得已斷袖代恨 此節不載正史 良玉當時權重

有謗其納男妾者 編戲人爲尊重起見 左右爲女扮男裝 陸遜之戲侮 斷袖代恨 係表良玉 純屬貞婦 藉駁有男妾之妄 編者用心良苦 雖正史不載 亦殊可諒 自古女將封少保 祇良玉一人 今四川營係當年良玉駐兵地 明帝白石芝庵改者 迄今蜀中猶信仰良玉 立有廟宇 香火不絕

雙沙河

(俠公)

此戲亦名人才駙馬 又名土番國 是一齣鬧戲 兩個小生 兩個花旦 一個丑角 一個花臉 均須配演齊整 從前四喜班最好 由名角扮演還能叫座 戲的裏頭有魏小生變狗一場 用大手切末 別看是玩笑戲 事故由兒不少 論真理不能算淫戲 不過花旦道 魏小生倒掛鼻子 那句話 不大受聽 張天龍貌似鬼 稱人才駙馬 大約是一句反話 高揚兩小生 長的漂亮 二公主天生奇麗 可算佳偶 張天龍不諒自己的資格 硬以如花似玉的美人爲配 一旦遇見小白臉 抱了空窩 本家人架着砲往裏打 可稱自找其禍 美人愛小白 爲人之恒情 演戲如此 其他都是一樣

探親

(姚叔田)

這齣戲 普通叫醜親家 硬角色就是兩個 一個花旦 一個丑婆子 本是玩笑戲 不過對於婚嫁上 實爲一種最應研究的 徐想城內與鄉間風俗習慣就不一樣 再兩處親家 全沒知識 沒有度量 一定不容易接洽融和 旣不和睦 就免不了打吵子 徐想這個親家還有什麼走頭

戲場閒話第二集

(四七)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呀 你再聽花旦詞句說的什麼不生不養的話 其實他安心找襖兒 總而言之 一句話 男女婚姻 爲人生第一件大事 千萬不可因一時愛慕 做成一生怨耦 不但父母主張不當如是 就是講究自由的主兒 也應當細細研究研究哇 北京有句俗語 門當戶對 是不會錯的呀

三顧茅廬

(隱廬)

關于三國中之戲 演之殊爲不易 因其時一代英傑畢出 所表演的無論生旦淨末丑 差不多都爲代表英傑之神情 而英傑又皆有其特性 非若普通者之通俗也 卽如代表諸葛亮說 彼乃爲一代之奇才 則其舉止神情 迥異凡流 非研究體貼有素者難臻佳境 斯劇乃孔明一生出處之大節 然道按全劇 皆足增人之意志和興趣 如諸葛亮胸抱經緯之才 躬畊南陽澗灑之態度 劉備求賢若渴 對諸葛之敬禮 關公張飛之未解劉孔之淵源 翼德遂有魯莽之趣話 豈非最饒意味而可觀之佳劇乎 與會所至 聊表其劇之佳點 藉供同好焉

天水關

(耐塵)

天水關前半節爲諸葛亮上出師表 後節始爲天水關取維 實爲老生吃重之戲 而余每觀是劇 最低徊不置者 尤以後主與諸葛老臣對答處 爲不勝嘆羨 觀諸葛亮手捧出師表 上殿奏當朝之際 如果作派洽到好處 則可表現老臣夙夜匪懈 憂勞王事之慨 及一種鞠躬盡瘁 恐負託孤之重之熱誠 有不可一日安者 故諸葛於請後主之頃 後主問相父手捧何物 彼卽答曰 臣手奉出師表章 請我主龍目御覽 其滿腔熱誠 敬謹之懷 均於口中道出 不想後主聽

了 並不怎樣注意 只漠漠然不甚關心的說 這表章待小王進宮再看 一個是熱帶之六月 一個是寒帶之臘月 (沒這兩個名詞) 於是老臣所以不勝感慨歎歎 而歎惜痛恨於桓靈也 於是而不得不太息陳辭 冀以打動後主之意念也 故特追述先帝爺 白帝城託孤之事 及恢復漢室之志 其一種慷慨淒涼 有不忍卒聞者 故演員於此等老生 必有特深之領會 不然 卽不易精彩 蓋此等老生不但與他老生不同 卽同屬一諸葛亮 而空城計等等諸葛亮 與此 也不可同日而語 蓋此處諸葛亮 其一種出將入相 老臣大臣之風度 若領會得神似 可以 窺見其當年之一斑矣

混元盒

(孤鶴)

每逢舊曆五月初五端陽節這天 各戲館子爭演混元盒以應節令 查早年各園以春台爲勝因俞潤仙飾大蜈蚣與飛龍等最好也 聞此劇發源於灤州影 後經春台班王長壽編爲大戲 並加入封神演義人物 分爲八本 其唱詞多係由他劇摘來 如黑狐鬧書房一場 黑狐與趙國勝所唱之詞 咸爲琴挑 不過說白不同耳 總觀全劇 不外妖魔擾亂世界 後被張天師用混元盒將羣妖收入盒內作爲結束 似此荒謬無理 處於今日 當在天演淘汰之列矣

生死板

(張振宇)

生死板取材於說部包公案 前段爲生死板 中爲走僧掃雪 後爲鐵蓮花 若演全 真是一齣 驚人勸善的好戲 對於今世人心之勸勉 裨益良非淺鮮也 此戲乃劉子忠 因關某賴債不償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〇)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酒後毆傷人命 罪當抵償 遂報官自首 其弟子明 願代兄領罪 於是相爭辯於衙堂 俱聲爲殺人者 均願受處理 領其應得之罪 包公不能決 後乃立板於堂外 令其兄弟搶之 攫之者死 因子忠年邁 舉步不靈 卒爲其弟所獲 子明遂代兄而死矣 嗟呼 此真難兄難弟也 今日我國之家庭 有如是之義者 蓋已鮮矣 大概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 真有兄弟如寇仇的 簡直的不曉得 怎麼這樣的仇深似海 這可真應了那句俗語啦 仇人轉弟兄 若再論九世同居的話 那真得後輩子孫賢 不然早就熱鬧了 還不七分八裂 還等到九世嗎 唉 世風不古 於此可嘆

馬前潑水

(萬川)

馬前潑水一戲 乃朱買臣軼事也 買臣一介寒儒 家業萎悴 誠有朝不保夕之狀 按戲中所編觀之 其妻崔氏非良女也 以窘乏爲慮 終日褒貶買臣 臣無可如何 只得冒雪負薪 雖如此勞瘁 而路途讀書 一日崔氏堅心求去 逼寫休書 臣無奈遂諾 崔氏洋洋竟去 買臣獨孑然一身於寒廬 惟思伉儷數載 竟自抖手而去 買臣悲憤勃勃 只得仰天慨嘆 仍係畫則繼晷 夜則焚膏 後遇貧與之年 臣遂應試 果然雁塔提名 進士及第 任職太守 臣得踏青雲 歸家祭墓 崔氏聞買臣榮歸 頓然吐氣揚眉 跪於臣之前 甘言婉語 意欲復和 臣命人取水潑於馬前 謂崔氏曰 汝將此水取起 帶汝回家也 崔氏慚怍無地 以首觸於石 卽嗚呼哀哉 噫噫 買臣先時貧苦 安知如此之榮乎 崔氏之見 實裏裏醜鷄也 視一時豈

顧後來 昔人云可怪者 買臣之妻 因貧求去 不思復水難取 而買臣堅心立志 不負初心 俗云 有志者事竟成 佇看榮華之日 成丹者火候到 何惜烹煉之功 而吾人亦宜立志也

逼宮

(張振宇)

論戲場演逼宮戲有二齣 一爲逍遙津 係曹操逼宮 一爲紅逼宮 係司馬師逼宮 現在只有逍遙津常演 而司馬師逼宮 不見奏於舞台者有年矣 試觀該二劇 先後竟出於一家 其先逼人而後被逼 前後情形 若合符節 當曹操逼獻帝 弑伏后 殺皇子時 其態度之狠毒 舉動之不仁 觀之令人不寒而慄 權臣之威勢 至此可云極矣 且大內禁地 任其蹂躪 執爲君上 孰爲臣下 一切禮節 喪棄不顧 宛如平人俗輩 國綱因之推倒 不拘不束 至其變橫兇暴 甚於毒蟲猛獸 吾人見之 能不毛髮豎指 吾人覽之 不能舒暢吾人之鬱忿也 想彼時之人 處其權勢之下 誰敢到虎口旁去拔鬚 只好忍怒息言 以全性命 不意天道好還 魏王曹芳操之重孫也 乃被司馬師所逼 弑張后 復廢帝 其舉措更有甚於曹操之作爲也 嗟呼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蓋逼人者 終必爲人所逼 而其被逼者 甚於逼人也

蚩 蝟 廟

(隱 廬)

蚩蝟廟一劇 列於八大拿之一 是最熱鬧的武軸子 有唱有念 有作有打 煞是可觀 劇中所叙費德功 係一惡霸 在綠林中 自稱爲一坐地分贓的首領 廣有膂力 武藝精強 可恨就是貪花好色 搶擄良家婦女 按他們綠林中講究 不採花不淫擄 方算英雄好漢 若按費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德功所爲 實爲綠林豪傑所棄 所以拿跟拿不同 費德功雖然卒爲黃天霸等所拿 未逃國法 他要比起竇二墩來 他是弊本大套的狗雄 竇二墩實可算得綠林中的英雄好漢呢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費德功雖是狗雄 不過他還是個笨狗雄 要比起而今來 用拆白的手段 能夠叫娘兒們自己上套 巧拙自有不同 再要是用新名詞一鼓動 能夠叫風流少女 親口呼喚『吾愛』其巧拙又何啻天淵哪

火雲洞

(記者)

火雲洞卽芭蕉扇 一爲崑腔一爲秦腔 崑腔現在屬郝振基與白玉田尙好 然演唱不過只在倒三四 絕不敢在大軸演 因無叫座之能力故也 以秦腔論 當年成名爲侯俊山(十三旦)真能叫座 其餘如劉七之牛魔王 悟空等全係硬裏子 若問怎麼好法 就在羅刹女懷春一場 做得有些過火 若論其轉椅子 非腕子有真力派 絕不易辦到 此戲自經官家載在禁止之例 故無人演唱了 但官家禁演此戲 不知係因迷信 抑或因其和裏 若因迷信 則西遊戲過多 何故單禁芭蕉扇 若謂狎褻 此劇並無男女調情苟合之處 禁奏而不禁崑 或因羅刹女現相 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嗎

南北合

(記者)

這齣戲在從前老四喜班 名爲全本雁門關 當日主持該班的 多係南人 故此小題大作 不肯輕易演唱 並且不演單齣 其實仍爲爭錢 如堂會單點五本 也肯演唱 後來某小梆子班

(因記憶不清，不便混說，非存袒護) 專演南北合，論起角色，實在不像，故未聽全。近來徽班亦演單本，如瑤卿、蕙芳之雙擒，珺如、怡雲之盜令（俗曰抱枕頭），無如皆係有名無實的南北合，記得從前在文明園，見元元紅演秦腔未本，原來兩方面，除去幾個女角兒之外，只有一個帶甩髮的四郎，向着他媽媽與他岳母，磕了會子頭，幾個哭腔兒，把事就辦成了。噫，中國各事敷衍，於此可見一斑。

婦娥奔月

(記者)

這齣戲聽說是崑腔老本子，久已失傳，無人演唱，亦由前台座客不喜聽，誰肯下工夫，排這路費力不討好的玩藝兒呢？自梅蘭芳演唱以來，因為人緣好，做工細膩，才把他唱起來的，然而這路戲，一半借彩幕切模，一半仗着扮像兒古裝新飾，人得漂亮，歲數得年輕，再說身段，方能有人歡迎，我說這話，諸位若不信，比如此戲，陳德森今日再演，無論身段唱工怎樣好，前台管保不愛瞧（觀於德森出塞，與韓世昌出塞，便是榜樣），若以故事論，無非搜名記等書的老謠，只有后羿，是個實人，雖以善射成名（可不是前清的十五善射），說他射落九日，既有這樣絕藝成神，還想長生，求得藥來，又被愛偷嘴的夫人給偷吃了，這才奔月，擠出離婚，那樣英雄，追到月宮，沒想到遇着長耳大仙，硬要詐匠，講打老鬼，雖不是個兒，架不住有耍斧子的吳剛幫嘴，這一搶斧子助拳，后羿的弓箭作廢，無怪稱爲有窮民嘍，世間以武力自負的，都要引爲殷鑑，方能少給長耳先生，那一方面添人才呢。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三)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安天會 (一)

(記者)

安天會是崑腔老戲 失傳多年 前數年喜連成科班 金連壽曾排演此戲 若說累活 自以武生爲重頭 所捧也是這一個角色 而且實在費角兒 連趕帶代 非有五六口子 不能了事 論起戲文 毫無意味 金連壽除身量合式 毫無做工 現在崑班老角色郝振基所演偷桃 亦即此戲 可是從出場 處處描摹猴子身分 偷酒偷桃偷丹 三次不犯 尤以偷桃爲酷肖 但不起打 可稱爲文安天會 足見老角色揣摩功深 亦由當日教師細膩 或有人云 郝振基係猿派學來的 (身量大似猿不似猴) 此話我却不信 蓋動物隨人曠使 若專摹仿猿類 那怎麼算個萬物之靈的大角色呢

安天會 (二)

(愚樵)

此爲崑戲最熱鬧者 二簧班演此出名者只小樓一人 然而確係張麒麟傳授 此戲唱作打全有 先短打 後紮靠 比原來崑戲尤難 以戲情論 羣行者大鬧天宮 擾的天上不安 始而瑤池 偷桃 繼而仙府盜丹 逼得玉皇 遣派天兵天將 隨定天王 征剿悟空 豈知孫大聖 七十二變 各方天將皆抵不住孫爺的法術 急的李天王 坐在桌上 直唱崑腔 以實理論 行者把天宮 弄的亂七八糟 反以安天會命名 不知有何根據

羣英會

(愚樵)

此戲正角 係周瑜魯肅蔣幹孔明 再加上老臉黃蓋 飾此五人 非好老不可 小香長庚盧勝

奎演此 我未赶上 而楊月樓去魯肅 桂官去周瑜 我確聽過幾回 然而究不如福壽堂江北
賑災義務戲 所演羣英會角色之齊全也 如桂官周瑜 百歲蔣幹 大頭魯肅 雨田孔明 秀
山黃蓋 羣角畢集 誠大可觀也 以戲情論 羣英會三字 用於此戲似乎不恰 夫會也者
必須共同開議 商量大事 此戲只有蔣幹過江 東吳設下圈套 以愚曹操 誤斬蔡瑁張允
此種舉動 不應加以會字 只可名爲(離間計) 或名(蔣幹盜書) 方始名符其實

趙家樓

(愚樵)

趙家樓這齣 爲武生打泡的好戲 沒真傳授者 不敢演此 戲情很有盜亦有道之意 當結拜
時 大家令雲龍帶花 伊即退縮不前者 有道理在焉 江湖綠林 凡帶花者 不准採花 雲
龍本係淫賊 故不肯承認 帶花不採花的標誌 卒至趙家樓採花 爲把兄弟攻擊 鏢傷三友
種下後來被刷的下場 或有不知此種戒淫花誌者 譁看現在 有一般無知婦女耳後插一花
與戲上紙花一樣 爲好看歟 爲戒淫歟 局外人不得而知 反正鬢邊插花者 非盜即賊 未
見台上 正派武人 帶此戒淫標誌也

蝴蝶夢

(愚樵)

此係莊周 點化田氏的故事 高腔崑腔梆子腔都能演唱 實腔始終未翻出戲來 此戲由嘆骷
髏莊子悟道起 繼演塌墳 末演劈棺 莊子未死之先 田氏撕扇怒罵 很透着節烈可風 及
至王孫往吊 田氏立刻變心 說親回話 透出急不可待 在昔年認爲姦淫邪婦 編戲者打入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六)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花旦門 田氏若生在今世 仍算得正派女子 強欲改嫁王孫 究竟在莊子死後 還要鼓樂成親 仍不肯在樹陰之下 電影座中 暗成眷屬 更不肯丈夫在世 便在戲園游場 秘搭妍頭 田氏因辦喜事 只貼出十五兩紋銀 比上一貼好幾萬者 仍算大有儉德 仔細一想 天下事 倖出倖入 莊周家當小田氏 只以十五兩貼人 此刻老爺來項多 女眷嫖男 自然動千動萬 假使田氏生在自由解放時代 以他當年所作所爲 比起此刻好荒唐的女子 田氏似不失爲真 烈正派好人 只恐將來編出新的蝴蝶夢 比列國的蝴蝶夢 總要分外的凶來夸叻

七擒孟獲

(愚樵)

此戲在前三十年 北京確已演過 彼時穆鳳山飾孟獲 一陣風飾夫人 開場先擺一輪船 孟獲夫婦坐於船頭 兩旁兩裝兵士扛槍排列 有如飛叉陣然 其實此種洋裝兵士 確與原文相左 按理孟獲兵士 應穿生番服裝 不應以洋服雜入 乘坐火輪船 更不對題 此刻之七擒孟獲 加入洋式跳舞 兩裝女人 更荒謬矣 何況戲上洋服 不倫不類 確與電影上洋人穿華服 同一胡稿亂來 非只戲也 就連目下社會上西裝男女 所穿所戴 未必合諧 亦如洋婦穿繡花蟒袍 同一悞得意也 洋人穿華衣 華人笑其不倫不類 華人穿洋服 西人亦笑其不求甚解 顛之倒之 白天穿出晚服 夏衣穿於秋令 反不如各穿本國制服 不致遺笑大方 卽或有洋人傳授 所穿西衣 決不露怯 試問肉皮之白 眼珠之藍 亦能求洋人改造乎 鄙意何苦提倡洋貨 外溢金錢也

大名府

(愚樵)

此戲當年玉成班常演 戲中以馮子彥青爲主要 編水滸傳者 用意確在區區鑿人 居然捨命救主 患難與同 卒至路遇石叅救了主人性命 可見水滸彥青 非一味欺主搜財 自私自利之流 故不失爲梁山好漢 較之叅主之威 把持一切 斂財勒民 不顧恩上危險者 真有君子小人之別 無怪水滸中的彥青 能入野史 後人掩其短而道其長 台下扮相 也是俠士裝 預料此後之彥青 恐要惹個小花臉的扮相矣 就便財過百斗 也比不了宋朝的彥青 馮子彥青 在大名府戲上登台 其他亦青 只可在困曹府上現技吧 這段名姓 固然音同字不同 而彼此結果名譽 亦各有異焉 嗚呼彥青

盜金牌

(愚樵)

這段故事 在殷家堡戲尾 有張桂蘭與天霸比武一場 張老太太將金牌交還施公 卽由施公給天霸定親 而戲並未演盜牌一段 試思盜金牌 結果有秦晉之喜 請鉄牌結果 老農騰歡牌之爲用大矣 非麻雀牌撲克牌能與比肩也 尤記幼時 在同文館讀書 義人總教習丁韓良發出一題 令各生作話條子辯論 (彼時不懂演說二字) 其題爲請鉄牌之結果 各生以英文答之 有謂爲安民心者 有謂爲激勵縣令者 丁君言曰 鉄牌一到 居然下雨 迷信乎 抑別有道理乎 衆不能答 丁君曰 物極必反 旱的太久 當然有下雨的一天 在上者 利用此意 待苦旱日久 派人去請牌 往返耽延 又加若干時日 農民因在上者 如此關心 必

然安心耐等 不致鼓噪 展轉遲延 已至將極必反時候 當然春雨霽然 此乃愚民之中 暗寓安民之策 在上苦心 亦不可沒也 偶因此次銖牌 想起當年老話 故書之以代戲評

白水灘與拿謝虎

(愚樵)

這兩齣武戲 全是武生大活 以勞逸論 青面虎比十一郎崇 黃天霸賀仁傑 比一枝桃活多 白水灘徐士英 雖被十一郎打了個許送不送 然而臨走時 仍伸大指誇十一郎為好漢 茂州廟謝虎 雖被仁傑錫了個跟頭 反以好小子三字誇之 可見自古英雄愛英雄 雖處於敵體 一樣的也是互相愛慕 語云好的愛好的 此二戲有之矣 當法帶那波倫 頭次破獲時 列國仍以尊禮敬之 雖二次被擒 監視稍嚴 而各國愛慕之心 仍未減也 此無他 那氏英雄耳 列國受伊壓迫 不得不羣起攻之 一方面恨入骨髓 一方面敬如天神 至今外國史冊 仍推那皇為豪傑 並不以成敗輕視也 但願民國英雄 言行相符 一致對外 保國安民 異己者也得暗中佩服 乘史筆者 更有一番公論啣

寶蓮燈

(耀亭)

近來寶蓮燈一戲 頗興其道 唱老生的 不會這齣 就算缺點 自從蓋叫天演全本劈山救母 將這齣夾雜其中 作為文場子 其實這齣戲 當初也不是誰留的餘孽 既不講理 又不火熾 按原詞兒內一說 這齣就是蟒擋山的後套 我想既與蟒擋山一事 大概許是椰子腔 頂膩人 不過是 問孩子的那幾句 翻過來掉過去 沒結沒完 無論且角與老生嘴裏 總是秦府官保

被何人打死 小生必說是孩兒打死 打死人豈不抵命 孩兒情願與他抵命 可捨得一雙父母 難以割捨 自己的狗命 也是孩兒命該如此 老生問完 且角兒問 兩人問過 又換個過兒 貧 最奇不過是 也不是沉香打死 也不是秋兒打死 却是下官打死的 家院傳轎 待我去 到秦府抵償 老生念完 且角照樣兒又來一份 通觀前後 連唱帶念 無不是對對成雙 至 到倒版僵屍 都是照方兒抓炒肉 不論誰唱 聽着也覺膩的慌 最不講理是老說比方的那一段 難得出了那樣急事 居然還講伯夷叔齊 以愚見所及 此戲實爲亂彈中俗不可耐者 不過此戲是重前台 還是重後台呢

收關勝

(愚樵)

叔關勝爲武花面之重頭戲也 迨後必從桌子上跌下 伶界所謂翻台子 其意爲關勝驟馬上山 擒宋江(演唱時節 宋江立於正中桌 表示在山頭督戰也)落於陷坑中 因而被擒也 然其始不過兩三只檯 繼而伶人彼此爭強鬥勝 以檯子愈高爲愈好 於是五張檯 六張檯 甚有至七張檯者 平空翻下 稍一不慎性命隨之矣 如四杰村花蝴蝶等劇 以甩旋子多爲佳 然於戲中情節 更無關係 故余以爲大可刪去

白綾計(一)

(九晚室主)

白綾記(即審李七) 此戲爲郝壽臣之拿手 唯壽臣此戲 演長亭不帶公堂 演公堂例不演長亭 兩折連演 從未一試 僕觀壽臣演此劇時 長亭之解差 一王長林 一慈瑞泉 不愧良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五九)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佐 增色實多 公堂李七認王良一場 爲長亭之後文 李七自稱爲寇 分賊銀時 王良在內 (論實情王良實在無事 不過李七藉此以報私仇也) 知縣不信 蓋王爲秀才 以一讀書之人 絕無與盜同謀之理 嗣後知縣設得一計 令王良扮作衙役 混入堂中 謂李七曰 倘你強王 有此事 現在王良在此 認得不錯 卽從汝請 李七領命 百認不出 究竟此中衙役誰是王良 思之良久 忽生一計 背地吟曰 想我李七 乃一強盜 王良乃一秀才 我若在此大罵 與他 其必不與我干休 果然王良聞李罵之 出而理論 李七遂對知縣曰 此人就是王良 知縣遂以王良同正法矣 豈不冤哉

白綾計 (一)

(東亞戲迷)

白綾計又名審李七 原是花臉正工戲 現在僅由公堂起 而嫖院久已湮沒無聞 當年這齣首 推寶成 可是木底魚鱗兒酒鞋 釘索練兒 迨至慶四下海 扮法又與寶成不同 上裝兒雖是 相差無幾 刑具改用大三件兒 (卽手肘 腳鐐 大項索) 黃三雖然學慶四 獨這齣不以慶 派爲然 因爲項索太沉 於上場時許多不便 又因亂錘內有許多身段 不留神就許拌個跟頭 所以這齣學寶成 不學慶四 卽現在郝壽臣的扮像 亦係寶成之遺傳 論戲情 不過李七曾 受王良之辱 懷恨在心 犯事後將王良誣叛在內 長亭起解 經陳唐再三哀告 遂發起一片 慈心 後來李七作了武官 頗能與國出力 其所以然之故 就在一個心直口快 其在撲燈蛾 內所念的詞句 卽有懺悔之意 故倒板時 先唱『太爺堂上有鬼神』及至訊供時 竟將自己

所作所爲，直言不諱。聽縣官一說「賊你好狠心」，卽答道「心不狠不作強盜」，足見要作強盜時，必得心狠，所以焚殺搶掠，如同兇賊，向不管良民之死活，只圖一己之私，竟置人命於不顧。此等行爲，雖十死又何足惜，乃因一念之仁，居然高出人上，又豈本人所料。世上因果二字當於此戲求之，而盜風或可稍息也。

審李七

(東亞戲迷)

前者有人投函本報，問審李七一齣，不知見於何書，當答以僅知一共四本，餘俟轉詢，再爲答覆。因知鄒友郝壽臣處，存有此項底本，得便可以代爲問之。正擬前往請教，復接_前振宇君來信，亦詢白綾計命名之意。日前鄙人與壽臣君，同被約於泰豐樓，席間談及審李七一劇，據說的確四本，正名爲『碧洋湖』，出自宋朝。至於白綾計之說，似指王良襲腿而言，別無取義。惟出自何書一節，原本亦未指出，並謂此戲爲小花臉毓五所排，彼時頗能號召座客，而毓五亦係外行下海，內行小旦多拜以爲師。▲按毓五雖爲外行之好老，然未下海之先，徐寶成卽常演白綾計，不過僅演公堂一段，輕易不帶長亭，毓五爲同春班時代的好角，核計年月不無稍差，或曰審七長亭，加頭添尾，亦未可知。

奏朝草詔

(市隱)

奏朝草詔係燕王棟_參弒建文之後，欲令名儒方孝如草詔書稿，頒示天下，以洗弒之名，而孝如乃披蓆帶孝，在燕王前大書一篡字，燕王始則餌以首相，終則夷其十族，婦女發教坊充宦，戲場閒話第二集 (六一)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妓方孝如可謂爲忠烈之臣，而燕王旣夷其十族，已萬分慘忍矣，而復將婦女發教坊，較桀紂有過之無不及也。文人悲孝如，而恨朱棣，故有奏朝草詔之作，劇情曲詞，俱臻極妙，惜無人能演。前見郝振基演唱，只觀其大概，中間牧羊關一段，彼卽不會唱，且念白亦多減少，作工更爲粗草，嗚呼！劇界之無人，於此可概見矣。此等勸忠勸義懲奸懲惡之劇，吾甚願劇界教師從速排演，勿使此名劇沉淪也。

蜈蚣嶺

(飛非客人)

蜈蚣嶺是齣武生單邊兒戲，沒作過幾年科的主兒，大半唱不了這齣戲。這齣戲又是吹腔兒，這吹腔兒可與別的吹腔兒兩樣，名字聽對夾板，尺寸緊有慢，頭一段單是個新水令，二段就是吹腔兒，詞文是趁月下月下荒郊等詞，唱到心忙那管途遙的心字，就得把板緊上去，如替兄殺嫂嫂，又得把板慢下去，外帶着一個字，一個身段，嘴到手也得到，極其難唱，看起來唱過長板坡的主兒們，要是不會唱這齣蜈蚣嶺，簡直叫作不成。

回營打圍

(飛非客人)

回營打圍一劇，唱者絕少，現下除富連成科班以外，向不多見，會唱者倒是不少，可是人老湊不齊，不是短這個，就是短那個，此戲牌名爲普天樂，姑蘇台的套子，內中粗細全有，唱起來是非常的好聽，如傾盃玉芙蓉一段，沒有點子工夫者，簡直的唱不好，通是四眼板，其餘有段山歌，詞文是石湖亭外用笙呼，呼的聲音極其悠雅可聽，還有那連營分對長刀大弓諸

牌子 全用大鎖呀 如今聽者少 不懂的極多 這才將這齣戲擱下了。

(飛非客人)

醉打山門

山門者 原是一點將唇一套 會者極少 早年何桂山唱 自打何桂山故去 唱者就不多見了 前些年錢金福唱了一回 吹短笛子的 他們只將崑曲名師方星樵先生請了來 將此戲演完 台下聽者 無不喝彩 可是他們全把字唱白了 如點將唇一段 頭一句峰巒如畫 他們唱峰嵐如畫 又混江龍之高的高回的回一句 他們每唱高字念稿字 唱回字如呀字 諸如此類 方老先生改了數次 他們是不聽那套 你改你的 我唱我的 可算得一言難盡了 話雖如此 往後那錯訛的 還怕聽不見了

鍾馗嫁妹

(飛非客人)

這齣嫁妹是個北曲 爲粉蝶兒一套 並不算什麼細崑腔 有一樣粉蝶兒石榴花上小樓 因爲身段最佳 要是沒有兩下子真功夫 我看簡直的不能唱 若論這齣首選 還得讓何桂山先生可惜他故去了 現下某花面是一點不會 余聞友云 天津某宅演堂會 頗某花面這齣嫁妹 某花面不會 當時可就抓了 沒有法子 只可推了 由這們一來 所以某花面因此不赴津了

嫁妹之零碎兒

(東亞戲迷)

嫁妹一齣 爲花臉行普通崑戲 當年不獨何桂山能演 卽油杓兒亦常演之(油杓兒人名 姓劉 爲現在說相聲小劉之父) 其中最難得者 不在正角 而在零碎兒 諸如妹子 杜平

戲場閒話第二集

(六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皆有固定詞句 卽杜上場泣顏回一段 應唱『頓首拜彤庭 兄弟盡叨榮幸 金章紫綬 白帽烏紗相稱』今頭是『春風自生 氣軒昂 衣錦還鄉井 道旁人喝彩連聲 杜員外富貴齊名』而今小生多不會唱 僅由場面改吹『持鉞鎮天郊』以代之 及至花臉念『來此已是 妹子開門來』 旦角兒亦應唱前腔 (泣顏回) 原詞是『聽離樓早已報初更 刁斗無聲寂靜 我是孤兒寡女 因何事叩我柴門』 今頭是『我聞言戰驚 喪黃泉復現生時影』 迨至花臉唱完『黃龍滾』 卽(想當初自離門庭)一段 旦角兒應以『千秋歲』接之 卽(論姻親從古須媒證)云云 試問現在的零碎旦角兒 有幾位能唱準詞 論到『撲燈蛾』後的『越恁好』 卽(與俺把那車輪馬足)一段 唱至『後車中載個弱質娉婷』 小生應接唱『上小樓』 卽(明皎皎月色明)一段 而今零碎小生 亦多不能唱 至到後段『疊字犯』 亦不過照普通的吹 直好像挑滑車的『氣得俺』 就算敷衍過去 求之零碎中實受者 恐怕百裏挑一 遑論字音

火判亦有人點

(東亞戲迷)

火判一齣 原爲九蓮燈內的一段 而今居然變成了古物 好在還有幾位會的 再往後就許要失傳 因爲在科班就沒人教 及至出科又不肯補習 請想怎麼能夠會 一經搭班就八下裏趕誰還顧的學崑腔 櫻桃桑樞兒 貨賣當時 趁著年輕先抓撓一氣 論到山門 北詐 功宴 蘆花蕩等戲 直可以說是不應工 究竟這類戲應歸那行 按規矩說自然應歸花臉嘍 無如淨行人會唱的極少 所以輕易見不著 回荊州雖帶蘆花蕩 可是向來不動管眼兒 舊腦筋以爲

是個缺陷 又豈知今昔大有不同 亂彈戲攪雜整齣崑腔 未免不像戲樣兒 莫若通身都唱二黃 台下反倒不覺耳生 不過赶上唱堂會 可不能限制本宅要 某年天津李宅作壽 單單的偏就要這齣 幸爾有個錢金福 還能湊合着不抖漏子 不然挺熱鬧的一本堂會 爲火判減色 未免不值 其實這齣並不難學 能唱賜福就容易會 反正都是(醉花陰)一套 止於宮調略有不同 而且(水仙子)一枝 由何桂山改爲一概都不唱 僅唱(休 休 休)的末一句 跟著就接尾聲 論身段也沒有嫁妹多 尤其好練 無奈現在戲界進化 大都不以舊戲爲然 一張口就說今非昔比 好像早年都不如現在 不知這路腐舊戲 到時也能掙大錢

打櫻桃應帶送布

(東亞戲迷)

打櫻桃一劇 原套的是西廂酬簡 內中多加一醜書僮 所爲滑稽討俏 而且生旦淨末丑 色色俱全 (關大叔應歸二花臉應工) 全場都用吹腔 又比亂彈雅緻 至於『月移花陰』的一場 其詞句並不粗俗 不過後來描寫思春 好像不宜於堂客 其實挽臂過市之男女 又當如何 果能免去以手絹蓋臉 玩笑戲再無出其右者 若以是劇爲粉戲 似未免近於因噎廢食 小旦行演此最出色者 只有一個田桂鳳 不但神情如畫 唱法亦與尋常不同 卽『這一回打破了相思債』之句 普通場面就得抓瞎 前兩段雖是普通的吹腔 亦與尋常的兩路 如『適才離了繡房門 早來到』的到字下 多一個過門兒 不知者當場就得砸 別看一齣不要緊的戲 會唱這齣的恐怕不多 按打櫻桃應帶送布 始得謂之有頭有尾 而今只唱到主僕別去 就

算是尾聲 記得送布一場且角還有兩段唱 一是『我二人藕斷絲不斷 棒打鴛鴦兩離分』 一是『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小花臉尚有許多詼諧 來回三次始能下 現在一般新角色 只怕沒見過全始全終 聽內行人常說 戲者屁也 好歹無關出入 無如小戲尙且如是 其大戲也就不問可知

烏龍院

(衛影聰)

這齣戲的主要人物 自然是宋江和閻惜姣 那張文遠 不過湊湊趣罷了 我們曉得宋江是張文遠師傅 惜姣是宋江出錢買來的土娼 如今惜姣竟然私通了張文遠 要同他做長久的夫妻 這不但是把宋三爺當作冤大頭 簡直把他當作王八了 試想宋江是一位血性的男兒 那裏受得住這種閒氣 他們倆結果的不妙 自在意料之中 不過我們可以從這裏頭 得到一種教訓 就是化錢去討娼婦 不但得不到快樂 反要自尋煩惱 惹出是非 宋江說 我宋江化許多銀錢 落了個王八兩字 這真是痛心的話 咳 化錢的老爺們 何必喜歡這個調調兒呢。▲這齣戲生旦配搭 須要工方悉敵 方見精彩 全劇唱工 雖不甚多 而白口做工 則異常着重 飾惜姣者 神情須要隨時變換 大有喜怒不測之概 說白要乾脆爽快 顯出一種淫狠的態度 飾宋江者 唱做說白 須要處處於憤怒之中 合着一種血性男兒的氣概 方爲出色當行

喜榮歸

(衛影聰)

喜榮歸並不是一齣玩笑戲 乃是一齣很好的諷刺戲 從這戲裏頭 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上重視

做官的心理 反過來看 可以曉得人到貧窮 不用說叫朋友瞧不起 就是家裏的父母妻子以及所用的奴才 也得要冷眼相加 受其侮罵哩 ▲趙生應考得中 做官回來 可說是衣錦還鄉 不可一世了 偏偏他脫却朝衣 扮作乞兒模樣 鶽衣百結 窮蹙逼人 這並非是異有其事 乃是編戲人一種妙用 要想造出一段極有趣味的情節 把社會上炎涼情態 極力描摹出來 ▲可笑那無知的老僕 一見趙姑老爺衣衫襤褸的回來 就百般侮辱 白眼相加 更可笑那閨中母女 一聽了老僕謊言 以為趙郎做官回來 就此謝天謝地 及見趙貧窮模樣 不覺心中氣結 口出怨言 雖趙自承做官 總是不肯相信 並謂倘真做官回來 情願跪地迎接 於是趙出外更衣 將紅袍披上 高視闊步 回得家來 母女果極地迎接 老僕更不敢抬頭 這段情節 真是繪聲繪色 妙到毫顛 試想同是一個趙生 失意回來與做官回來 前後待遇 竟然判若天淵 這雖是婦女和僕人們智識的幼稚 實在也是社會上重視做官的心理 太覺濃厚一些啊 ▲我看 這齣戲之後 就要發生一種感想來 我國是一個出名的官國 人民重視做官 從古到今 還沒有改變心理 書生赴京應試 目的全在做官 作到了官 人們都說他是顯上的陰德 就可以榮宗耀祖 光大門楣 所以回得家來 家人們都引為榮耀 喜氣盈門 否則就以為奇恥大辱了 我以為這樣的心理 須得要根本改變才好 我國國事腐敗的原因 就在人人懷一作官之心 以為除了作官之外 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作 其實一個人能夠學得一種專門學問 從事於有利社會的事業 不論立德立功立言 都可以稱得起極大的榮耀 要比

戲場閒話第二集

(六八)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作官強得多呢。況且現在仕途齷齪，達於極點，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有什麼榮耀，有什麼可喜。試看那作官的人，十個裏頭，沒有一個得到好結果的。說什麼視上的陰德，簡直是祖上的作孽，所以我要奉勸世人，別再像這似的母女和老僕一樣，總要把那「視作官的心理」根本改變才好。

逍遙津

(楊文輝)

逍遙津一劇，余以爲不妥之處甚多。逍遙津本地名也，此戲所演事實，爲曹操逼宮，而以逍遙津名之，似不妥當。不如竟呼之爲曹操逼宮，獻帝寫詔一節，口口聲聲說是血詔，而有許多伶人，竟用筆寫。穆順于午門遇曹操時，曹操口口白，未知公公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穆順口口白，說咱家來得鹵莽，大丞相海涵等語，午門既非曹府，此等客套話，可以不用。穆順死時，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語，尤爲不倫不類，不應出於穆順口中，愚意如此，不知評戲諸公以爲如何。

花溪

(舜田)

戲詞文理通順，引經論典，出自旦角口中者，胭脂虎外流花溪亦頗有可取處。劇中之任荃卿本屬才女，而其動作之嫻雅，言談之灑酒，精采處均能脫俗，非純恃一副媚態者之所能勝任也。劇中之念白，若暗遞與氏時（內監朝恩）並無高力士之勤，安全藏之忠，奸比秦之趙高，貪如漢之張讓，罪孽滔天，惡貫滿盈，我看他冰山一倒，烈焰將消，不久自身難保。

焉能遠來發兵救人）及搶白時（晉朝顧琛之母 行軍令而爲司馬 紹續之女 救劉瓛而破石崇 花木蘭代父從軍 荀灌娘圍城救困 綿散夫人智領南軍 平陽公主威鎮關西 及舜何人歟予何人歟 有爲者亦若是） 諸段念白 內著典謨銘誥之言 喻古警今 動聽已極 爲戲詞中之不多見者 惜此類戲每不常演 而演者亦每多忽視其詞句 實負編者之意 若果名角提倡注意演唱 則動聽於人 較之冶艷眩人詩作 實亦別具精采也

文 昭 關

（半俗子）

文昭關一戲雖然不甚火熾 然而是一齣着急的戲 就說臉上身上 處處得有神氣 全戲不過三個人 哭五更一場 就剩伍老哥一位 若是像泥人兒似的 唱工再不驚人 請想有什麼意思呀。▲賈洪林曾說 當年大頭演是劇 真是一個人闖滿了台 他很佩服 現在王鳳卿演唱雖不能闖滿了台 平心而論 臉上身上的神情的確不錯 就以（二輪明月）以下幾段唱兒而言 非指手畫脚粗了脖子紅了筋的 方合戲理 要是坐在椅子上 與泥捏的無異 不動聲色 舒舒服服的那們唱 大概這位伍先生的髻口兒 還許白不了哪吧

四 進 士

（楊文輝）

戲園所貼之節義廉明 卽四進士也 爲早年孫菊仙之拿手戲 近來馬連良演此 殊有可觀 惟宋士傑之妻萬氏 不應飾作青年少婦模樣 宋士傑鬚髮如銀 偌大年紀 而配以二三十歲花枝招展之女子 似不合情理 况宋士傑盜書一場 萬氏來喚睡覺 宋士傑口白 有偌大年

劇場閒話第二集

(七〇)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紀還是這樣騷興一語 可見萬氏不是少婦 當年老鄉親演時 楊桂雲飾萬氏 作五句以上之老婦人裝 類似丑婆 深合劇理 似較現在扮相為安 梨園中人 當留意焉

遊園驚夢

(愚 樵)

這齣昆戲 杜麗娘雖是正角 然而不僅唱少 抑且作派不多 只同柳夢梅携手時 稍有唱作 此戲引入入勝處 只在十二花神走燈 看着熱鬧 確與戲文無關 敝意與其看驚夢 莫如聽關學 有唱有作 妙不可言 查戲曲小說 對於作夢事很多 明皇遊月宮 莊周變蝴蝶 寶玉遇可卿 文王夢飛熊 更有黃梁巫山等夢 凡入夢者 皆遇佳境樂趣橫生也

鐵龍山

(記者)

此戲為武二花臉最不易演之戲 起霸一場 首重說白 次重架子 末打出手一場 又重武工 須三者俱備 方可出色 出場之四句白 代作身勢 為劇中極難者 其字眼亦須用氣練音 非千鎊百煉 不能見剛挺也

艷陽樓

(記者)

此戲出場 則趨重工架說白 跑馬一場 則重手脚姿勢 迨後起打 則又趨重武工 前後三種作派 為武二花臉最難之出色戲 其起打一場 與鐵龍山之起打不同 一則敏捷一則穩建

宇宙瘋之命意

(華 嶽)

此戲乃秦趙高有賢女不事胡亥 野史表明犁牛之子辟且角情事 足見蓄艾之下不乏蘭香 其

實因匹婦而傲王公 不必身出趙高之門 加以趙高在秦爲中常侍 中常侍係寺人 寺人非早
閹不能入宮 安得子已作顯官時 忽能有女 拙見不如改稱爲丞相李斯之女 較爲命意稍深
且無刺謔當年事實之弊端也

武家坡與桑園會

(記者)

武家坡及桑園會這兩齣戲 鬚生與青衣 爲二主要角色 然非唱作兩種工夫各有獨到者 演
來絕不出色 論其中情節 則小異而大同 在薛平貴及秋胡這兩個人的意思 無非要試試他
的內人 貞節不貞節 誰知王寶川及羅氏女 雖經百般調笑 終未動其春心 居然守住十幾
年的工夫 沒給自己丈夫搽了牌 不悽而今講維新尙時髦的婦女 豐衣足食 尙且不安于室
不用說夫妻相別十幾年 碰巧老爺前脚出門 隨後就許跟情人撓了鴨子 您要不信 就擦
擦眼晴看看 恐怕屈指難數吧 呀 共產未見 公妻先行 三個字批語 年頭兒

連台戲劇亟宜搜尋舊本力求完善

(江淮散人)

連台戲劇 前後關節最爲重要 非接演全本 不足振觀聽之精神 而彰善惡之果報 若只演
一節 未免使人糊裏糊塗 莫明其妙 余昔排兒女英雄傳 一共八本 每本各繫一名 演那
一節 卽知那一節戲情 正爲後來只演一節之弊 如孝感天 硃砂痣 均是四本 孝感天頭
本 八大臣隨鄭莊公公叔段爲鄭母上壽 鄭母舉杯嘆氣 因叔段尙無封地 而筵前加封 後
來母子密議 叔段謀反 青衫勸夫 小生不聽 鄭伯捉獲間諜 出兵殺段夫婦 將鄭母貶入

劇場閒話第二集

(七一)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七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冷宮 才有夢兆一節 後來穎考叔打圍 網得鴉鳥 獻與莊公 忠言感悟 掘地見母 所以謂之孝感天 如老旦小生青衫對唱一氣 就叫孝感天 真是令人糊塗不解矣 硃砂痣頭本太守上任 賊兵作亂 合家離散 守妻入尼庵 守子受人撫養 現在所演者 就是還婚認子一段 後面尙有其子赴川迎接義母 路過尼庵 守妻團圓等事 又玉杯圓一劇 柳林會後 穆投戚繼光 穆長子放鷓巡按 巡至薊州 戚繼光故以玉杯獻茶 巡按欲斬繼光 旋經說明情節 懷古合家相見 陸炳押旨 穆家封官 陸託戚爲媒 以女許穆長子爲婚 戚又託陸爲媒 以女許穆次子爲婚 (即穆成之子入繼者) 穆搖頭云 恐名分不穩 戚怒將穆痛加呵責 其責問之詞 一句一滿堂叫好 此乃末場最精神之處 這方能謂之玉杯圓 今竟無人扮演 豈不可惜 此不過略舉數齣 似此者 當不在少數 如是看來 舊戲結構完善 較新戲之警人在實有過之無不及 特演者 自爲放棄耳

中國戲人美之預言

(蘭生)

本書取材 多係本報已登過之稿件 不過擇其有藝術性或永久性者 始入選 民國十三年時本報戲場閒話欄 曾有鄙人之中國戲人美之機會一稿 當時隨便聊聊 不期五年之後 蘭芳果然赴美演劇矣 此稿原不入選 因與蘭芳赴美事 前後合映 不無所感 因特錄之如下 日前評劇家愚樵 來館委託搜尋名伶小照 詢其用意 愚樵始云 今年三月間有美國小說大家名阿文者 來京游歷 與愚樵晤面 盤桓十有餘天 因知愚樵 爲票界老手 更兼評劇有

名 當與愚樵約定 回國後與報界同志 組織一劇學週刊 專載萬國戲劇 藝業新聞 俾國人得知他國戲藝之妙 以廣見聞 前月阿君來信 已然成功 特約愚樵專任中國伶界票界戲考一事 凡所著作 皆用英語附刊照片 愚樵已將首篇作好 先言戲劇歷史大綱 計兩萬餘言 只差照像湊齊 即可交聯合會代寄 如受歡迎 每月須作兩次 據愚樵云 中國舊劇以程度論 遠勝外洋 結構穿插 字句詞藻 均極佳妙 如作者說的有神 兩人當然看着入味 近年來外國之大戲影戲 時有加入中國故事者 然形容作派全不自然 假使此種戲刊風行 將來洋人用洋語唱空城計游園驚夢 容或有之一班時下名伶 或可在華盛頓舞臺獻技 亦在意中云云 故記者認為將來華劇入美之機會 或在此歟

舊戲之亟待改良者

(蘭生)

戲劇一道 本無新舊之別 不過中外演法各異 中國以唱念作打為正宗 尤以作工為貴 無須佈景 講究以假作真 不但能形容喜怒哀歡 即時令也能傳真繪影 諸如風雲雷雨 雪地冰天 無不維妙維肖 一經指點 有如身臨其境 沒有幾年真工夫 萬不能行 較諸外國說白戲 實為不易 無如現在百事維新 多有不合現代人之眼光 亦不能墨守成規 如花臉一行 首當改良 萬不應再用硬五 臉譜雖然暗寓褒貶 實二墩也不能藍靛腦額 愚意似應改為染色 如能悉心研究 一槩分別善惡忠奸 關帝戲雖是染臉 又近於摹仿偶像 最好露出本來面目 變相之後 還要知道演者為誰 不必包公總得頂着月牙兒 才能稱他無私鐵面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七三)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赤福壽要不鈎紅三塊瓦兒，好像他就不是忠臣，且奸佞雖鈎大白臉，也不能叫他千人一面。葛登雲一定是葛登雲，嚴嵩一定是嚴嵩，惟小花臉倒可以姑仍其舊，因為居於丑行，越醜越受台下歡迎。其次應改良者，就是髯口，二尺多長的黑白滿，諱問那還怎麼喝茶，雖不能人人都帶扎，也得設法露嘴才好，不是必得唱新戲，這才敢帶鼻卡子，諸如此類，應改良的很多，可得有心人聯合一致，一個人硬要徒執己見，出場時就許不知他扮的是誰，此外尚有諸多困難，如遇掀髯起叫頭時，老守舊必以為非此不行，總之舊戲改良，實非易易，後台有識者固不乏人，惜為多數迂腐反對，以致有志難伸。

改善詞句之程度

(蘭生)

詞句不通，最為伶界之污點，即勉強通矣，而支離不恰，亦不免貽笑方家，改善詞句之方法無他，惟取不通者改之使通，不恰者改之使恰，但是文理一道，無盡無休，典謨銘誥之言，高深莫測，今日者將舊所流傳之不通者刪去，而易以所撰之新詞，不惟使其通，兼且令其恰，此則必然之理，不過中國之文字，程度迥異，深淺不同，倘驟易以深奧之文，則普通社會之中，仍舊不能了解，改如不改，過猶不及，然則對於詞句之更新，此中固大有推敲之價值，今姑舉例以證之，戲詞中之最習見最普通最首先者，莫過於甫一出門之點絳脣（俗稱點將）今即舉點將以作證，夫點將者，各戲有各戲之詞，初非煞氣沖霄之固定物也，乃台下無人注意，而念者遂亦視為敝屣，一律煞氣沖霄，甚至不發一言，余對於此點實不願虛擲腦汁，代

爲修正 倘處於萬不得已 必須加以修正者 亦不過稍加潤色 將不通者而使之通 却不再問其恰與不恰 何也 因台下太不注重此點 (字在笛內 不易聽真) 縱然盡美盡善 亦等於衣錦夜行耳 (這些地方 卽所謂改善之程度) ▲鴻鸞星之高臺點將 所有零碎小生 對之皆不發一言 其實原詞是 (位列斗旁 心香歡暢 炳靈光 燮理陰陽 跨文龍下降) 今者不但台下不知 恐演者亦未必知之 卽演者果照原文念出 亦恐聽者未必聽得真 卽果聽的真 亦未必解其意義耳 非然是 各戲點將之原詞 何嘗不急待修改 記者雖無學識 何嘗不會使之改良 假如拿胭脂虎說吧 給老生編一個 (鎮守浙西 兵黎會稽 整軍紀 禁止娼妓 要把威名立) 豈不包括一切 錯非李景讓不能使 無奈白費會子心 還是跟鴻鸞星一個樣 不但不能得好處 人家還聽不慣依其轍哪 同志諸君 凡抱有改善戲詞之理想者 不可不明「程度」二字

點絳脣之功用

(蘭生)

點絳脣爲崑腔開首之第一枝 南北曲皆習用之 西廂記之第一齣第一折 卽游藝中原 點將也 酬簡之跨立開階 亦點絳也 不過是崑曲之構造 合數曲而成一套 點絳脣之下 例用混江龍 油葫蘆 村裏逐鼓 亂彈雖不違此例 然斷無只吹不唱之理 尤無統用死詞之理 以理論之 則應各人有各人之口吻 各戲應包括各戲之事實 當初編造戲詞者 未嘗不因人制句 因事制宜 祇因無人注重此節 而演者遂亦漠然相視 時至今日 所存者不過三四枝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七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亦可哀已（最通行者 爲煞氣沖霄 其英雄戲則膂力剛強 心粗胆壯 學拳棒 愛習刀槍 要把威名闖 俗不可耐之語 亦等於碩果之存矣）▲按點將一枝 多半備武戲所用 特是一齣戲之內 不得連用兩回 此戲場所不可忽者 小樓唱戰冀州 升帳用粉蝶兒 以避前場之點將 此中大有斟酌 試以鐵龍山比之 姜維起霸 司馬師又起霸 未免近於合掌 姜維於起霸之後 所以延長時間者 恐與司馬師之抬槍帶馬重複也 編戲者於同一起霸之中 而令其兩不相犯 化板爲活之法 後人不可不知 ▲特是無論是否點將 而只吹不唱之法 究竟不奉明文 若以老規矩而言 不論何人 凡應張嘴者 必須張嘴 泗淵之觀音 最不要緊 且角中之零碎也 唐茂演此 雖點將亦一一照唱（其詞爲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勤修練 穩坐蒲團 苦把彌陀念）今者老成凋謝 再逾數年之後 此等小節目將成廣陵散矣 ▲然以大節目而言 亦仍然是應念不念 青石山之關平 非零碎之可比也 其四邊靜一枝（俗稱水底魚）應念爲奉聖命 下靈霄 腳踏祥雲 一路仙風繞 恨羣妖 罪犯天條 仗龍刀 把妖魔除掉 此原詞也 好勁 如今頭號頭的大武生 一言不發 臨到末句的時節 拉着長聲兒 只念最後之除掉二字 後來也不知道是那位 又把除掉給念成了個審調 審調……哇 好（叫好兒哪）

坐場詩

（蘭生）

詩 戲場中之所習用者也 坐場詩 言其甫經出場 剛一入座 此時未通名姓 先行念詩四

句 則謂之坐場詩 此等地方 開門見山 最爲重要 第一 須切合本人之身份 第二 須
關照本戲之事實 寥寥四句之中 須有不卽不離之妙 如今通行之詩句 支離惡劣 改不勝
改 請一一分晰言之 ▲坐場詩不但字句之優劣 大有關係 字句之長短 亦大有關係也
挑滑車之岳帥 非十一字詩 壯不起場子來 兩邊站着許多將官 當中這位主帥 偏偏是個
黑三淨臉 故爾必須得（飄杳杳旌旗影射入斗牛宮 明亮亮刀鎗遮住太陽紅 雄糾糾站着
明府上將 虎威威跨下駒戰馬如龍） 非此則精神委頓矣 ▲戰成都之四字詩 實爲創格
其所以動人者 則在將憂愁二字 連環倒用 後人若妄師其法 抄錄四句百家姓用上 則必
然難聽 由是觀之 蓋五字句與七字句兩種 則爲最通用者也 按各戲所用之坐場詩 頗有
抄錄成詩者（卽照抄名家之舊詩） 然倘能用之得宜 雖錄舊亦不爲詬病 俞伯牙念溪漢流
過碧山頭 列國時代 雖不與七絕體特是出自伯牙口中 尙無不合之處 至於後唐李克用
以胡人而賜姓爲李 並非太白之後人 乃珠簾寨所念 忽賣弄醉八仙之李白 此中太無道理
及便克用嗜酒（觀於怕老婆的人兒有酒喝可知） 亦不能如此之念念不忘也 記者對於此點
認爲應改 謹依其原轍改之爲（坐鎮沙陀數十年 紛紛草寇亂中原 長安路遠君恩斷 賊氣
未掃兩鬢斑） 愚以爲倘如此念之 則可以包括全局矣 ▲夫珠簾寨之詩雖劣 然彼係抄錄
成詩 且又關乎李姓 猶勝於八大錘 陸文龍之引子 雖只寥寥十字 然離奇光怪 吾直不
知其意何居 原文爲席賂命元堯 辜負幾時飄 到了兒怎麼講 或謂不是這十個字 那們究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七七)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七八)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竟是那十個字呢 怎麼想也想不出一個諷解來 其坐場詩則爲「香丹青綠 空山水木飄 長江波浪湧 海水似湧潮 此詩姑不論其如何費解 而於陸文龍口中念出 覺得太不合式也 我想在當初編戲的人 未嘗不是這裏頭的蟲兒 所以叫小生自己說(生長北番 最愛南朝打扮) 對於扮相上 頗知道補救斡旋 怎麼單弄這們四句詩 這……夠多洩氣呀

改 詩

(蘭生)

如今演八大鍾者 多係上等名角 此等不通之詞 誠有改正之必要 愚以爲兩句引子莫若用(年少出英豪 壯志薄雲霄) 其坐場詩可改爲(願學萬人敵 雙鎗手段高 烽烟何日掃 恨不滅南朝) 如此可以點染陸文龍 較舊詞冠冕多多矣 ▲或曰 陸文龍之坐場詩 乃是編戲者偶然偷懶 因一時不得好句 忽而抬頭 見牆上有山水一幅 上面題着這們四句 乃借用之 遂沿至如今云 記者聞此 心有所感 因記得梆子班某戲 其上場之引子爲(堂前一幅畫 禍祿壽三星) 此等口吻 令人嘔出俗水一石 然在傍苦胆的勾當實不足責 ▲坐場詩之離奇不通者 除去八大鍾 其次則屬捉放 此戲今已不大演唱 故無人注意及之(今之所唱者 乃殺呂 非捉放也 必帶過關 然後謂之捉 帶公堂然後謂之放) 陳宮上場之引子 念官居縣令 與黎民 判斷冤情 就此看來 編者非不通矣 何以坐場詩則爲頭戴烏紗鳳翅鮮 思想凱歌萬民歡 家嚴有語呼兄弟 德配汪洋水底天 哀啓上所謂語無倫次者 此之謂也 難得他各句跟各句不連 一句之內 前二字與中二字又不連 若叫吾故意作成此

局 自問殊不易易 茲改爲中牟小縣近長安 冠蓋縱橫任往還 看得功名如敝屣 深山樵牧
勝爲官 此等口吻 不但陳宮可用 卽善寶庄之白簡 亦可變換借用之矣 ▲考三國演義一
書 惟殺呂一事 最爲全書之污點 蓋敗筆中之無聊者也 後人探以編戲 尤覺不近人情
種種罅漏 苦於無從更改 呂伯奢如此富有 何以家無存饌 或曰 此老有門坎也 然則其
既有家丁 又有僕人接馬 何以必須親自行沽 或曰 恐家丁之賺錢也 然則既已將猪細綁
而曹操何以未聞猪叫 或曰 三國時之猪不會叫喚也 歷經多人之辯護 而殺呂一事 終無
情理之可通 而陳大令坐場念詩之時 已瞥候着全家投水 是誠不可思議之尤者 吾誠不解
八大鍾與捉放兩齣 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

修改捉放之坐場詩

(俠公)

捉放陳宮之坐場詩 不通已極 同好蘭生先生 業已詳言之矣 想係口傳心受者 以訛傳訛
牢深日久 致如是之離題過遠 誠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也 前與清逸居士談及 居士提筆
改正 其詞如下 教民信義孝當先 嚴禁盜風萬戶歡 爲官清正心無懼 酬報君恩對上天

八大鍾改正之引詩

(俠公)

八大鍾陸文龍上場引詩 詞句費解 蘭生已言之 友人清逸君 擬改之句較爲通順其詞如下
(上引)深藏隱豹韜 英名幾時標 (詩)中原成逐鹿 山河風雨飄 金戈爭塵滾 壯氣吞南朝

對口

(蘭生)

對口 似詩而非詩 只有兩句 故名對口 通俗言之 卽一付對子而已 或五字句 或七字句 因人而施 念詩必須坐着念 念對口則不然 出入行走之時 恐怕閉着嘴發僵 故爾弄付對子念念 不必通名姓 三國就有名 卽所以嘲對口者也 此等對口 來往稍有分別 由內而外之時(出來) 可以素念 由外而內(進去) 則須於對口之上 加以正是二字 爲人不把良心喪 枉吃白菜豆腐湯 如無正是二字冠首 則精神抬不起來 此劇場之慣例也 ▲對口一物 有兩人合念者 甲念上句 乙念下句 甚至有四句對口 四人各念一句者 惟以零碎當之 每往往馬去不念 此則不可不糾正也 四朝官上場 內中倘有一個名角 彼三人雖係碎催 亦不得不按照規矩念 就怕四個人全是零碎 上來彼此一請 把對口就算取消啦 其實至不要緊者如審刺客 他們四個人也各有專詞 卽(如今的事兒顛倒顛 當朝宰相何道安 諸君不信抬頭看 誰是忠來誰是奸) 何道安者 卽該戲之大丞相也 零碎配角 不念則可 不知道則不可 省事省慣了 只怕此後無人再提 ▲岳家庄之牛皋 向例有兩句對口 各角演此 不但字句不一樣 且五言七言不同 甚至有念轆門鼓打三更盡 夜繞鷄貅百萬兵者 昏曉不分 謬誤可恨 後有人念爲柳營春試馬 虎帳夜談兵 亦有念人行千里路 馬踏萬里山者 皆不切當時之情事 應改爲踏破金邦地 晝夜奔湯陰 似乎妥恰 ▲對口中之大毛病 是壞在本人跳出事外 忽作後人憑弔之語 殊爲不合 如青史標名姓 三國舊有名 此種言詞乃後人憑弔古人 非古人之自述也 掘地見母之詞 最爲莊雅 惟老旦口中之試看

姜國母 有子不如無 豈有自稱姜國母者哉 律以責備賢者之義 則試看姜國母一語 乃後人之追論古事 非當局之自生感慨也 特此等小疵 尙無改正之必要 不妨仍舊以存其真 惟有叭蜡廟之走邊一場 四個人每人一句詞 其第一與第三 倒有四字之重複 張桂蘭是僞裝改扮女英豪 仁杰是裝學當年將班超 關太又是僞裝改扮擒賊盜 反復而重申之 大不可必 愚以爲關太這一句 莫若改爲戮方同心擒賊盜 豈不免去相犯之嫌

詞句

(蘭生)

論戲劇中之詞句 崑腔固當首屈一指 若以亂彈比較 最好不過旦角的幾齣 如孝感天 騰脂虎 玉玲瓏 得意緣 浣花溪等劇 皆係出自一人之手 此公不但與官場反對 而且還要提倡女權 浣花溪雖是玩笑戲 其造句都要有文有典 故論任蓉卿時 彩且有斷乎而不可之說 卽唱到『你二人休得要偷寒送冷 這件事倒叫我難以爲情』實與他戲的彩且不同 只有小旦念白中有『舜何人歟 予何人歟』把歟字往往念成曰字 聽着好像不大順耳 卽以鴻鸞釀的詞句論 鴻鸞星亦應有坐場詩 原本係『瑞靄祥光繞鳳城 銀河天上渡雙星 乾坤大地氤氳氣 配合人間助五倫』而今不但念 卽便念也與原詞迥異 又如金玉奴取豆汗一場 與小生原是連貫之詞 旦角唱『我這裏煮米汗並煮麥豆 作一件陰德事漂母遺留』小生接唱『也是我命不絕紅顏相救 怎比得漢齊王千金相酬』及至豆汗喝完 應唱『一霎時腹內飽精神 抖搜 說不得貴與賤碍口失羞 走進前施一禮多謝搭救 活我命如再造感戴無休』多有

把戴字唱成戴字的 豈非笑話 孝感天能夠寫情寫景 尤非他戲所能及 如『風飄飄冷颼颼 黃昏慘淡 曾記得在生前束帶金冠』句 較諸『前面走走定國王 後面跟定兵部侍郎』相差 奚啻天淵

詛 字

(蘭生)

戲劇詞句之中 多有亥豕之詛 亦應隨時刪改 以凝滯的疑字說 內行差不多都念作疑 寧武關永遠是『敗北非因畏敵狂 慮營堂倚門疑望』盤絲洞頭段『江風 等三句也唱『猛疑醉』 甚至明明『以釋我疑』 能把釋字念成擇字 你就當冒雨而歸 真能念成冒雨而歸 御果園的頭段第三句 至今仍是『某一言冒犯推出斬』 在唱者之心理 以為是未犯一言 詎知如果一言未犯 焉有推出要斬的道理 究竟是冒是未 尚須細加審察 狠毒狠毒雖然改過 而彌衍 尚有念彌辛者 即以中州韻說 衍字也不能念作辛 考諸內行 亦多不知其出處 或謂此等 詛音 實因抄本子時 字跡模糊 以致把衍字誤認為行 由行又變為辛 此說倒似乎近理 不然徽班的六么令 怎麼與梆子班的驟馬令相合 以意揣測 必是把六字念成陸 么字誤認為是甚麼的麼 (下半截兒像) 由陸麼令才詛成驟馬令 是與不是 尚欲質諸高明

文理不通之詞句

(蘭生)

此等不通之句 以梆子班為多 觸耳皆是 不勝枚舉 徽班之造句 尚比較文雅多多矣 惟 春秋書備賢者 故記者對於徽班 首先加以商榷 欲挑揀此等不通之句 首先由四字一句者

發端 皆因四字一句者 係編者經鍾鍊而成 奈因其文理不深 一加練句的工夫 倒練得令人費解 今試舉例如下 ▲戲上問計將安在 每問何計安在 又何計又安在 四字連在一處 實係難解 轉不如妙計何在、尙有理可說也 下河東的打牙之仇 聽者每不解所謂 蓋編者引用擊賊笏之故事 謂呼延壽庭曾以牙笏擊方也 牙笏若減成一字說 只能說笏 不能說牙打牙之名詞 尤其晦暗 愚以爲不如改爲擊笏之仇尙覺近理 這打牙之仇 畢竟是個甚麼東西呢 鄧應龍對嚴退曰 有好心當獻 當獻二字 稍欠斟酌 愚以爲或改成敬獻 或改成獻上皆可 似比好心當獻明瞭些 輪到界牌關又有一句鎗挑腸外 這四個字只好依考亭之例加以註解曰 鎗挑腸外者 係用鎗把腸子挑出於肚皮之外也 好在此爲當場出彩 那武生腰中掖着一根老人頭的鄧祿普 觀者一望而知爲肚破腸出 至於他說的是否明白 却也無關緊要 然而鎗挑腸外四字 究屬費解 我想莫若改爲鎗挑肚破 似乎較爲明白些 ▲某角唱挑滑車 念了一句坐觀豈有成敗的道理 台下交頭接耳 詫以爲奇 旋與某君談及此節 始知當世之唱高寵者 不僅某人如是 窺其心理 蓋謂作官豈有成敗的道理 言其既是作官 便不應打成了敗仗 故而念作官豈有成敗的道理耳 作官坐觀 搭救大舅 這叫音同字不同

字句之錯誤

(蘭生)

戲場詞句之間 錯謬甚夥 因一句一字之累 遂令全體不通 此亟宜改正者也 敎戲通者甚少 吃了一輩子 不知道所以然 當年某童伶從某先生學藝 唱下一句是錯把鬍子當鬍毛

戲場閒話第二集

(八四)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記者聞之詫異 及翻閱原本 乃錯把虎子當狸貓也 此由於教戲者一 ▲純粹不認識字者 則仰仗口傳心授 不錯就不錯 一錯就大梨糕 然亦有雖識字而不多者 則不免以訛傳訛 象形附會 凡對於不認識的字 輒施以武斷 誰與他相似就算誰 冒字不認識 他像個冒字 咱們就念冒 御碑亭曰(他就該冒雨而歸呀) 聽戲者以為必是未雨而歸 非也 王有道之意 蓋欲其妻之冒雨而歸耳 所以下接之花旦對口 是雨是越下越大云云 頭塊頭的大老生 亦念冒雨而歸 然而不認識冒字者 亦非專由御碑亭起 大概齊凡是冒字 一律全念冒 御果園之一言冒犯推出斬 歷來唱一言冒發 喝 一言未發就往外推 這建成元吉的脾氣也太大了 啦 狠毒念狠毒 今已多數改過 惟唾手永遠是垂手 一時還改不過來 ▲夫詞句之錯悞 出在普通角色還好辦 就怕出之於超等名角之口 則從此板上定釘 即便再有通家 誰也不敢更改 蓋以成名之偉大角 直神聖不可侵犯 不拘有甚麼錯處 旁人不但不敢指 而且還得跟着他學 若果能連錯處都一並學到 那才算善於摹仿 不難從此成名矣 ▲普通之四句唱頭 只有末一句被掃 斷無只唱三句半 將第三句之上半句 改唱為念之理 某故角晚年氣力不佳 唱到第三句 簡直的唱不出來 無可奈何這才把第三句之上半句變通辦理 艷陽樓之小子們 帶馬 殷家堡之你向着他 滅着俺 此乃一時唱不上來遂改為念 此等短處 不但為通家所共認 即某在世之時 亦屢自引咎者也 後人不明此義 覺得學人者 貴於惟妙惟肖 亦步亦趨 名角之錯悞所在 我亦不可不錯 名角若有殘疾 我亦不可不殘(學劉

鴻鼻不備裝癩）成見存於寸心，斯污點不能洗去。欲矯此弊，惟仰賴成名之好角，首先改正。風行草偃，自能默化潛移。倘好角自負成名，無從善改良之必要，則諸凡謬點亦從此終古而已。

詞句應改正之一斑

（旭東）

戲雖小道，亦可移風易俗，固非僅娛樂耳目也。新戲研究匪易，暫就已有之舊戲而論，其通場詞句情節佳者固不少，而糟不可問者亦不勝數。欲求戲曲之良善，必審其情節，而正其詞句。舊戲中之詞句，有萬不足法者，而以傳自名角，故相沿日非。今試舉數處，以問諸同好。

▲四郎探母坐宮一段三眼內，有將楊字拆木易匹配良緣。譚英秀用此句，學法之，按音韻易字仍念楊，與易純粹兩音，照此唱來，豈非大謬。若唱爲『將楊字改木易』，改字比拆字活動些，似尙可牽強。當年梨園深通子意者少，原不足怪。可怪者今日之大紅大紫羊毛先生們，也就公然隨聲附和，他還說如此才能算譚派呢。▲硃砂痣勸世人一段元板，末句多唱作『作官歸林下自逍遙』，初聽之彷彿講的下去，細想逍遙二字，萬分不的家，一分家簡直講不下去。▲捉放呂奉先，怪不得四句流水板之末句，有唱貴客臨門到我家的，稍通文學者，便知不像句話。總得唱原來貴客到我家，才與上三句相合，然究不如唱江洋賊爲妙。皆因行路的，前半齣，全是江洋，猛咕叮硬裏子單唱發死轍，也不大順耳啊。▲空城計我本是臥龍崗一段，博古通今與保定乾坤顛倒，王又宸改了一回，奈聽者不懂，反說錯了。到現在沒人再改了。

戰太平元板『我主爺洪福齊天降，劉伯溫八卦也平常，早知道宋石磯顯被賊搶，你就該將

人馬四下隄防』四句 老譚有時將後二句顛倒過來唱 我想不如不顛倒爲是 大凡人說話 全有個層次 萬不能兩個人說了半天話 等人臨走現問貴姓甫甫 此是一理 雖名角一時高興 亦不足法 並不是任意吹毛求疵 毀謗好老 要學人總學人家的好處才對呢

劇詞之宜改正者

(舜田)

同好夢蘭居士 鑒於舊戲沿傳 難免訛誤 加以演者不求甚解 尤每有悖劇情 致負編者之初意 未免可惜 因編輯純粹戲評 批指其謬點 以資糾正 是舉極所贊同 因亦具有管見 披露之以待參考 當否識者諒之 ▲珠簾寨 李克用之念白中 有(太白斗酒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之句 以唐人念唐詩 先後矛盾 未免不合 近有某票友演此 改用憶昔當年 在長安 酒席筵前惹禍端等句 較之前詞 似無不可 ▲羣臣宴 曹操之唱詞中 有(三國紛紛動鎗刀 晝夜裏思想計千條)之句 其時三國鼎峙之象未成 曹操亦無唱三國紛紛動鎗刀之必要 大面賈福棠 爲淨角中人 詞句字音極尙講求 曾聆其與余叔岩合演是戲 改唱漢朝之中動鎗刀等句 似較通順 ▲御碑亭劇中詞句 以孟月華所題之詩爲最緊要 以其關於貞婦口吻 而復攸關名節 誤起王有道之嫌疑者也 普通的詩詞中 多有念爲(一宵雲雨正宣天 並赴陽台了宿緣 深感重生柳下惠 娘子好比玉嬋娟)等句者 按詩中各語 並赴陽台了宿緣等句 是月華自示其艷遇 不惟起王有道之疑心 卽聆者 亦將謂月華非貞婦矣 昨與楊蘭亭君談及 據云伊唱是劇改並赴陽台了宿緣一句 爲危坐碑亭心膽寒 而唱淑英者

應以此身好比玉真堅 七字作聯句 蓋雲雨二字 已足見疑王氏矣 近名伶亦多仿此 似亦非無見也 ▲慶頂珠蕭恩殺家一場 見頁外之時 怒罵之後 念白有好好心當獻 頁外乃卽屏退左右 安然不疑 甘爲所害 未免太愚 前經某人改爲擬在頁外白(拿下了)之時 蕭卽動手 似亦無不可 惟須多殺場中之數人而已

譚大王亦有錯誤

(蘭生)

錯誤人人皆有 何以獨沾沾於譚哉 蓋以譚生爲大王 殺爲教主 羣流所仰 後人所宗 譚一人之錯 卽天下萬世之錯 學譚者雖不敢改其錯 却不可不知其錯 更不可阿其所好 曰譚氏終身無一錯 ▲空城計城樓上之西皮 前後文理顛倒 論陰陽如反掌之下 應接博古通今 東西征南北剿之下 應接保定乾坤 此稍通文理者 所共認者也 乃譚氏悞之於先 衆人師之於後 從此聽其顛倒 牢不可拔 前年王又宸將其改正過來 而聽者報之以倒好 王氏不敢再擰 仍然又改回來 從此遂無人嘗試矣 ▲夫叫倒好者 豈真崇拜譚氏者哉 蓋觀客於如反掌之下 忽聽其接唱博古通今 唱的是第二句 竟用第六句之詞 悞認唱者爲馬前故而報以倒好 並非出於愛譚之心理 亦非絕不通文者 又宸倘富有毅力者 還是給他搬過來 ▲言前轍 與中東懷來二轍 各不相伴者也 乃譚派賣馬之詞 於四句之中 將三轍兼用之 實所創聞 (瞎了眼 好賞朋 撒個賴 兩丟開) 無奈賣馬這齣戲 的確由譚派紅起來的 怎麼會這們敲着唱 真叫人莫明其妙 ▲慶頂珠頭場李俊倪榮下船之後 桂英問蕭恩

戲場閒話第二集

(八八)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方才走的二位叔父 他是何人 蕭恩念爾問的就是他 兒呀 唱(他本是江湖一豪家 大破方蠟確有他 蟒袍玉帶不願掛 弟兄二人走天涯) 四句唱中 竟未提出李俊倪榮二人名姓 問了半天 也沒說出誰來 此等地方 固無關緊要 究竟詞句之中 不甚明瞭 且方蠟係武松單臂所擒 與李倪二人無關 不如將大破方蠟確有他 改為李俊倪榮就是他 倒覺適適

某老生八大錘之小疵

(鉢池)

數年前楊小樓與某老生演八大錘 珠聯璧合精妙無比 是日小樓特別賣力毫不偷懶 某老生嗓音清越 未嘗竭蹶 尤為難得 唯某老生於大醇中略有小疵 雖無關宏旨 然究不得不謂白璧微瑕也 當乳娘報告陸公子被擄入金邦後 王佐應問聽你之言 莫非陸大老爺還有後麼 引起乳娘昨日陣前連挑數員宋將 那就是陸公子方合劇情 而某老生於乳娘說道陸公子還在之後 復念那陸大老爺還有後無有 語氣不貫 甞床架屋 神理全失矣 又陸文龍要聽熱鬧時候 某老生答云這詢八大錘還不熱鬧麼(他伶唱斷臂說書 均有此兩句 不知何人作俑 老譚侗西園無之) 莊嚴完整之中 忽插入此等滑稽語 殊為不倫 演者對於此等地方宜不說為是 不可因博流俗人一笑 而特意加入也 隨後小樓念 說評書有規矩 唱戲的更要守規矩 蓋即謂某老生之失也 某老生為當今養生家數人才 鉢池夙所佩服 深願其臻於完美之域 故敢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為某老生告

戲劇應改良之點

(澹園)

戲劇對於導社會正風俗 功效頗偉 因而吾人亦認戲劇爲一般娛樂中之最優美方法 然戲劇中多有欠斟酌之點 僅就愚見所及 爲今世之有志改良戲劇者陳之 ▲凡諡法于人死後始定而戲中之皇帝 于報名或唱念時 多稱諡法 如伐子都之鄭莊公 渭水河之周文王 摘纓會之楚莊王 回朝之紂王等 不一而足 殊失情理 ▲翠屏山之潘巧雲 旣形容洗臉 而又滿面粉 毫未洗掉 洗罷亦不敷粉 殊與事實不合 ▲文昭關東皇公所唱之詩 係宋文公所作 以列國時人 能預知宋人之詩 太無道理 我以爲不如另編別詞 較爲妥善也 ▲宇宙鋒之趙高 口帶蒼髯 按高本宦者 史有明徵 如此化裝 太失本來面目矣 ▲佛法入中國始自漢明帝朝 而洗紗計之伍員 有(念彌陀)一語 時代相差 不知幾百年矣 此與文昭關同一錯誤 一人誤而誤及後人 不知編戲者 何以自解也 戲中凡如此等錯誤 指不勝屈 對於戲劇全體 雖無大關係 然自有識者觀之 殊足以減輕戲劇之價值 白圭之玷 何如磨去以爲得乎 世之君子 以爲如何

各種人物之自稱

(蘭生)

自稱向分兩種 一爲對台上之自稱 一爲對台下之自稱 對台上之自稱無定 或卑或傲 因人而施 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 隨地更移 不易錯誤 以壇州之岳帥而論 對衆將則自稱本帥 對岳雲則自稱爲父 對宗澤則自稱門生 祭旗時對於神靈 則又自稱信官 此對於台上之自稱 無研究之必要者 惟對於台下之自稱(卽念詩以後通名) 往往措置爲難 無法令其

恰當 或竟有根本錯誤者 欲修改亦難於措詞 待記者一一指出 以俟高明之指導焉 ▲按普通之例 官長則自稱下官 有時用本帥本鎮是也 皇上應自稱爲朕 戴章王蓋者 與不夠穿黃蟒而只穿紅蟒者 則應自稱曰孤 神仙則自稱吾神 其次則吾乃平民各視其身份年歲或卑人 或老漢 或老朽 或小老兒 或老夫 或某家 或小生 或在下 或吾 或俺 或我 或在下某人的便是 千變萬化 因人而各有不同 種類雖如此之複雜 然亦無研究改正之必要 惟獨有幾種帶「家」字兒的 我總瞧着他不大妥當 似乎得斟酌一下子才好 ▲第一五台山之五郎 自稱酒家(酒 上口念聲) 其二龍山紅門寺能仁寺等 凡和尚之畫臉者 亦統稱酒家 此大誤也 酒家二字 出於水滸 乃遼西之土語 故楊志亦自稱酒家 非以此代替貧僧二字也 乃編戲者誤會其用 因辭打山門之故 遂以魯智深一人 概括衆僧 非惟貽笑方家 且令人茫然莫解 今擬改爲吾乃 或逕稱貧僧 惟允許魯智深一人 專用酒家名義 如此則合乎事理 且合乎水滸原文矣 ▲第二 戲台上之皇后 向例自稱哀家 酒家發源於魯智深 哀家則發源於進宮之李后 李后喪夫守寡 可以哀家 其餘未寡之后 不能哀家也 乃編者不察 又誤將哀家二字 認爲本后二字代名詞 對於皇后之自稱 統冠以哀家二字 試問其夫未死 哀者何來 愚以爲皇后之通名 或直稱本宮 或逕稱吾乃 年老者亦不妨老身 惟調查其確係居孀 始准其沿用哀家二字 如此則近乎情理 而聽戲者亦可了然其事實矣 ▲酒家二家之功用 已分晰言之 尙有咱家二字 未曾論斷 按咱家之稱 向分兩種

甲爲寺人 乙爲外番公主 二者雖極不相近 然皆得自稱咱家也 內監稱咱家 不論大小 上至玉卿 下至蘇拉散差事 皆一律沿用 而探母查關之旗裝婦女 亦自稱咱家 究竟咱家之稱 爲謙爲抗 爲尊爲卑 直令人無從考證 欲求一代替之名詞而不得 且寺人雖係刑餘 究竟是男子 公主雖生長邊外 究竟是女人 何以咱家二字 男女都能通用 此理尤不可解 愚以爲番邦公主 或自稱我 或自稱本宮 留着咱家之稱 給內監專用 則眉目清楚矣 惟此等小節 與大局無關 改與不改非緊要之事 因既論及稱謂 不能不連類以指摘之 ▲且角中之自稱者 今有兩大難題 頗有研究之價值 一爲林黛玉之戲 二爲身居長輩之戲 總覺措置之至難 何也 青年婦女 凡非皇后公主者 除奴家之外 別無適用之名稱 乃今者焚稿葬花等戲 哄動一時 林黛玉出現於舞臺 不能不沿用奴家二字 惟是林也者 雖爲運司之女 而其品格與境遇 究竟與奴家不合 然欲捨却奴家二字 別求一切合身分之名稱 則又無從選覓 然則戲場之格律 蓋亦有時而窮矣 至所謂旦角之長輩者 年約在四十以上 五十以下 老旦既不夠歲數 普通旦角 又顯着太年輕 於是乃就其自稱之時判別之 今亦念老身二字 如紅樓夢之王夫人 風箏誤之謝氏 皆自稱老身 然一觀其扮相 則明明粉光脂膩 無殊於妙齡也 我以爲這些地方 老身只管老身 應於旦角的扮相上 稍示區別 或是少加花頭 或是不拍粉 而後再自稱老身不遜 至於自稱姓名之時 亦稍有研究之點 向例位份太尊者 則姓而不名 如伴鸞王桃魏王曹是也 至於漢將關 則似乎不必 一來漢將

戲場閒話第二集

(九一)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甚夥 不只關姓一人 二來生長在漢朝 不能自稱為漢將 三則卽便是個下將 爵位也不算很大 不能跟伴駕王魏王平頭 (這可是就着編戲的心理上說) 何況這漢將關三字 聽不清好像樊江關 倒不如脆脆的來個姓關名羽字雲長 有多們響亮

姓名之錯誤

(蘭生)

戲場所以代表古人 有時空中樓閣 杜撰一人以編戲者 其姓甚名誰 固無辨論之價值 愛叫甚麼叫甚麼 我輩無從判評之 (如寶蓮燈叫劉彥昌 奇冤報叫劉世昌 鐵蓮花叫劉子忠 小上墳叫劉路景 當年本無是人 東劉西劉 大可聽其自便) 至於史鑑所有之人物 戲場既扮演其人 且歷叙其人之真實事迹 倘名姓錯誤 實不能不代為指摘 以存其真 在演者積重難返 固未必捨却多年之習慣 以顧全史鑑之原文 特是真姓名 不從之則可 不知之則不可 此為伶界人格所繫 未可視為等閒者也 ▲包孝肅 向無文正之稱 此公號叫希仁 予諱孝肅 文正二字 不知何自而來 梆子班竟稱包文 或曰小包文 曰包明公 曰封府的包明公 這些地方 理宜痛改 考石玉崑所述 (卽三俠五義之鼻祖) 范仲禹乃范仲淹卽大名鼎鼎之范文正公也 宋熙寧年間 無所謂范仲禹者 明史有侍郎楊溥 並無楊波 編者讀溥為博 又將博字減筆作波 而楊波遂代替楊溥矣 宋太祖之時 楊無敵名楊業 同時秉節鉞者有潘美 二人並無仇隙 潘美亦非奸臣 戲台上為楊加一敬字者 係脫胎於徐敬業 (唐之忠臣) 至為潘加一仁字 不知其意何居 ▲至於婦女之姓氏 向不劃一 然以理論之

却亦無劃一之必要。彩旦自報門氏時，往往張王李趙，隨便亂說。小花臉唱探親，有稱陳氏者，亦有稱劉氏者，甚至有稱賈氏者，惟其女許配姜門，則不可更動。至其本人之門氏，則向無準稱，不但此也。薛仁貴之妻，二黃爲柳迎春，梆子則爲柳迎環，一人而有二名，是梆子純乎化外矣。愚以爲梆子之汾河灣，應早加改正，進窰後之改換毡帽，尤不雅觀。▲古之奇女子，史鑑與戲場雙見者，其門氏往往不傳。（史鑑上固已載明，戲場上沒工夫自述）甚爲缺陷，如李景讓之母爲鄭氏，花雲之妾爲邵氏，驪脂虎與戰太平之事蹟，戲場與史鑑完全一樣，並未攙假，惜事機匆忙，無暇表白姓氏，編戲者殆有隱憾歟。

一人而兩變其臉

（蘭生）

一人而面目不同，不僅曹操與趙匡胤也，以珠簾寨而論，固然是譚氏不願唱花臉嘍，然而受刺於裙釵之李克用，與登台較射之李克用，性格決不相同，故而一係紅臉，一係淨素，是猶之鹵莽輕讖之余千，與奮勇救主之余千，性格迥異，因之亦黑白不同，成都之嚴顏，其所以扮成花臉者，或謂係由於老生太多之故，以花臉扮嚴顏，與王累之扮成小花臉，同一道理，爲此說者，固確有見地，特是成都之嚴公，正在降順他人之後，復逼迫其舊主劉璋，故獨於此時上些顏色，其中似非無意。▲高俅之子高登，僅有艷陽樓一見，而俞振庭與俞和玉，其臉譜各有不同，俞白少黑多，俞白多黑少，俞之黑足以表示其渾拙，俞之白足以表示其兇惡，而細想高之爲人，固渾拙兇惡兼而有之者，故俞尙之畫法雖異，而皆與事實無不合也，在同

一戲場之臉譜 尚不妨各行其是 何况戲場之變更 (即另換一齣) 博望坡之張飛 與瓦口關之張飛 智愚迥異 拙巧不同 青風寨之李逵 與丁甲山之李逵 粗細亦大有出入 畫臉者倘謹守隨時變動之律 固不必以固定之格式而概括其平生也 惟此事不妨以意匠爲斷 是在有心人斟酌之 ▲考戲場之內 又有合數人而同一面孔者 究不相宜 語云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焉有二人同用一臉譜之理 查趙高嚴嵩何道安楊素葛登雲等之粉白臉 統謂之奸臣臉 不拘朝代 凡奸臣皆適用之 此爲廣義之臉譜 吾儕未便苛求 然則蔡慶與鮑似安何以二人同一結構 難得這二位都是跟前有一女 還都是名叫金花 這二位金花 又難得也是一個扮像 一樣秉性 諸位要不樂意看 休怨黃誠志 還是怨黃月山

龍套應注意張嘴

(蘭生)

龍套一行 凡坐科者都應會跑 或站門 或一字 或鑽煙筒 或倒脫靴 種種步伐 不可不講 今者此行人日見其少 又兼稱項太苦 誰也不專專去學 上來四個人 只有頭旗領道兒念完了坐場詩 應該落旗子 頭旗要是不遞肩膀兒 那三個簡直的茫然 黃鶴樓是在船上標子理應搖動 如今頭旗雖知道 因見那三個滿不懂 也就不犯費那個事了 (費事會子也不討好) 按老規矩說 龍套上場之時 應該用旗子桿自掀簾幙 沒人管給打台簾兒 好角溜嗓子 理應好好的進來 遇有合唱羣曲之時 便穿了龍套上去 當年程大老板 也會地過龍套 太師回朝 上五堂標子 老生行一律上去 所爲即是把嗓子溜開 如此看來 龍套一

行 並不下賤。至於張嘴說話 尤其算不了出奇了。▲後來各戲班人數加增 無用之輩亦日衆 於是經過幾番挑揀 才指定跑龍套之專行 好角終身不屑爲 跑慣了的一輩子升不上去 既限於龍套 彼等遂亦自暴自棄 無復振作之時矣 殊不知行當雖賤 有時亦須口吐人言 每遇前軍人馬上行 便當聲明緣故 或是有一某某擋道 或是來在某某地界 理應上口念出 叫人聽的明白 甚至一念三句五句者 (如斬黃袍等類是也) 都不可含糊混亂 而且斬黃袍等戲 非有一民女顯冤可比 法門寺之答話 可以由爲首一人担任 至於連三併五之說話 須兩人合並踰倒 同樣發言 倘若有一個口齒不清 勢必鬧出笑話 特是今之跑龍套者 以緘默不言爲本位 以偶爾說話爲特別 是難怪其含糊塗 時常予人口實也。▲按充當老板者 及後台之執事者 皆有管教龍套之權 不應聽其漫不經意 特是好角的掙項太多 龍套之掙項不足餬口 今之跑龍套者 非兼營他業不能活 夫安能望其整齊 又安能責其周備

掃頭

(蘭生)

戲場之有唱 乃脫胎於唐宋之詩 不拘七言十言 皆應唱成雙句 (或是兩句 或是四句) 其有只唱三句 而將末一句拋棄不唱者 則謂之掃頭 掃頭者 卽除去之名詞也 然而雖是除去 其原詞未嘗沒有 僅僅是掃去不唱 並非只編成三句而已 愚以爲掃頭之發源 係由於自盡之戲所起 不拘是自刎上吊 其哭頭每在第三句 而第四句則爲死後之詞 如(三魂渺渺赴幽冥)之類 惟人在已死之後 不能再說話 卽是不能再唱死後之景 故用鑼鼓掃除

戲場閒話第二集

(九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之 以求合乎情理 自與出掃頭之後 於是大家偷懶 你一條帚 我一條帚 掃的大不近人情 ▲於自盡之外 尚有第二種原因 掃的未嘗無理者 卽作工業已表明 不必再用口頭聲述是也 洪洋洞之射虎 照例唱到人來看過弓和箭 當場放箭之後 掃去末句不唱 因台下已見其放箭 故無須再唱對定猛虎放鵬翎矣 此等掃頭 亦有道理 況且又是兩個老生的唱工戲 八賢王儘可馬前 ▲輪到壇州的魂子 掃的便不大近理了 如今唱這齣戲的人 已不多見 或是把岳雲打完了一散 往往唱不到這場 卽便帶後半截 照例也是教完了鋼就下唱到我這裏脫去了黃金甲胄 末一句奉官掃 按規矩應接唱這就是撒手鋼你牢記心頭 此爲要緊之言 如今逕行掃去者 愚以爲當初一日 必然是這位魂子 誤認爲岳帥接唱 本來也是 見面之後 總是一人一句的打鉄 他心着我旣教完了鋼 岳帥再接一句就天亮了 我此時不下 等待何時 打鼓的一瞧他下去了 只好掃了轍 從此以訛傳訛 末一句遂照例歸掃 ▲諸位要知道自盡之掃頭 實有掃去之必要 假如要完完全的唱了四句之後再死 非惟神情鬆懈 且顯着死後無知 轉不如半截擱下 留些有餘不盡 其餘之掃頭皆非法律所許

戲名之怪誕

(蘭生)

在清末時代 編新戲之風氣未開 間或有一二獨出心裁者 類皆無理取鬧之事 神怪戲如斗牛宮等類 情節戲如錯中錯等類 實事戲如孽海波瀾等類 聊齋戲如義烈奇緣等戲 皆絕無價值之可言 然亦頗能藉新戲之名 號召座客 於是前後台諸大執事 頓生滑頭之念 將戲

名編成隱語 以舊充新 外行見其名稱新奇 多誤認其爲新編者 及至一經傳目 始恍然被其所愚 戲之命名 或以地點 或以事蹟 舍此二者之外 絕無憑空起名之理 如打刀捧琴 搜孤罵閻等 就其事蹟立論也 某關某山渭水河潞安州等 就其地點立論也 至憑空起名之舉 則爲罕有之創格 如崔子弑君叫作海潮珠 調寇審潘叫作清官冊 是則憑空獨立之名稱 純以意匠造之 毫無限制者矣 至若戲名之更換 固極其易易 然欲把人贖住則甚難 故近來鉤心鬥角 欲求贖的住人 勢不得不離題稍遠 且不得不從寬泛上着眼 用可東可西之語 叫你慢慢的猜去 鴻鸞禮貼今古奇觀 罵楊廣貼第一忠臣 試問這今古奇觀之戲有多少齣 第一忠臣是誰定的次序 此等大梨糕的玩藝 準能贖的住人麼 徒令人齒冷而已

截頭斷尾致與名稱不合

(子華)

戲之截頭斷尾 不勝枚舉 僅將鄙人所知微略指之 以供參考 譬以翠屏山一戲論之 今人演此 皆由潘巧雲起場 楊雄醉歸 石秀氣走 甚至殺山均行斷去 何況起首更屬罕見 緣是劇應由潘老丈患病巧雲粘香 如何還愿 致與淫僧結識後 引至家中暗渡 又被石秀識破 姦情 遂據情轉告楊雄於酒樓的數場 備行截去 憶十數年前曾有坤伶菊處演此戲之全貫 頗惹觀者動聽 今也無人演此 殊爲可惜 再若無人提倡 恐將失傳矣 再鈞金龜一劇 無論何人演之 均由老旦引子起 張義登程爲止 致張義如何辭母往鈞 康氏囑其何詞 周某如何得信 完全拋去 張義垂鈞明場既已減掉 其命名仍曰鈞龜 殊屬無理 甚至書孟津得

寶·祥符縣等名稱 更屬荒謬 然既名釣龜 則該數場亟應照演 不宜截頭 否則不如改名 爲張義別客 以便名符其實 所見如是不知然否

摺頭去尾之原始

(蘭生)

梨園諸君 切宜力矯摺頭去尾之弊 然欲矯此弊 不可不知此弊之由來 記者不敏 妄將其 原始指出 以俟高明之指正 果能逐漸改善 是亦進化之一端也 ▲自報紙評戲以來 對於 演唱不全之弊端 卽時常譏刺 匆匆十餘載 已成絮耳之談 官家對於此節 亦曾加以禁止 (連同謠報一並禁止 貼謠報子 倒是管住了 也因戲價太大 座客不受其欺 此節是以有效 至於演唱不全之弊 固非法令所及) 然至今不能改過者 其故有三 ▲第一 好角急 於搶錢 顧不了細嚼爛嚙 本來戲碼就少 不好意思跟人要大價錢 偶然有點閒工夫 自然是趕快學新的 所爲的是多添戲碼 (所爲的是多掙錢) 多俗把應唱的都學齊了 而後再逐漸找補頭尾不遲 好角志在速成 此弊遂不能去掉 ▲第二 唱到半截擱下 最足以丟人 何也 要遇見了下齣沒扮齊 或是某人沒進來 勢不得不墊上一個 在你只唱得一半 往下又是個現墊的 足見你是不會全齣 可想而知 奈目下這些好角 輕易遇不見這類事 一來是專唱大軸子 底下沒有啦 二來時間已晚 座客疲乏 巴不能夠早些打住 好出去換換清氣 好角沒碰過這個釘子 遂終身不復進取 ▲第三 近年之上等角色 頗有編造戲名之特權 而摺頭去尾之戲 竟成法律所許可 如行路訓子 乃龔雲甫之所創者 琵琶緣能仁寺悅來店

紅柳村等乃玉璫卿之所創者 弓視緣乃程艷秋之所創者 蓮花寺拿飛龍等 乃俞振庭之所創者 庚子年前未嘗有也 把本戲摘演一段 楞給他起個小名兒 彷彿這就是一齣 此爲第三原因 ▲將本戲拆出一段 錫以名而零唱者 作備於探陰山 當年劉永春以唱工見長 而全本普天樂 既不能隨便往外貼 諸角色又不能常備 於是變通辦理 剔出一大段唱兒來賣錢 就說管他叫刷判官能 又不合式 只好起個小名兒叫探陰山 此端一開 而本戲遂大半被刷難得一支胳膊半條腿 居然還有獨立之名稱 ▲能唱極大極冷的本戲 未必會極熱極泛的俗戲 好角務廣而荒 可爲浩嘆

成都王累宜改扮相

(子華)

戰成都之王累 本考生之應行 今均以丑行飾之 似不相宜 然而相沿迄今 未見有人評及乃余嗜戲成癖 每觀成都一劇 總有疑團 何也 只見王累諫劉璋之言語 以及所畫之策 最後懸髮持劍苦諫 詎料劉璋不聽 其乃斷髮墜城而死 以報劉璋平日之待遇 志出於誠 可謂忠矣 乃戲台上飾王累者 係小花臉也 殊屬有失劇理 余對於戲劇之一道本門外漢 未敢公然指摘 故爾詢諸戲界前輩 據云 成都一戲 估用考生太多 除劉璋頭路老生之外 尚有劉備孔明 趙雲馬超 均皆老生飾之 所以王累一角 打在丑行之內 再者當初排是戲時 本擬將王累飾爲老生 嗣因老生已有五人 此五人中可謂頭二三路俱全 緣小花臉無事 故以之飾王累 余聞及之 方始了然 既了然後 仍抱似乎不合 故不揣冒昧 致語梨園

戲場閒話第二集

(九九)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如演是劇 王累既是丑角應行 不妨仍以丑行飾之 惟其扮相 宜加稍改 飾此角時 不用拘臉 髻用黑三 雖是小花臉扮之 其形確似老生 以便合其身分 免於劇情不合 所見如是 不知然否

戲詞之不解

(陳祖培)

四進士一劇 久已膾炙人口 然演者殊寥寥 除富連成社偶演外 餘者或因角色不齊 故未克能演 鄙人曾聆是劇 其中詞句有不解者 如宋世傑口白中『小人當年在信陽州 當了一名刑房書吏 只因辦事傲上 被前任大老爺將小人的書吏斥革 那時小人到上蔡縣催討帳目 就住在楊素真的家內 那時楊素真才般長般大 (不解者一) 他父將他拜在小人跟前 作為乾女 他既是小人的乾女 小人即是他的乾父 又道是親不得不顧 不是親不能相顧 不是麥子不沾泥』(不解者二) 此二語 鄙人實係不解 尙乞海內方家示知

徐策修書宜坐旁座

(俠公)

舉鼎觀畫 戲名無理已極 明明是兩個石獅子 硬說是鼎 祖先影 指圖則可 謂畫則不可 廣東戲名舉獅觀圖 似乎較有情理 ▲圖影既設在祖先堂 撤去影時 老生小生未換場 此屋仍是祖先堂無疑 以理考之 老生修書 宜坐旁座 不得在懸影之正中坐 多年之誤點 不知由何名人改正 拭目以待

念白戲漸要失傳

(吳濟泉)

梨園的好老 講究唱念做打 這四樣之內 惟念白戲最難 以唱工說 祇要有條嗓子 台下就能捧 那怕一個乍出台的小孩兒 也能唱一氣 說到做工 可就難啦 非有些年苦工夫 不能擅合身分 而一切口白必得清楚 如盜宗卷 清官冊 審頭 胭脂褶 其中雖也有唱 可是小孩兒決不成 要說講三字經一齣 大概除了已故吳連奎 現在馬連良外 還許沒人唱 啦 如一捧雪宮門帶 劉景然雖唱 可沒見過大軸子 然而他們若不唱 恐怕以後還沒人學了呢 這不過是生行念白 論花臉行如法門寺忠孝全審七長亭 現在除了郝壽臣侯喜瑞之外 唱不動的也是居多 再說開口跳 是最講口白 自德子杰(卽麻德子)去世 就剩了王長林父子 傅小山雖好 可惜嗓音失潤 誠爲美中不足 可見念白一層 比較唱工實不容易

硬裏子

(愚樵)

戲房配角 謂之裏子 亦如華麗衣服 全仗好衣裏陪趁(單與皮不算) 夫硬裏子者 善與好角配戲 格外加添精彩 故云好角易找 硬裏子難尋 既要捧角得好 又得顧及自己名聲 苟非能耐寬廣 戲藝精通者 難成硬裏子之名 昔之大李五賈洪林沈三元馮金壽汪金麟 今之張春彥錢金福 皆硬裏子中之錚錚者 就連姚玉芙 何嘗不是梅蘭芳的裏子呢 人才難得 劇界應焉 莫說好老 就便區區配角 求如春彥洪林者 此刻還有幾人 梨園氣數向隨世運轉移 信不誣也 官界商界 除有數的幾位萬能大老外 求如後台裏子 能幫大老 作點漂亮公事者 實在乏人 只知迎和上意 得過且過 是其特能 焉有扶助上峯 行點德政的才

戲場閒話第二集

(1011)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幹 雖居硬裏子地位，確無硬裏子真才。反不如後台硬裏子。名符其實。受之無愧。言念及此。不禁爲內外行裏子嘆。更不禁爲戲運國運嘆。

調門兒

(東亞戲迷)

梨園行的老規矩。調門兒都得不差上下。無論生旦淨末丑。大致也無非就在正工。至高過不去乙字調。除平板照例是六字調。其餘不准任意低昂。正爲行家同台唱戲。誰也不能要誰的好看兒。只求場上不抖漏了。大小角兒都要爭錢養家。所以梆子班直到如今。依然還是死甯眼兒。那怕就是夠不上。湊合著也得敷衍下來。二黃班當初也是一樣。雖不能用甯眼兒管著。一齣戲也不能偏調門兒。後來因爲旦角場中。又不能不派他唱正戲。論身分彼此都相等。當場面的焉能不捧他。就拿一齣硃砂痣說。旦角兒接唱萬不能落調。無奈嗓音相差太遠。不得已只好另起個垛頭。其實一共四句正板。何必總得費那個事。就因爲戲份兒跟老牛平等。不如是彷彿不算好角兒。近來唱戲不諱調門兒。最是一件可喜的事。只要靠架兒把子玲瓏。多矮的嗓子一樣歡迎。軟巾子唐帽就算提不到。打念作能夠有兩下子。唱工那節算是饒頭。後學者僅知研究武工。誰還滿處去喊嗓子。能打個一百單八槍。走遍中國都是好角兒。

老開蒙戲不適於今

(東亞戲迷)

進宮爲生旦淨開蒙戲。故上場時皆有人引導而出。(如宮女徐小姐四公子者是)又恐空手無著。故令其各執一物。(如喜神牙笏銅錘者是)所唱之調。亦只求字正腔圓。喉音不夠工字。

調 萬不能唱 而且都得會總本 詞句也能隨便增添 先得了的下這齣來 才能再學別的戲 比進宮再稍微難一點兒的 就得說是天水關 因為內中有二黃 有西皮 有正板 有原板 有散板 有快板 連倒板前後都是兩個 還要分出二黃西皮 難者即是五雷陣 連唱帶念 其唱法亦不准油調滑腔 以上皆為學戲之根底 絲毫不容僭越 玩笑且要是不會三打（打刀打籠 打麵缸）決計算不了純粹內行 不想降至而今 如上述各戲 都等於消滅 日昨詢諸內行老友 據說萬不能以這路戲開蒙 因為腔調過於板滯 學出來費力不討好 初學者向以先入為主 再改可就費了周折 奎派腔兒而今本不興時 一改索性倒兩不估啦 莫若先由馬鞍山學起 跟著再學戰蒲關 紮靠先來 鞠汜水關 唱工鬧齣斷密湖 那怕就會一齣鬧府 也比天水關掙的多 鄙人至此才恍然大悟 是耶否耶 尙欲質諸高明

唱戲不必論家學

（東亞戲迷）

唱戲一事 並不在乎家學淵源 須有確實迎人的本領 即以現在的九陣風而論 外行誰知道他父親是誰 雖在四喜班多年 不過忠厚老實而已 高慶奎實為後起的名角 高四保又何曾掙過大錢 卽戲界大王譚鑫培 上輩也並沒多大名望 何況又是老旦行 與武生老生並沒關係 除去余叔岩 梅蘭芳 時慧寶 楊寶忠 為名角之後 其餘實在不甚記憶 許德義雖係名角的後人 許蔭棠又非純粹內行 足見家學淵源這句話 萬不可靠 譚富英要不入富連成小培焉能坐享其成 諸如傅小山 小翠花 尙小雲 馬連良 馬富祿等 誰也不是內行子弟

而今或文或武 或生或旦 皆能獨樹一幟 雖然 也不能一概而論 王鳳卿之子王幼卿 亦係內行之後裔 其裝樣之秀麗 唱工之活動 嗓音之清脆 腔調之變化 實有他人所不及者 前聽其唱了段六月雪 通身不與舊腔雷同 記得前些年 幼卿初次在中和園登台 頭天演女起解 (西皮二黃反二黃) 扮相又與青鬃子不同 當初打砲要唱落園 所謂預防新角怵場 用風旗領到台上一坐 甚麼身段也用不着 現在人心較前開化 所學也比從前進步 所以只求漂亮 不必担新角怵場 且起解一齣 比落園實不易唱 落園宮裝不露手 即不活動亦可藏拙 起解只要一摘柳 兩手立刻無處放 雖有一根拐棍兒 那隻手仍然沒地方擱 以之打砲 非有實地研究不可 若僅憑乃父指導 至好不過就是成都

票友登台之不易

(東亞戲迷)

中國戲劇發明最早 對於人的感化力 亦至大至深 不必說甚麼懲奸誅佞 福善禍淫 直接可以維持風化 即吾人幼稚時 何嘗不喜棍棒刀槍 雖不懂得崑弋皮黃 而北調南腔 亦無非學唱 走着道兒甩袖子 未嘗不是叫頭使然 剛一學會拿筆 必要學畫黃天籟 足見舊戲魔力之大 不僅在於輔佐有傷 故一般青年子弟 多有耽耽於此道者 詎知一上戲臺 較煙癮更為難除 初學並不知其深奧 以為粉墨登場 隨便可以演唱 及至身臨其境 始知個中之難 無論生旦淨末丑 必須私下排演純熟 才敢登台獻技 不想甫經扮好 當時就能起尊 (即心亂發慌) 由頭上至脚下 沒有一處好受的 冬天是冷 夏天是熱 不待唱已經力盡筋

疲多咱一聽說場上完了，立刻就能起肝火，分明能唱工字調，六字調還要矮矮兒的，只要一揪台簾兒，就像綁著棉花套子一樣，連熟人都看不見，個個能夠掛上鈴嚕，無如既然出了場，只好我就豁出去吧，就說當時那份難受，直說不出心裏是怎們個勁兒來，能夠聽出胡琴的調門兒，就算不錯，真有當時打哈昏，連調門兒全都找不着，雖沒見過死鬼扛枷，敢情這就叫活人受罪，就盼着場面上一起尾聲，阿彌陀佛可算完了，以上所說，還算是位知羞的票友，倘有不明此理者，公然就敢瞪着眼瞞，他總說不跟誰要甚麼，（要甚麼也得有人給呀）無非太爺高樂，手脚全都沒地方兒，還疑惑台下看不出來，穿上蟒能夠伸不出手來，玉帶往往垂在背後，他還說是不拘形跡，何必一定要學內行，此等人不但不知羞，而且還是習氣太大，誰要一說他不對，當時就能碰他個釘子，諸葛亮會變成荷珠配的鸚鵡，聽戲還能有個不樂，別看是一種消遣的玩藝兒，工夫不到就叫不行。

■ 角色的能耐與運氣談

（東亞戲迷）

戲班內角色之紅，不在技藝之精，要在能合時尙，六十年前的好角色，擱在而今就許不行，不過提起來有這們個人，準能叫座兒恐怕未必，即如大名鼎鼎的張子英（即二奎）也不過一個許蔭棠，朱大麻子、倪奎等，就不如穆鳳山的魔力大，且角如松林、胡喜祿，亦未必跟的上桂鳳、紫雲、老旦行的德四、梅竹軒、馮能比的了龔雲甫、丑行黃三雄、劉趕三，也唱不過羅壽山，要論能耐，固然得說老角色，因為生不逢時，所以掙不了多少錢，譚鑫培雖然名重當

戲場閒話第二集

(二〇六)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時 還得夠的着工字調 假使不到六字調 也未必能夠享大名 論到真有能耐的 倒也很有幾位 生行如王福壽 賈利川 馮金壽 馮瑞祥 大季五 旦行李寶琴 李麗秋 龐福官兒 孔元福 孫雙玉 張志權 趙寶林(後改小花臉) 淨行方洪順 劉明允 何通海 屈大個兒 丑行宋萬泰 陸大肚 楊元兒 紫城 化虎兒 老旦行金子 周玉 蘇孺子 熊連喜 小生 陸小芬(青衣所改) 陸杏林 鮑老黑諸人 皆有一技之長 其所以不能爭大錢者 一則由於時代不同 二則臉上不帶戲 在私底下怎麼個樣兒 上台依然還是他 此等人若使其教戲 可稱是純粹的好老 青年後生一經指示 敢保就能大紅其紅 所差者就在一副面孔 因為少年人勇於進化 故較老人多受歡迎

戲劇瑣談

(文馬)

長板坡為靠背武生吃力之戲 演者第一須身材雄偉 第二須儀度英武 第三須武工整練 第四須唱念豪放 臻乎此 便可將趙四將軍神威摹畫出來 楊月樓為此劇第一唱手 惜余生也 晚 未得聆觀佳作 俞毛包余雖曾觀其演此 然揆隔將及十載 彼時尚在總角 不復記憶其優長之點 第觀其遺像 神氣充足 亦可想像當年矣 近今自當推小樓為第一 無庸余贊 然求其次 不染外江習氣尙守正軌者 只俞振亭而已 今日之俞不如楊 亦猶昔日之老俞不如老楊 惟俞楊雖為同派 然亦稍有不同之處 卽廳夫人投井之後 小樓推牆填井 只用幾個式子 並無撲燈蛾一段 (卽五字一句之詞) 振亭則有之 又小樓讀寶劍名 曰青虹 虹

作紅音 振亭則作剛音 按青虹爲寶劍名 曾見滕王閣序 (紫電青虹 王將軍之武庫) 讀紅音者是 讀剛音者謬也 又俞演至得寶劍之後 必由龍套持秫桿之槍出 用劍亂砍 劈柴飛如蛺蝶 楊則無此舉 ▲郭仲銜爲京華望族 曾任官醫院醫官 以戲迷下海 嗓音寬大 惟作派板滯 板眼欠工 故未能得座客歡迎 然人緣極好 故入內行 未及一載 卽爲漢口合記大舞臺之副經理 苟勉力追求 汪派可多一門弟子矣 ▲近自第一樓有清音二黃票 而馬叫天之名 遂以大噪 馬叫天字振卿 一落魄之在旗者也 琴譚多自剽竊而來 並無實授 然天姿聰敏 故尙可仿其皮毛 惟嗓音太小 習氣甚深 終不過茶樓之台柱而已 惟其琴師必以譚二(鑫培次子) 譚二亦尊隨彼所演之劇 在馬則可沾譚味則愈馨 在譚而伺候姓馬之叫天 余則以爲殊勿值得 ▲當年何桂山演嫁妹火判等劇 向有噴火之舉 至今未見有人能爲 大約此技已絕 觀侯益隆演此 亦將此作減去 可知行之匪易也 ▲田桂鳳爲過時之名旦 其作工細膩 實足令人佩服 每演烏龍院 至測意之時 其座位恒令檢場者 連挪數次 未仍自置適處地位而後止 一絲不苟之情 可見一斑 殺惜一場 宋江匆匆走後 落下招文袋 被園拾起 其時按戲情 天甫破曉 田必倚身作靠窗式 而以手比推開窗幕 目遠細觀 以作出天色半明半昧之情 又讀曰晁晁……蓋…… 形容不多識字之婦人 如活畫 其餘優點極多 此路舉其端也 ▲故伶汪笑儂 嗓音狹而暗 唱工不能列於最優固矣 然頗善用 故如哭祖廟七段反調 句以百數計 亦能始終不懈 深堪佩服 且該伶學富才長 能詩善文 是

以其所撰戲詞 實多非通常詞句所能及者 如馬前潑水出場西元一段 中有彤雲密布風蓋頂
菊 數崔罪時之二六中 有實指望夫妻和睦 夫倡婦隨 宜室更宜家 我本是一介寒儒窮措
大 都只爲家徒四壁 囊空如洗 手中無錢花云云等句 皆雅而晰明 爲亂彈詞句中之罕見
又哭祖廟 坐場詩有腰懸三尺青鋒劍 夜作龍吟虎嘯聲 可謂亂彈中空前之詩詞 其最淺鮮
易判其優者 卽爲跪在劉後主前唱之二六 第一句爲未曾開言淚難忍 按此句旣忍字押脚
轍爲人臣 通俗之詞 第二句必爲尊聲父皇聽分明無疑 而在撰之詞則不用聽分明 而爲龍
耳聽 旣覺新穎亦較舊詞易解 (舊詞之聽分明聽開懷等 頗爲費解) 其反調中由漢高祖創
業 至後主投降鄧艾止 詳叙歷代創業艱難 變相一部漢史 非無學術者可爲也 ▲交印賜
字一劇 近某票房及富連成均演唱多次 余聆某票房諸君演此者屢矣 飾岳飛者爲某君 將
詞中馬逢伯樂之樂字 念成岳音 實不敢文飾其謬 蓋伯樂之樂 應讀如勞 或作博勞(見
廣韻)讀成洛音 已是俗念 今竟讀成岳音 豈非大誤 按某君爲老票友 且爲文學家 何
一字之微 而未加以考認也 ▲數年前城南遊藝園之新劇 非無情無理強拚亂湊者 卽將舊
劇偷襲改名換姓者 (如下河南改爲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是) 且戲名離奇 別字連篇 如色迷
偉人繪真記(繪應作會) 等是也 ▲余叔岩 近日聲價日高 余則以爲技藝 尙未到爐火純
青之時 前在三慶觀其狀元譜一劇 數大官罪時 白 想當初我那兄嫂 染病在床 將我二
老喚至床前(中路) 那大官少爹無娘 你二老要好生看待云云 前句二老是叔對侄 語氣尙

可。後句二老則兄對弟。語氣殊未見安也。▲富連成之小生道白。均用本嗓。不可何故。甚或唱時。亦有用本嗓者。豈童子唱小生。大喚易。而用小嗓難耶。真莫測教師之心理也。▲火神廟鈞天遺響票房。在瓜市大街。票友多已年近花甲。老氣橫秋。別具風味。且研究崑曲者。頗不乏人。中以施君菊五。孫君端村。趙君子衡。爲該票房之錚錚者。前在某處聆該票房清音鎮壇州一劇。聞鬚生爲孫君。小生爲趙君。唱念各極其妙。洵近日票友中之模範也。▲楊小樓爲模範武生。久爲世所公認。余爲崇揚之熱心者。然每觀五人義一劇。則每爲之情且憂。蓋以儒雅大方之楊小樓。而飾暴躁蠻橫之十三太保。譬如文人挑蕪。宜乎不類。深願後勿爲此。以累身價也。（按此與韓世昌演醫卜爭強。同一吃力不討好也。）▲時慧寶。嗓音蒼老。做工放蕩不羈。似孫菊仙而非。上天台硃砂痣。換子柴桑口等劇。均其得意之作。惟戲迷傳一劇。予則甚願時不必演唱。因此類劇。純係童伶及外江派伶人之冤人戲也。况時伶於唱二本時。當場書寫成語四字。尤於彼具之二藝。兩有所損。按時伶書法魏碑。識者賞之。然惜墨如金。未肯輕爲人書。而於戲迷傳中書之。殊損書法價值。而於戲情亦頗背謬。故予謂二藝兩有所損也。▲借趙雲爲鬚生。小生念做兩工之劇。必須將劉備之愛材欣逢良材。趙雲之求主幸遇英主之情。描寫出來。方爲能者。行路猜測英雄。白口尤爲不易。近日內行演者寥寥。惟有時用乏角作墊戲而已。▲王又宸唱工清柔。做工稍嫌鬆懈。奇冤報連營築諸劇。均可列優等。斬子雖顯氣單。然派頭純法乃岳。非譚劉兩混者可比。如西皮倒板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

劉派高抬 譚派則用平腔 又第二句西皮三眼 見老娘 譚派下有腔 劉則無之 王均能守譚氏規模 甚爲可取 惟近染外江習氣 演唱三本金錢豹 可謂自累身價 前有人謂其在滬會唱紡棉花 余尙爲之辯護 今觀演此 又證非誣 深願又宸改過爲妙

票友之今昔比較

(文馬)

邇來票房林立 造成票友 全都可以千百計 然今之票友 與昔之票友相較 其行正規模 迥有不相同者 試畢其說如次 ▲(一)昔日票友向係彼此研究 後進請教先進 拜內行爲師受業者 實不多見 良以玩票 不過閑中遣興 消磨歲月 猶之測謎博奕而已 既不爲業成換錢 自無須投師學藝 聆馬上綠劇中醜丫嬾有言 你也有師傅 (指樊梨花) 你也有師傅 (指薛金蓮) 我是票友云云 可證余言之不謬 近者票友 不但對內行 大磕其頭 不以爲恥 且常自矜於人曰 我有師傅 可謂所見大錯 故伶劉春喜 弟子最多 皆係遊手好閒之青年 彼雖受人之拜忝居人師 然彼看金錢面上尙稍加指點 餘則隨之當當碎催 豈非冤事 有刻薄者謂彼爲通天教主 雖謔而近虐 然侮實自召 是以管見 以爲票友 大可不必拜內行爲師也 ▲(二)舊日票房中票友 無不入伶人者 謂一種之習慣可謂一種之規矩亦無不可 現今票房 無內行雜於其中者 殊屬鮮見 蓋一般立票房人之心理 以有內行加入其間爲榮 且欲於盤桓之中 可以偷襲內行之技藝 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 內行往往能於票友中 竊取其術 如某歲周瑞安入薛家灣之某票房 該票願以爲足以彰誇票友界 實則周伶意

欲與票友范某有所討教。又如余叔岩自民國五六年間，列名春陽友會，在浙慈館演唱。一方既可借地排演，調養嗓音，一方藉此可得京華人士之贊許，苟無春陽友會爲之接濟，恐余伶未必能有今日之盛名也。▲(三)從前票友，向不受請局者之錢財，尊品行也。聞早年票友應局自帶湯壺，茶水不擾，餐時或由把頭，或由承頭，出資請在飯館食用，其後則只受請局者之飲食，及挑籠之費，然此外則無他花項。近來票友守舊規者，固不乏人，而索要請局者之錢財者可分爲兩種。(甲)使黑杵，此種皆係窮苦票友，而請局者且賴之圖利。(如近日之各茶樓，所約之票友，不得不於錢財上，稍爲接濟，以免中途撒手，致有碍營業)。(乙)取車馬及場面費，此種則皆爲有財勢之票友所創，嚴格而論，耗財買臉，此類花費，實應自掏腰包。方名實相符。聞王君直某次唱清音，場面費竟開請局者數十元，似與票友之規矩，不無相背之嫌也。▲(四)伶界有戲碼之說，戲碼者何？唱角之優劣，而判出場之先後者也。票友既屬取樂，則在票房本身，卽不能定其優劣，而今日各票房走局演唱，無論彩唱清音，訂其次序，無異戲園後台，票友亦時因戲碼之先後而有爭執之舉。在早年票房，於演唱時，先寫欲演之戲名於戲規後，再由制戲者分配各票友，如某戲先派某人，而某人有事或他種情形不能演唱，卽可以別者代之。今則無此等事，戲有專角，蓋守戲界不貼謊報之規則也。▲按近日票房雖新舊皆有，能守舊日規模者，已屬鳳毛麟角，深願票友諸君，有以挽救，總之票友與優伶性質根本既已不同，不容相混，質諸高明，以爲如何。

齊姜醉遣之小疵

(蘭生)

齊姜醉遣 晉公子一事 見於左傳 初非無稽之談 誠烈女傳中最有價值者也 以齊姜之雄心卓識 從未編成戲曲 致婦孺不知其人 平心思之 殊爲缺憾 今得高慶奎王幼卿二人演之於舞台之上 可謂善於採取資料 善於表揚古人者 齊姜有靈 能勿感慰 推內中穿插有三項不甚妥協 因特爲指出 以待大雅之參酌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一)子犯係晉文之娘舅 姑無論彼時在出亡之際 卽歸國卽位之後 亦不能廢娘舅之親 今該戲對於甥舅一項 一字未提 專論君臣 似乎不合於情勢 (彼時周天子對於齊侯禮節上雖是君臣 口頭上還叫舅舅呢 何況重耳) 第二齊姜對於夫婿 固然看出他有人君之度 所以才勸他回國 但是重耳有特別的貴相 齊姜不能不知 既要知道就必須當場說破 蓋重耳之兩腋 乃係整骨頭 並不是一根一根的脅條 左傳昌(曹文公聞其駢骨欲觀其裸)是也 今齊姜口中並未道及此節 似乎遺漏 第三編戲之要素 一則不可拋棄本來之事實 二則不可不照應戲場之統系 在戲言戲 故統系尤爲要圖 查重耳其人 除新編者之外 尙有焚棉山一劇爲社會所習知 卽介之推割股奉君 亦爲普通之人所知 今該劇有柳林閒話一場 並未點出介公割股一事以照應棉山 反到談些客套閒言 是猶之訴訟開庭 有要證而不知舉也 此節亦近於遺漏 然漸舊各戲之內 若如此之吹毛求疵 似乎不勝其煩 惟各戲之疵累正多 殊無吹求之價值也 今此劇爲高尚之戲 高王二伶又爲優秀份子 當然用嚴格的評論 未識方家以爲如何

紫靠

(半俗子)

箭袖馬褂的戲，必須圍着一點胳膊，取其雄壯之意。紫靠自是更應當的了。然而唱慣紫靠者，再演文戲時，稍一不慎，即有一團合氣之誚，故對於取瘦姿勢者，亦應是時注意也。▲靠之形狀，普通者原無可論，惟小樓演別姬之黑靠，甚為別緻，其後頁似一整大之屁股，是其不同之點。(普通者分為三頁)余曾聞昔清內庭戲箱中，有老旦靠，如探母斬子胭脂虎樊江關等戲之老旦，均應着之。至于今日，或因年久失傳，或係外間並無此物，則不得知也。按老旦靠一物，實在可有可無，想扮像亦不能好看，論之於理，老太太斷不能臨陣去打仗，至於解糧押旨，大可不必穿靠，余因此談，殊為新穎，故特誌之。

能唱不如能作

(東亞戲迷)

唱戲第一要有作工，無論那行，都得臉上有戲，臉上一個作不出來，甚麼好戲也不用想，傳神即俗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而且喜怒哀思悲恐驚，都形於顏色，設若上去是個他，下來還是個他，這輩子也不用想享的了大名，即便能唱，也不過惹一個平淡無奇，決難出類拔萃。當年老生行的李順亭，可謂文武不擋，惜乎作工稍差，而名望就不及老譚，所以說作工關係很大，謂予不信，可以在像片兒上細留神，即以第一集戲場閒話說吧，簪首有譚鑫培的探母，俞潤仙的長板坡，田際雲的斗牛宮，羅壽山的探親，臉上各有各的神色，只好像生前在場上一樣，足見連照像時都不肯鬆懈，不愧為名角兒，照像雖非當場可比，本人兒也得直呼直令

而且還要表明是那場 決不能夠隨便亂來 以故印在紙上 才能像戲 照像時要加以作工 無論扮誰也是本人兒 譬如不會唱戲的人 硬要給他扮上 照出來准保不好看 就便給他擺好了架子 由臉上就能看的出來 (外行) 田際雲雖是內行人 無奈他最不喜扮上戲照像 要照也無非貼兩塊片子 腦門子上勒個珠條兒 連大頭都不肯梳 形頭本就不時興 外帶着連鬚都不綁 不但臉上不作神氣 更不問照的是那一齣 隨便一站 那焉能像戲 所以傳流至今 依然還是田際雲 不信可以跟送報的要一本看看 好在不自貴 並非際雲不會作戲 實因照像時出於勉強 故而誠心大大咧咧

說義務戲

(東亞戲迷)

現在各處義務戲 接二連三 大有應付不暇之勢 一般倡辦公益的諸君 都認為戲劇可以招人 故不惜犧牲自己的金錢 預為墊辦 爭說吃知請客 所費已屬不貲 至其借用地點 場內一切布置 尤非旦夕所以就範 論到刷印戲單門票 車錢等等 亦非現款不行 迨至開會時 已然跑的筋疲力盡 即便就是不遇風雨 亦未必准能賣的進來 因為好角兒雖容易賣錢 赶上巧當兒實不易約請 本人雖是純粹義務 難道說還不開開腦門兒嗎 普通角色雖然較輕 號召力似又稍覺薄弱 雖然易於約請 闖人兒又不大甚歡迎 兩下裏這們一擠 勢必高不成 低不就 好角戲平常人是聽不起 普通角闖人兒又不愛聽 等到臨完了一核計 往往真有賠賬的 演義務戲原為籌款起見 不想一個急倒變成兩個急 不知北平人現已窮到極處 誰還

有錢維持公益 明知確是慈善事業 無如自顧尙且 不暇 只好徒嘆奈何 闖人兒有的是各戲園 愛聽戲隨時都可以去 要叫他去維持慈善公益 也不能說是絕對不行 不過衝着發起人的面子 維持兩張票 要望他自動的發於熱心 也無非百分之二三 幾塊錢就能買個包廂 何必單聽義務戲 如果要是梨園全體 或者還許有此熱心 否則無非出於勉強 所以現在的義務戲 往後一天不如一天

戲班之今昔觀

(東亞戲迷)

舊日戲班一切規模 必求簡單 那們大的一班子戲 一共才六個箱口 至到大衣二衣 旗包把匣 都講究裝個嚴上嚴 所以箱板架杆兒 都是臨時現上 別看擺開了一大片 收藏起來並沒有多少東西 不但戲箱用皮包 而且箱蓋還要緹緘背兒 所為走在中途遇雨時 形頭不能被水溼濕 除去盔頭用圓籠 其餘都是大扔大擲 既不怕摔 又不怕碰 決沒有甚麼意外損失 活轉兒時代 頭天過箱 互相挪移 極其省事 後台的形勢雖不一樣 各箱口兒都有死規矩 梳頭桌都在寬闊地方 大二衣都在僻靜處所 盔頭箱差不多都緊靠外首 彩匣必堆着溺尿窩子 (所為勾着臉撒溺容易) 旗包把子照例在後場 真得說是有條不紊 論到場上的小切末兒 得怎麼變通就怎麼變通 決不能一來一拿錢做 舉鼎觀畫的玉石獅子 不過用水旗包兩個包兒 再扣上兩個線子帽 就能搪塞 用箱板椅披勒上根線子 就能當作瑤琴 挺大的武生唱白水灘 也不過挑兩個椅披而已 戰蒲關的二夫人上場 也無非用官中的木盤

劇場閒話第二集

(二一五)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香爐 所以然者 聽的是戲 並不在這些小節上注重 好比意到筆不到 無須過事吹求 宜乎彼時的戲價賤 本錢可也下的不大 而今這一改良進化 可以算得窮奢華 連形頭帶佈景 恨不能像搬家的一樣 進化固然是進化 其如經濟何 不僅於聽戲的聽不起 連唱戲也快唱不起啦 前後一比較 焉能處長

慈禧觀戲之癖

(記者)

慈禧性喜觀戲 初猶逢慶典爲之 繼居園中 定爲翫望演戲之例 後乃每遇與之所至 輒登場矣 始猶僅令昇平署太監任奉 繼則外間優伶 稍有聲譽者 悉數傳召矣 始猶僅演上古神怪等戲 以娛耳目 繼則市井猥鄙之事 靡不登諸齣齣矣 名伶若蕊菊仙譚叫天等 均爲太后所賞識 賞賜動以千計 且給三四品之頭銜 賜門籍 得出入禁門 譚伶賣馬一齣 太后尤爲激賞 嘗於一日中 令其復演至三次 譚伶自高身價 幾於此曲祇應天上有矣 按同治初元 慈禧初平載垣端華肅順之難 出危險而康莊 初次秉政 方敏慎小心 冀博名譽之時 卽以好聽戲聞 當時御史賈鐸諫奏 卽有風聞內務府太監演戲 將庫存進貢緞疋裁作戲衣 每演一日 賞費幾至千金等語 曾奉懿旨辨明 以爲方今各省軍務未平 百姓瘡痍滿目 庫幣支絀 國用不充 先皇帝山陵未安 梓宮在殯 輿言及此 隱慟實殷 又何至有如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 况庫存銀緞 有數可稽 非奏准不能擅動 此事可斷其必無 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 外間傳聞必非無因 難保無不肖太監等人 假名在外招搖 亦不可不防其漸云云

不意至清末數年間 變本加厲 堂堂王公竟登台串演戲劇 使賈鐸見之不知當作何語矣

神彈子李五

(記者)

神彈子李五 固然是黃天霸的死黨 但他的心術 頗不光明磊落 專一作漢奸 在兩頭使小意思 惡虎村一役 武天球已被黃天霸金鏢打死 只剩濮天鵬一人奮勇力戰 這李五不作人情 暗施一彈 將濮天鵬打倒 於是惡虎村兩位豪傑 同時斃命於暗器之下 殷家堡一役 李五本是殷洪的心腹人 乃暗地納款于天霸 殷洪遂被其所欺 束手被擒 似這樣人 真不亞如毒蛇猛獸 可謂是絕對的陰謀家

關於戲之古蹟

(夏溥濟)

▲韓世忠擊敗金兀朮之黃天蕩 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北四十里 (黃天蕩 娘子軍) ▲浣紗女飯伍子胥處 在今江蘇鎮江溧陽縣南五里之投金灘 (文昭關 浣紗計) ▲馬嵬坡 在今陝西興平縣二十五里 (太真外傳) ▲朱仙鎮 在今河南開封 西南四十五里 (朱仙鎮) ▲文君當壚處 在今四川成都西橋笮北之梅安寺 (文君當壚) ▲呂布射戟援劉備處 在今山東濟寧州 南門外射戟台 (轅門射戟) ▲孫臏射死龐涓處 在今河北元城東南之馬陵道 (後七國志) ▲俞伯牙棄琴處 在今江蘇武進縣 伯牙瀆之伯牙琴台 (馬鞍山 子期聽琴) ▲項羽宴劉邦處 在今陝西渭南縣東之鴻門亭 (鴻門宴) ▲綠珠墜樓處 在今河南縣西北金谷園中之清涼台 (綠珠) ▲周瑜臺 在今安徽廬州 廬江縣東十里 (柴桑口 三氣周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一一七)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 瑜) ▲秦良玉駐兵處 在今北平宣武門外四川營內 (秦良玉) ▲介之推被焚之綿山 在今山西介休縣南四十里 (焚綿山) ▲焦贊墓 在今蒙古歸化北三十五里 (洪洋洞) ▲狄青破儂智高處 在今廣西賓陽縣 西南之崑崙關 (五虎平西) ▲周孝侯斬蛟處 在今陝西陽羨城中央之蛟橋 (除三害) 蘇武牧羊處 在今甘肅涼州 鎮番縣東南蘇武山 (蘇武牧羊) ▲漂母飯韓信處 在今江蘇清河縣東南千金亭 (漂母飯信) ▲華清宮貴妃賜浴處 皆在今陝西臨潼城南驪山麓 (太真外傳) ▲英布墓 在今安徽六安 英山縣東英山麓 (氣英布) ▲牛皇墓 在今浙江杭州西湖之紫雲洞西北古劍關旁 (精忠傳) ▲姜太公釣魚處 在今陝西渭南縣城東十二里 渭水旁太公釣魚台 (渭水河) ▲項羽自刎處 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烏江浦 (霸王別姬) ▲洛陽橋 在今福建晉江縣城外東北十三里 (洛陽橋) ▲陳友諒墓 在今湖北武昌東門外洪山麓 (英烈傳) ▲落鳳坡及龐統墓 均在今四川德陽縣北 (落鳳坡) ▲長坂坡 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當陽橋 (長坂坡) ▲關索所擊嶺 在今雲南尋甸州易龍驛西南八十里 (七擒孟獲) ▲武則天爲尼處 在今山西陽曲縣城內 上馬街新寺 (武則天) ▲樂毅伐齊磨劍之池 在今河北邯鄲縣東南二十里 (前七國志) ▲薛仁貴征東擣鼓處 在今奉天海城縣 西南二十五里 (薛仁貴征東) ▲劉備崩處 在今四川夔州東 白安城內之永安宮 (白帝城) ▲昭君墓 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青塚 (昭君出塞) ▲卞和得璧處 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荆山抱璞巖 (連城璧) ▲陳橋鎮 在今河南開封縣東

十里 (陳橋驛) ▲梁紅玉搗鼓處 在今江蘇丹徒縣西門外金山之東 (金山搗鼓) ▲

孔明七擒孟獲處 在今四川昭覺縣東二里孟獲城 (七擒孟獲) ▲劉備陵 在今四川成都縣

南門外 諸葛武侯祠內 (白帝城) ▲韓信台 在今陝西城固縣晉水北 (登台點將) ▲關

公墓 在今河南洛南縣西南十里大道邊 (麥城昇天) ▲諸葛武侯既服孟獲相與誓盟處 ▲

在今雲南嵩明州南盟蠻台 (七擒孟獲) ▲樂毅墓 在今山東莒州十里舖壩上東南 俗呼護

水堤者是也 (前七國志) ▲岳飛墓 在今浙江杭州西湖 棲霞嶺之北鄂王廟側 (風波亭)

▲西施宅 在今浙江蕭山縣西施村 (西施) ▲宋徽欽二帝被幽處 在今奉天開原縣北五

國城 (請宋靈) 孟獲屯糧處 在今貴州普定縣東二十里之清涼洞 (又名糧倉洞) (七擒孟

獲) ▲赤壁 在今湖北武昌嘉魚縣西南大江之濱 (火燒赤壁) ▲朱買臣妻墓 在今浙江

嘉興嘉禾縣城東 朱買臣墓北 俗呼羞塚者是也 (馬前潑水) ▲臥龍崗 在今河南南陽縣

西南七里 (三顧茅廬) ▲虞姬墓 在今安徽鳳陽定遠縣南之嗟虞墩 (霸王別姬)

戲劇取材於說部之調查

(陶劍痕)

戲劇多取材於說部 不過按其本意 易以曲譜 亦有略變其意 而自出心裁者 書齋無聊

茲將何戲出於何部 略加指明 間亦有遺忘者 余劇學本淺 望諸方家 勿以多事為譏 則

幸甚矣 ▲封神榜共十齣) 朝歌恨 番天印 乾坤圈 渭水河 太師回朝 哪吒鬧海 黃

飛虎反五關 攻潼關 碧遊宮 滾釘板 ▲水滸傳約十七齣) 醉打山門 獅子樓 鴛鴦樓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一一九)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1110)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快活林 蜈蚣嶺 坐樓殺惜 收關勝 翠屏山 潯陽樓 曾頭市 偷鷄 祝家庄 貪歡報
大名府 關江州 武松打店 夜奔 ▲(精忠傳約十一齣) 瘋僧掃秦 潞安州 兩狼關 黃
天蕩 風波亭 胡迪罵閻 誅仙鎮 鎮壇州 岳家庄 挑滑車 泥馬渡康王 請宋靈一劇
演義所無故不列入 ▲(三國演義共七十五齣) 桃園結義 回荊州 祭長江 連營寨 白帝
城 三顧茅廬 長板坡 漢津口 借趙雲 薦諸葛 七擒孟獲 奪小沛 白門樓 孝義節
七星燈 趙顏求壽 雍涼關 羅王朗 擊曹視 鳳儀亭 拷打吉平 捉放曹 羣臣宴 借東
風 柴桑口 草船借箭 逍遙津 定軍山 陽平關 取成都 伐東吳 鳳鳴關 收姜維 斬
鄭文 羣英會 舌戰羣儒 斬華雄 取南郡 過五關 古城會 封金掛印 獻地圖 斬顏良
冀州城 戰長沙 賜袍贈馬 單刀會 戰濮陽 華容道 神亭嶺 許田射鹿 金鎖陣 擒張
任 戰宛城 鐵籠山 水淹七軍 葭萌關 釋嚴顏 瓦口隘 造白袍 刮骨療毒 走麥城
紅逼宮 收周倉 斬于吉 左慈戲曹 受禪台 取桂陽 戰渭南 胭粉計 擱江奪斗 蘆花
蕩 失街亭 空城計 斬馬謖 諸葛亮招親 斬貂蟬 黃鶴樓三劇演義無 故不列入 ▲(今
古奇觀共十齣) 獨占花魁 杜十娘 馬鞍山 珍珠衫 宋金郎 三笑姻緣 醉寫 大劈棺
孝女藏兒 鴻鑾禧 ▲(聊齋誌異共十四齣) 青鳳 嬌娜 嬰寧 蓮香 姊妹易嫁 仇大娘
珊瑚 青梅 庚娘 菱角 荷花三娘子 細柳 鳳仙 馬介甫 ▲(紅樓夢共七齣) 黛玉葬
花 黛玉焚稿 晴雯撕扇 風月寶鑑 寶蟾送酒 補雀裘 饅頭巷 ▲(鏡花緣共一齣) 簾

錦標 ▲(十粒金丹共一齣) 高廷賢

記京劇十二道轍

(舜 田)

(言前轍) 通中原音韻 (先天) (桓歡) (寒山) (盪咸) 戲詞中如廻龍閣之龍鳳閣內把衣換 薛平貴也有今日天 及探母詞中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 思想起高堂母 好不慘然等句皆是 ▲(任沉轍) 通中原音韻 (真文) (侵尋) 戲詞中如取成都之臬兒秦本欠思論 那有能將退敵兵 及舉鼎詞中之朝罷歸來到府門 見石獅併一處所爲何情 (情字原係鐘東轍上口可入任沉) ▲(江陽轍) 通中原音韻 (江陽) 戲詞中如二進宮千歲爺進昭陽休要慌忙 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及上天台詞中孤離了龍書案把話來講 叫一聲姚皇兄細聽端詳等句皆是 ▲(鐘東轍) 通中原音韻 (庚青) 戲詞中如羣臣宴中之平生志氣運未通 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及洪洋洞之爲國家何曾有半點閒空 我也曾征過了塞北西東等句皆是 ▲(懷來轍) 通中原音韻 (皆來) 戲詞中如斬子之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 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 及武家坡詞中之一馬離了西涼界 不由人一陣陣淚洒胸懷 等句皆是 ▲(伊齊轍) 通中原音韻 (齊微) (支思) 戲詞中如打金枝之九龍口內紅光起 來了皇兄郭子儀 及魚腸劍詞中之站立衙前用目取 見一長官相貌奇 等句皆是 ▲(姑蘇轍) 通中原音韻 (魚模) 亂彈劇中此轍甚窄 唱句極少 孝感天老旦之坐場詩生離最是苦 死別何傷乎 試看美國母有子不如無 等句 姑蘇轍也 ▲(天條轍) 通中原音韻 (蕭豪) 戲詞中如打侄上墳之張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一一一)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一二二)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陳伯餘年半百缺少後苗 及斬黃袍詞中之天作保來地作保 陳橋扶起龍一條等句皆是 ▲(梭波轍) 通中原音韻 (歌戈) 戲詞中如慶頂珠之昨夜晚吃酒醉合

衣而臥 架上鷄驚醒了夢裏南柯 及教子詞中之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 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潑等句皆是 ▲(發花轍) 通中原音韻 (家麻) 戲詞中如捉放曹之聽他言嚇我我心驚胆

怕 背轉身自瞞怨自己作差 及斬子詞中之聽說是穆桂英心中害怕 宋營中來了個殺人夜叉等句皆是 ▲(灰堆轍) 通中原音韻 (齊微) 戲詞中如道遙津之父子們在宮中傷心落淚

叫孤皇一陣陣好不傷悲 及打金枝詞中之金烏東升玉兔墜 景陽鐘三響把王催等句皆是 ▲(尤求轍) 通中原音韻 (尤候) 戲詞中如托兆之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時候 盼孩兒不由人珠

淚雙流 及珠簾寨詞中之太保傳令把隊取 弟兄們相逢叙一叙舊日的根由等句皆是 ▲(也斜轍) 通中原音韻 (車遮) 此轍亦窄 皮黃唱句極少 戲詞中如探親 吹腔中之俊小子

備驢兒又把嘴來擦 媽媽進城去瞧你姐姐等句也斜轍也

梨園素守舊規 每屆各節 必演應節戲 以資點綴 茲將鄙人所悉者 錄之如左 (元旦)多演掛紅戲 如過新年 鴻鸞驪 青石山 英雄會 翠鳳樓 彩樓配 貴妃醉酒 打金枝 定

軍山 (此劇自老譚始) 馬上緣 硃砂痣 滿床笏 鎮壇州 (元宵)演鬧花燈 斗牛宮 瞎子逛燈 上元夫人 (二月二日)多演彩樓配 鬧龍燈等劇 (三月三日)演艷陽樓 蟠桃會

應節戲

(夏溥濟)

(清明)如狀元譜等 (五月五日)必演雄黃陣 斬五毒 五花洞 白蛇傳 混元盒 雷峰塔
童女斬蛇 (七月七日)演天河配 長生殿 七巧圖 (七月十五日)演盂籃會 鬧龍舟 獻魚
籃 (九月九日)演燒棉山之類 (除夕)演小過年 (封箱日)多演神怪及反串戲 例如青石山
泗洲城 六國封相 火燎人皮紙 反串蚩廟等

第二集尾聲補白

(編者)

本書刊行宗旨 因十餘年來 報上所登稿件過多 恐久而失散 故擇其有永久性 或與藝術
上有研究資料者 彙集成書 略為增刪 刊印單行本 以供同好諸君 人手一編 作茶餘酒
後有益身心之消遣愉快品也 第一集早已出版 第二集理應繼續付刊 旋因編者舊疾復發
故爾延遲 殊為歉歎 現在編者疾已告痊 戲場閒話第二集 急宜火速出版 以餉閱者 現
在本集業已付梓不日出書 茲為酬答同好起見 特將本集內容頁數增加 (第一集共為八十
頁第二集增加至一百二十三頁 第一集銅版八頁 第二集增為十二頁 並加密多排刊登數年
來所珍藏之寶貴照片二十六塊) 此外並將書價核減 按照原價九扣 內容材料既加多二分之
一 而售價非特不增而反減少 以示優待同好之意也 至於本書內容材料 多為本報已登過
之稿件 故前後次序 亦仍照報上所披露日期遠近而定 且本書標名為閒話 故內容瑣雜
亦難以固定前後之如何順序也 此後三集四集陸續出版 各集內之取材選料 難免有時題目
偶合 至於文內命意絕不雷同也 今後恐閱者不明本刊內容真像 故編者特申明之

戲場閒話第二集

(一一三)

實事白話報單行本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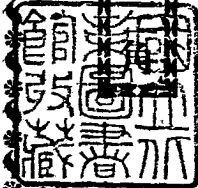
十九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實事白話報編輯部

發行者 實事白話報發行部

印刷者 實事白話報印刷部

每册定價洋



[事實白話報出版社版小說]

社會
波斯女

定價
二角五分

是書實寫一中國賢美女子與波斯國一
艷麗女子皆有同一之目光而識劇斷絕
世之佳公子雖波折橫生迭經險患卒盡
有情之眷屬經浮鷗先生寫來生動如畫

實事
守宮毒

定價
一角五分

內敘孝子賢婦悍姑惡女由婚姻之不良
演成家庭慘劇復演出離奇命案而更演
出極大之冤獄其描寫法由簡入繁能使
閱者忽喜忽怒忽悲忽恨忽而拍案稱奇

言情
雪豔梨香

此書著者以生花之筆寫戀愛之情驚
人之處足以警未來之人之深可以慨過去
洵為陶情逸興小說經畫家白簾簾篇篇
繪圖尤為本書生色售價每本大洋兩角

偵探
紅指甲

定價
二角

小說名宿黃遠隱先生所編著之紅指
乃其得意之作其間敘述之穩好逸無
情大婦之虐待小星大盜之穩練脫逃捕
員之幾羅冤獄手此一編誠消閒妙品也

社會
情中賊

定價
二角

情字最不易言况情中有賊以害之却
許多風波卒又不能害之此曲折妙筆
為難能指腹為婚為舊俗之非理婚姻最
此類作品往往千人一面茲編明如指掌

戲場閒話

(第一集)

內容搜羅宏富美不
勝收更有海內文豪
之序言詩詞琳瑯滿
目足使閱者有開卷
心怡之益點有置身
舞臺之快已更

附錄名伶已更
故藝名伶已更
田際雲培
俞菊笙
羅壽山
外間所見
不戲見
之現片以
照現片以
及現片以
名伶現片
瑞卿程詭秋
時慧寶王又
眉等之書畫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